

青年中國專題討論

抗戰紀念專輯

中美斷交專文



青年中國

青年中國雜誌

創刊號

1



李山

青年中國雜誌

第一卷第一號

創刊號

青年中國



青年中國之歌

(堅毅豪壯)
Allegretto

溫瑞安作詞
李中和作曲

青年中國 中國青年! 要同心發願
重振大漢魂! 看近百年來
耻辱我們忍淚吞聲 優良的文化被摧
殘光榮的歷史也蒙羞
青年中國 中國青年! 再不要徬徨迷失
昏聩無能, 要理性的
灌溉用感情去培育 來復興文化 救國救
民 要使五千年的文化 大國 顛揚着
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 重振 聲威
光耀 神州!!

青年中國雜誌 第一卷 第一號

青年中國 目錄

■ 發刊詞

• 溫瑞安 •

專輯之一

■ 從少年中國到青年中國

• 編者 •

致廣大而盡精微

• 陳劍誰整理 •

——訪高信疆先生

極高明而道中庸

——陳曉林先生訪問記

• 秦輕燕
羅海鵬 整理 •

一七

三

一

專輯之二

■ 青年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各層次探討

● 青年中國系列之一

動盪世局裡的中國青年

● 青年中國系列之二

創造一個新的中國

——青年中國的中國青年

● 青年中國系列之三

追求文化的新氣象

——談幾件與青年中國文化有關的小事

● 青年中國系列之四

宋朝留下宋詞，元朝留下雜曲

我們要唱出中華民族的歌

——青年中國的民歌

訪從鐵幕逃出來的民歌手姜成濤

● 編者 ●

三一

● 朱 炎 ●

三三

● 楊 國 樞 ●

四一

● 林 清 玄 ●

五一

● 姜成濤口述
黃昏星整理 ●

六一

●青年中國系列之五

照相的技術與藝術

●郎靜山口述
陳劍誰筆錄

七三

——青年中國的攝影

●青年中國系列之六

吾將登崑崙之顛，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

中國音樂史自序

●王光祈

七九

——青年中國的音樂

●青年中國系列之七

如果你問我

●張曉風

八三

——青年中國的戲劇

●青年中國系列之八

在分了手的兩條路上

●朱陸豪口述
李子英整理

九三

——青年中國的平劇

●青年中國系列之九

儒者舞者與俠者

·方娥真· 一〇一

——兼談青年中國的詩、舞、樂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

未來的文學

·何欣· 一二一

——青年中國的文學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一

表現現在，展望未來

·陳劍誰· 一二五

——青年中國的小說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二

散文的新義

·周清嘯· 一三一

——青年中國的散文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三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李鐵錚· 一三九

——青年中國的現代詩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四

發揚民族的文學・激盪正氣的文學

青年中國的文學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五

青年中國在神州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六

中國青年在神州

國父思想的真理與實踐

人類在文化上有進步的責任

請勿學會了「知」而失去了「情」

藝文巡禮

——中國的山水畫

•溫瑞安• 一四五

•程石泉• 一五五

•楊昌年• 一六一

•朱西甯• 一六五

•趙雅博• 一七五

•羅蘭• 一八一

•亮軒• 一八七

專輯之三

■ 抗戰紀念專題

四十二年前……………

● 抗戰紀念專題之一

憶地下報

● 抗戰紀念專題之二

我在盧溝橋旁

● 抗戰紀念專題之三

抗戰的工作就是賭

——訪前內政部長王德溥先生

四十二年後……………

● 抗戰紀念專題之四

血肉築成民族的長城

● 編 者 ● 一九一

● 吳 延 環 ● 一九五

● 王貫英口述
李鐵錚整理 ● 一九九

● 黃 昏 星 ● 二〇五

● 毛 鑄 倫 ● 二二三

●抗戰紀念專題之五

抗戰

•方墨舟• 二一九

●抗戰紀念專題之六

抗戰，是歷史名詞嗎？

•曲鳳還• 二二三

●抗戰紀念專題之七

石將軍

•陳中生• 二三九

專輯之四

■中美斷交反應專文

•編者• 二四五

中美斷交專文（上篇）

我們是砂

•李鐵錘• 二四七

——理性的思考

中美斷交專文（下篇）

我們是石

——感性的迴響

• 吳 勁 風 • 二五七

編輯人手記

中國的出發

二六七

發刊詞

經過民國六十八年來艱辛立國，播遷來臺後近三十年的努力奠基，我們在四十二周年的抗戰紀念日創辦「青年中國」雜誌，是有其特殊意義的。

有人說近百年來的中國是一場支離破碎的夢，要只是惡夢還好，醒來就可以忘掉；然而它不是惡夢，而是要離子散的事實，這事實是要我們牢牢記住它給我們的教訓，以致在今後為中國謀求壯大幸福的路向上，不致重蹈覆轍，導致同樣或類似的悲劇。從滿清的自私無能，割地求和，在帝國列強的船堅砲利之下，中國大陸淪為「半殖民地」，到大漢民族自救圖強，從辛亥革命、五四愛國運動、民國建立、東征北伐、八年抗戰，中國曾一度可以有統一和平壯大的希望，然而曾長久封閉的古老大陸，一旦暴露在西方文明的侵略下，整個社會結構、倫理觀念、價值取向遭受極大的搖撼，中國文化傳統幾被連根拔起，各種未深思熟慮的

思想來給當時積弱之中國開藥方，結果是治絲益棼。這文明的侵奪快得幾乎來不及讓當時中國人冷靜思考，便作出抉擇。這全面的挑戰對中國而言，如巨浸滔天，逆泳無力，神州大陸於是沉淪，造成日後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的血規。時至今日，中國人還在徬徨悲戚的命運下圖掙扎，中國知識份將有家歸不得，中國的前途仍是一片茫茫。

今天的中國大陸在民族、傳統、文化、人性上都給予極大的曲解與限制，然而中國歷史的一線生機却在今日的臺灣呈現，賡續了中國文化復興之慧命，創造青年中國之契機，便落到我們負擔過重的肩上。近三十年代政府時局所給予的培育與安定，更不容我們在此時此地交白卷，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罪人。中國大陸的艱難，多少與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疏失有關，革命的先賢先烈們的確拋頭顱、灑熱血，為我們開荆開棘地創造一個未來幸福中國的雛型，——然而這雛型却因沒有藍圖的建造而至坍塌，連累了千千萬萬的苦難同胞，亦使海外的孤臣孽子，流落失所，推心泣血。知識份子的確要為這場尤其思想造成的艱難責無旁貸，但躊躇後悔不如重新出發，而今我們要把握這一線生意，給予未來中國的無限生機。昔時碧血黃花烈士們的生死一擲，驚起了中國這百戰雄獅的沈睡，盧溝橋上的砲火血肉，更震醒了少年中國子民團結抗敵。少年中國是有血氣、勇氣、義氣的，但是血氣方剛的破壞性不亞於建設的意義，勇氣而不知選擇，變成了作無謂

犧牲的戾氣，義氣也不等於是盲動的，中國確曾有少年之迷失，然今日我們要選取的是青年中國之建立。

青年中國應自少年的迷或中醒覺，更步向自立、富強、成熟而不失熱誠、膽識、朝氣之中國。民國八年王光祈先生等創「少年中國學會」，確為中國學術界、文藝界、思想界、教育界有所建樹，但却因衆說紛歧，「因理想而結合，亦因理想而分裂」，從原來主張生活社會教育的實踐，到後來參政改革熱衷者的滲透，使到「少中」原來純潔崇高的動機蒙塵，造成學會本身悲劇性的終止。青年中國雜誌的創立，亦源自一羣真誠、關心的中國年輕人合辦，大家都是青年學子，而全無任何「背景」或「支援」，連經濟上都可謂「付諸闕如」，而原動力來自編者、作者、讀者，成果亦歸之於編者、作者、讀者。除青年中國雜誌名目上的相近「少中」外，都肯定知行合一的意義，而時隔六十年後今日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十分近似，但我們堅持不利用人，亦不願意被人所利用。不過不相同之處亦更多，我們立社的宗旨乃堅持從文化塑型上下手改善，而絕對不遑論政治，或對政治上有任何企圖——顯然我們承認政治的確是改革之捷徑，但中國今日面臨的問題，並非採取捷徑的方式就可解決，而文化是更長遠的指標。我們相信，不管是臺灣、大陸、海外，只要中華民族的文化永不絕滅，我們就有救國救民的契機。

青年中國雜誌係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為職旨。我們主要的先分兩個要目做起，一、是文化的，二、是文學的。文化活在日常生活裏，使文化塑型，就是替生活情態尋找一條「理」與「勢」之路。文化的層面非常廣闊，而且不是立竿見影的工作。但維護一種文化就是維護一個民族，淺顯一點來說，拿大陸和海外舉例，我們相信大陸上的同胞有一天還存有姓氏、家族、倫理的觀念，共產主義便不可能靠洗腦，批判來迫使共產主義能銘刻入人民心裡去；海外的同胞要是能繼續接觸到歷史、書籍、習俗，便不可能被外國人或土著所完全同化。今日臺灣更要為中國傳統文化找出路：如今日之電影如何與舊時之平劇結合，攝影和繪畫在中國有無從傳統山水畫借鏡之處，如何結合儒道墨法家思想來使中國在現代化的路向上通行無阻，自由民主科學等種種問題在中國如何運行？作何種程度之改良與修正？更重要的課題是如何使中國可以生存在未來的世界裡，並且要活得更好，這包括了重認和調整，都是使我們在青年中國雜誌上致力的綱要。我們才疏學淺，或許提不出體大思精、提沈鉤潛、鞭辟入裏、旁徵博引的論識，但却要為現今或未來中國的尋索思考實踐者鋪路。至於文學是最易感人的表達方式，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特別標示出來，乃因神州詩社裡的同仁在十餘年前早已把文學藝術視作生命的詮釋，而且把文學報國當作自己作為今之書生的主要抉擇之一，亦即是我們所較能把握的命題。「由小處做起」，本著這個

意念，中國這文化大國也曾以文學震通中外，而今却花果飄零，新文學還在尋索的路向中，不是過份模擬西方的表相，就是拘泥於傳統的格式，或灰黃作品充斥市場，亦或在這需要大志氣的時代裏作品過份浮華虛無。唐詩、宋詞的威望早不復存，詩經、楚辭的自然流風也不可及，達元雜曲清詞話的成就亦告脫節，在重整傳統、肯定中國的路向上，文學是相當必要和重要的一圖。所以我們特別加重這一個團結的心力，在創作和理論上都試圖提供一種新的內容與形式的配合，來適存在這飛揚蹀躞的時代。中國人可寫出中國的文章，才可能立足於世界文學之中。上述兩個「青中」雜誌努力的層面，可能因為便於讀者接觸與瞭解，文章與編排方面將採取較為生動淺顯的方式，不過這都不影響改變「青年中國」雜誌對於文化與文學作探討研究的主要命題。

一個生命的意義，重要的是確立目標，但能否達到目的，並不比過程重要，努力尋取的過程才是最珍貴的。息西佛斯推石上山的神話，石頭到山頂又滾落下來，但推石就成為他最重要的過程，這過程甚至就是目的。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其意義不是日追不追得及？山可不可移？而是在實踐中曾經追過日，理念上曾經移過山。青年中國雜誌正要往她遠大的目標踏上漫長艱險的歷程，而且將會在旅次中因經驗的教訓而對地的方式作更正與改善。我們堅持反共的立場——因為共產主義反人性——也就是抱持人性的應有態度，去愛我們的民族，去愛我們

的國家，乃至於全人類。

我們再度重申，結合自中國一羣有志有魄的年輕人，以盡一己之力「為中國做點事」，我們可能來自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但聚集在號召力的中華民國模範省臺灣裡，有著同樣的冷靜與激情，但沒有任何政治或經濟的背景，但求耕耘，為中華文化的正氣增添一份志魄；金力以赴，為未來中國的壯大統一提供一條文化的文學的路向。如果青年中國是大樹，我們再不願見到無花果飄零，而做從根的培植到枝葉催發的工作。要是我們走錯了，請指正我們，要是我們摸索得有價值，請鼓勵我們。我們憑著民族的大信，學識的懇切，試探著走，我們是真誠的。

經過十二年前僑居地「綠洲社」的創立，到來臺後五年的紮根，從海外用手抄書的囊螢夜讀，到建立神州社後由詩刊出版到文集，今日創立「青年中國」雜誌，亦是求中國自由幸福壯大，激勵士氣志氣正氣的再延續；我們深切地瞭解，中國再經不起一次「少年的」迷失，而還我神州，復國建國是我們這一代每一位中國人的職志！青年的中國是每一位中國的青年人的，更是青年中國的每一位子民的！

溫瑞安

識於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專輯之一 ●

從少年中國到青年中國

喚起少年中國的熱情與理想，還要具備青年中國的堅定與成熟——如何替未來的中國塑型，是大家都關切的話題。從民國八年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創立，到今天「青年中國雜誌」的創辦，這段風雨崎嶇的路程，也正是一甲子以來中國血汗的圖誌。我們請兩位青年的編輯人——中國時報人間編者高信疆先生，工商時報編者陳曉林先生——來談談成長中的中國，與她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以及克服問題的一些意見。

編者

訪高信疆先生

陳劍誰整理

致廣大而盡精微

從少年中國到青年中國

「青年中國」是可以為歷史烙下腳印的

臺大朱炎教授，在四月十七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青年中國」編輯組訪問時，曾經這樣談到：「在今天民心士氣皆可用的時候，創辦『青年中國』雜誌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絕對不能再讓它怠延。」坐在「時報大樓」福利社中，窗外陽光和煦，高信疆先生面窗而坐。「青年中國」第一號主編曲鳳還提出了第一個問題：

(一)：民國八年王光祈先生和數位近代史上不得了的人物創辦了「少年中國學會」，對於當時乃

至於近代發生了極高的影響力。而今我們創辦「青年中國」，您認為它是否具有時代的意義和必要性？

高信疆先生說：它的意義是可以確定的。青年所代表的是有熱情有方向，也有實踐的力量，以這樣的時代而言，我們不但要重新喚起「少年中國」的熱情與理想，更重要的是具備有「青年中國」的堅定與成熟。經過六十年的摸索、掙扎，現在我們要求的應該比五四時代，在各方面都更成熟。但是我們今天遭遇到的問題依然存在。

（什麼樣的問題呢？由「青年中國」的時代意義，高信疆先生以一個文化工作者，由於多年來的深思、探索，由肯定它的意義再予以深重的寓意。）

整個中國文化、中國人、中國的未來，如何向歷史交待？這問題依然存在。面對著這個同樣的挑戰，提出更成熟的「青年中國」的回應，自有必要。而今天你們既然有心接踵「少年中國」的步伐踏出「青年中國」的另一步，就應該具有更明確的理想、更清晰的方法以及確切可行的近程與遠程的計劃。像「少年中國學會」的創辦，不僅僅有一個很大的理想：「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工業，轉移末世風俗」，同時也有一系列刊物的創辦，有實際引動的方案，譬如他們倡導「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等，都曾有過相當的影響。那麼，「青年中國」的組合，其意義要比「少年中國」更深更廣更成功才對。否則，何「青年」之有？而「中國」如此博大幽邃，它今天所面對的問題，不僅未曾解決，而且更複雜更深沉了。有志的青年既然以它為名，又有意創造一個青年的中國，以面對問題、跨越問題、解決問題，自然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但也份外的任重而道遠，希望諸位能够深思明

辦，提出理想，拿出方法，精深而切實的想到、做到，並終身奉獻於它。（「少年中國」雖然在組織上只維持了若干年，但它的會員，不少是終身奉獻於這一理想的。他們的努力，與近代的中國歷史已密不可分。）另外，「青年中國」這樣好的名字與內涵，而且有像你們這樣一羣青年的朋友來辦，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懷抱，應該不祇是隨便辦一個刊物給大家看看而已。

「青年中國」是可以實踐，可以創造風格，開拓局面，進而向歷史相抗衡的。你們辦這份刊物，當然也希望像「少中學會」一樣，將來在歷史上烙下一個腳印。但如何烙下去，就要依賴知識、情感、理想等引動幾個層次。沒有足够的知識作基礎，那麼「青年中國」就變成一個虛幻、不實的想法。沒有足够的熱情，「青年中國」不可能帶來一種吸引之力，不可能開創一片新的天地。但是沒有理想，這熱情、知識可能被誤用、誤導，到最後也必然帶來偏差。為理想而落實了它的意義，所以這幾種必須要結合在一起，如此才有大的遠景，以及近程階段性的方向跟目標。如此，就不會只是有狂熱的理想、或只是一種盲動的手段。而是目的與手段、理想與現實之間都有了平衡。想想，近代中國的悲劇，有多少都是由於這兩者之間的偏差謬誤，熱狂失重所造成的呢？「青年中國」也許在這裏光大它的意涵吧。

在歷史上，有「少年意大利」的光榮史蹟，也有「少年中國」的不朽佳話，你們既然採用了比他們更成熟的名份，這份氣魄是可敬的，但也更要能把握住自己，才不致辜負了這一個好名份。就文學的傾向而言，你們創辦「青年中國」，似乎更接近於十九世紀德國的「少年德意志」，這是一個文學性的組織，他們要求文學對人生作貢獻，所以進一步主張一種進步的、向前展望的、社會正義的、男女平等的文學方向，要求引動與參與。今天你們提出「青年中國」的構想，也是基於對文學的熱愛，對人生的盡

實，希望透過文學的感染力把知識與人生、情感與理念相結合，然後達到更高層次的理想與更切實際的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對著今天中國的處境，思考到今中國青年的使命，而以「青年中國」作為你們的橋樑和方向，自然是十分值得，也令人欽佩的。

（談到了「青年中國」的時代意義。高信疆先生侃侃而談，幾位編輯有快筆一一記下，才猛然記起，錄音機就在身前。

神州社社員與高信疆先生共坐於靠窗的位子。和風吹來，午後近黃昏，不時有人走過身旁。眾人坐在最現實的環境裏，為中國深思、探索，要尋出一條理念來，要談到「青年中國」。)

高信疆先生談罷，眾人略停片刻，隨即由執行編輯陳劍誰問到第二問題：

「青年中國」是和歷史間的一種對話，它是說給後來的羣衆聽的。

(一)：縱分時間，橫作空間：從民國八年到現在，已足足經過了六十年的時間，在前瞻、後顧下，以時間概念來談「青年中國」又是如何呢？空間上，今天談「青年中國」，是不可能只侷限於臺灣本土，而是要擴及海峽彼端的大陸故土。也就是我們如何就縱的時間和橫的空間來談「青年中國」？

高信疆先生答道：

就時間的概念來說，中國不能否定掉它的歷史。當你提出「青年中國」這個定義的時候，事實上它已經包含了五千多年的民族情感和整個過往、歷代中國祖先的奮鬥經驗，雖然今天我們是新一代，要

的是青年的理想，一種大無畏、進取的精神，實則這精神是我們向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從時間來講，「青年中國」，它是一份對歷史文化盡責任的刊物。所以將來你們在做法上各方面，都要隨時考慮到自己所扮演的「中國人」的角色問題。

就橫潤面而言，當你們用「中國」這字眼時，能够考慮到整個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這樣廣大的一片土地，這是很令人感動的。因為今天很多人講中國時，都淪爲一種很空泛的名詞，只是自我的無限度擴張，擴張之外，並沒有考慮到他對九億中國人的責任，你們懷抱著這樣的胸襟，是非常感人的。再者我認為在未來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而且還讓後代中國人懷念的刊物，必然是先要中國有認識、有懷抱、有責任，才能讓別人回過頭來認識你，如此，「青年中國」不但一方面對整個中國歷史文化具有責任，同時也能對當代整個中國人的現況有熱情和擁抱它的一種心意。

（自從出任編輯以來，編輯組諸人自覺責任沉重，此刻坐在「時報大樓」的福利社中，聽高信疆先生一番長談更是自覺不只是對「青年中國」對份刊物的盡責，更是對整個青年中國挑大任。這也是總編輯溫瑞安先生，時時以身教、言教告知衆神州人之事。高信疆先生談時，字句道來自有一股不凡之氣態，他彷彿不假思索而出，實則隻字片語均是他思索多年而乍然浮現之心得。）

目前你們辦這份刊物，標舉這麼大，當然在細節裏更要考慮周詳。（以多年主編刊物的經驗以及對文化的努力，高信疆先生不但稱許神州人創辦「青年中國」，而且提出了許多作事的方針。）比如說你們考慮到要對中國負責，對於今日台灣對中國、中國人可能有貢獻的地方要掌握得很正確。就是如何在文化的創造、文學的創新、以及實際生活的實踐上，對未來中國做一種貢獻，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想

想，臺灣的特質在那裏？同時，今天中國大陸上的同胞，又是處在怎樣的生活情況下，他們的需要是什麼？痛苦是什麼？而海外各地的中國人呢？我們如何對這些散居天涯的炎黃子孫盡責？當初，「少中學會」所標舉的「朋友」裏就特明提出了華僑，我們更不能疏忽了這方面的努力。這些，大家都要密切地觀察和理解它。理解之後，更要經常和海內外各方面的朋友多接觸，而且隨時搜集有關的資料，這樣才能準確掌握到。對未來的一個廣大的青年中國貢獻這一份力，首先你的心胸要大，要能包容各種與你不同的意見，而中國太大了！（好深的感情！好語重心長的一句話！）在中國這麼博大而今天又遭遇到這麼深重的變化之後，包容性是必要具備的，包容各種不同的東西，才能成為真正的中國，「中」本來就是一種綜合，中國文化一向也是如此。在今天這樣分歧的時代，看到中國遭遇到這樣的苦難，你們還有信心、信念，想要去擁抱整個廣大的同胞。是很令人感動的。試想若干年後，將來的中國是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上的。而在這個條件下結合與統一是可以預期的。等將來他們再重新回顧，看我們處在今天的情況下，還能借文字上、理念上、或實質上，對於他們的生活、遭遇，給予適當的關懷與愛心，他們是會感動的，我們沒忘記他們，而他們又多少關懷我們的文字與引動呢？這是一個人在歷史上的證言，對歷史說明你的胸懷。這份刊物，在你們這樣的態度和想法上，正是一種和歷史間的對話，它是說給後來的羣衆聽的，更是做出實際的成績來讓後代的人心中有你。

「青年中國」使中國概念更清楚

問題談論至今，由「青年中國」的意義，一直到時空上談從「少年中國」到「青年中國」，時間在

長談中一分一秒過去，歷史的責任，經過六十年的試煉，日加沉重了。「時報大樓」福利社中人愈來愈多，雖是喧擾嘈雜，而編輯組諸人還是請教下去，此時一旁的吳勁風已悄悄拍下一張照片，錄音機留下了高先生的言論、聲音；而拍照却已留下了高先生爲未來中國和青年人熱切談論的神情和風采。我們繼續請教了第三個問題：

(三)：正如您剛剛提及今天我們創辦刊物，不只是要有理想，而且要有方法。以中國傳統五千年文化而言，這麼悠久的文化，在今天我們所能把握的有多少？它對我們具備了什麼樣的意義？有沒有老邁的現象？「青年中國」可以從什麼方式來著手掌握它，糾正它？或展現它呢？

高信疆先生略思索而後言道：

妳這問題的概念，包括了以下的層次：一、文化造型的提出。二、現實人生的反應。三、文化與人生的整合。這三個層次實則是合爲一體而分步完成。在這之中，並沒有太多的困惑。今天談中國文化，一方面我們要了解文化不外乎生活，它是包容在每一種生活、每一個表現之中，如果接受這一事實，文化態度就比較寬闊，不會拿一個很絕對的理念去要求很多不合實際的陳義；但是另一方面，文化同時也該是一種最高的理想型態，在這樣的型態之下我們又必須對它有所要求和汲取；文化原是從最平淡的生活提高的精神形像之中的；這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問題的產生在於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在和西方百餘年的交往中受到挫敗，這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生活和理想之間有了分歧。造型是一種理念的統合，是

如何讓最高的理念和實際生活作一整合，這整合即在於我們能虛心地去看清現實情況。能深入到我們生活情境之中，透過這種洗禮，方能把過去理想大的建構，作一種調和，才不會把人驅於現實之外，也不會造成人和理想的長期衝擊。「青年中國」要努力的方向即在於此：對生活的現實、社會的狀況有一深入的了解和實踐，進而提出「文化造型」的理念，這其實也是一種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態度——從關心自己，認識自己，實踐自己，一步步擴展自己生活的週遭，乃至生長的土地上，我們在實踐中，同時也不拋棄自己的理想，並考慮個人與文化之間有所溝通。這就比沒有這概念的人多一種介入。由「介入」再演繹到更高層次的反省，在這不斷的反省之中，然後比較能把握。當提出「青年中國」時，即是鑑於對「中國」的概念模糊。言「青年」就是我們迫切地感覺到，在長期的義理分辨之中，中國已變得曖昧不清，彷彿老化、僵化了，純粹講理念的人，它的生活是空洞的。純粹講生活的，它是沒有理念的，這二者之間往往沒有一個溝通，今天你們既有這樣的理想，又要介入生活之中，這是對「中國」意念的重新塑造。「中國」是一種很寬闊的文化態度，一種愛心、一種天下 하나의 氣度。是參予人生介入社會，同時又具有浪漫地個人地創造。今天言「青年中國」，即是由我們本身做起，塑造形象之後，能讓海外人看到並接受，並且反哺給中國大陸，讓他們知道「中國」原來是如此的；而這些都必須從生活中開始，生活中無法辦到，則一般人無法了解。如果沒有理想，知識份子便要和你疏離了。所以今天言整合，對「中國」的概念清楚，即在於有很大的知識背景、很好的人生理想、和很精密的思考、而且又是完完全全介入生活之中，如此才可言什麼是「青年中國」！

談話至此，訪問者與被訪者之間，亦不覺有訪問的形式存在，這只是一種知識的傳達，使生活和理念之間有更清晰地形像。主編曲鳳還繼而說明了這次採訪的形式和這專題由不同概念來談起。高信疆先生表示同意之後，隨即又提出對「青年中國」的諍言。

高信疆先生說道：

今天作這刊物，你們採取的兩種角度，是最高理念和最平淡的生活。兩種極端的東西，你們如果能調和、包容，就自然能包容更大。所以在考慮知識的整體性，不只是在文學，而且還包括哲學、藝術、社會等層次。這些必須地透過一些相當有深究的人加以精心地演繹，讓讀者能了解。如此一方面你們會接觸到各行各業的專家，接觸到這些專家時，首先你必須有相當的尊重，而更重要的是，在尊重專家同時要發掘更多的問題。作爲一個「青年中國」，只是尊重專家是無法跨越地。既然有了青年這個形像，就應是勇於往前的，勇於超越、否定，勇於肯定站起來說一聲：「我就是一切的。」有這樣的氣象，是一種開天闢地的可能性。在這之中，青年人應該有的是一種勇於否定、懷疑、肯定和突破的朝氣。如果沒有這種氣度就不配稱爲「青年」！（高信疆先生鏗鏘地說，一連串地「勇於」，給予在座一心一意希望爲國効命的青年，一種最大的信心。）

像你們今天定名爲「青年中國」，即是它具備了懷疑、創造、突破的氣度，而且不妨礙對專家的尊重謙虛。也唯獨你具備這樣的謙虛，你才能明瞭在人生所有的學識所有的成就都有破綻，都有未完成的部份。所以你可能再往前進，這才是一個青年人既謙虛又自尊的態度，有熱情又有作法。

「青年中國」是身教重於言教

從尊重專家學長的理論之中，再衍伸問題。如此所有的學問才能更體大而思精。一方面青年人才更能具有開天闢地的創業精神。陳劍誰又提出了第四問題：

(四)：由過去多年的歷史教訓中，青年、民族的大覺醒，而激起往往是一種在外來衝擊很大的情況下才產生。今天我們談「青年中國」，最重要地也是要如何才能持續這種熱情繼續為國家效命。自從美匪建交後，您編的「為歷史作證」，即是作這樣的工作。在持續熱情、隨時保持民族覺醒上，您的意見又是如何呢？

高信疆先生答道：

持續一種熱情上，(主編曲鳳還一旁補充到：「逐漸趨於成熟」)激情往往不是可以持續的，它只是一種火花，展開一剎間的反應，它往往置於一種決絕的態度，但我們不能要求人永遠處在決絕的狀態之中。要持續的是熱情昇華成一種信念，由信念一步步去做，不是要求人人做烈士，而是不做烈士也能做偉大的事業，也就是再把問題深刻想清楚之後，一步步去做，而且有理想在前面引導你向前。不但如此，你還能站在平凡的立場作一個平凡人；而不是你為了一個激情的目標，把一切正常狀況全部打翻。在這樣變亂時代，激情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刻劃生命的深度，它會帶來極大的反省和頓悟。在這反省

和頓悟來了之後，我們便要提出方法。然後把它變成生命的常態，變成生活的方式之一，才能一步步完成未來的方向。如此「青年中國」透過文字、說理、情感轉移，然後在生命型態中塑造形像，這形像是你爲中國努力的目標，同時也代表青年人改革、創造、肯定與向前走的朝氣。「青年中國」讀者不只是從書上，而是真正了解你們的生活之後，而更能感受到青年中國的朝氣，這便是身教。言教不如身教，如此感動更多青年人之後，它的吸引和包容力是可以給未來中國作示範的。這示範便有持續青年熱情的功效。

像早年「少年中國學會」的人，也都具備了這樣的情懷。很多人從自己勤躬儉學，一方面追求知識、一方面參與人生，來實踐它的理想。但「少中」時代是個變亂的時代，在大變亂來臨時，他們覺得中國太老大了，希望喚醒少年志氣，所以他們創辦「少年中國學會」。而「少年中國」却不如「青年中國」更實際，因爲我們這個階段已踏入更成熟、更理智的層次，少年是浪漫的，青年具知性，且有它的理想性和熱情。並具有更大於少年的創造性。

（由少年中國學會，談到青年中國，雖是短短言談，而六十年前「少中」的熱情在我們心中迴想。抬頭望窗，已是日暮斜暉，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裏，衆人心中迴想起王光祈先生的兩句詩：「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

青年人是懂得交談的，青年人是知道尊重別人的。而且青年人是知道它自己的侷限的，所以你們不但要向我而且要向別人虛心請教，同時在別人面前表現一種剛正及可供別人取法的氣節。今天你們創辦「青年中國」，是從文學的方向要達到文化的目的，至少你們有這文化的態度。文化是需要知識，文

學是需要熱情和歷煉。在今日，真正文化性質的刊物很少，臺灣缺乏文化型態的媒體，有的由於牽涉政治或其它問題而流於偏差。你們創辦刊物時很誠懇地告訴別人今天你們的缺點和才能，而別人也了解怎樣幫助或合作，這是很好的；而今天「青年中國」的出刊，我是寄予很大的期望的。

「青年中國」能包容各種不同的殊相

此時一旁隨同編輯組來訪高信疆先生的林雲閣後，引發了另一問題：

(五)：就殊相和共相來談，以「青年中國」這份刊物，如何以殊相地努力以達於共相？或是更擴大層次而言，如何從殊相來整和臺灣和中國大陸整個青年中國的共相？

高信疆先生答道：

在殊相上，從政治來講，我們肯定今天的立場和方向。對大陸，在同胞的概念之下，我們關切到他們今天遭遇的情況，他們是在怎樣的苦難生活之中？同樣站在中國人的心態，我們關切到他們理想和熱情，這是互相期勉的。另一方面在共相方面，辦一份刊物的目的，即在爭取更多的認同，即是集合一羣在價值取向的人結合在一起，為這價值作更深更大的肯定。文化性的刊物更是如此，它推出來的價值即在有更多的人認同它。今天你們的包容已很深厚、廣大，但有一點問題是要注意的，今天人與人之間殊相比共相更大，因為今天中國的變化太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愈大，尤其，今天中國人散居海外各地，

在不同的撞擊和不同的挑戰之下，今天來講，中國人在心靈上的共相焦點已經很模糊了。但是大家還有一個中國人的概念，這是很可貴的。像海外中國人在遭遇到各種飄零、苦難之下，他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保持著中國傳統忠孝節義，這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堅定性，這是非常偉大的。就算他對中國概念再模糊，他還是中國人，不像有些西方文化在接受個別殊相之後，對自己就不再像中國有文化認同的堅定性。中國人有很好的根基，「青年中國」將來是可以對這根基灌溉而使之開花結果。在這種開花結果之下，是可以達到「共相」的可能，這共相是大家對中國的理想性一致了。「青年中國」我對它的期望是它可以包容各種殊相，所以與你立場不一樣的人你都能採納，使得大家共同對中國有一種好的想法。在這好的想法中，有一個基本的解釋，這解釋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有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這麼大的歧異。在這之中，有一種傾向可解釋，就是大家都希望民主的政治、富裕的人生、自由的生活、有獨特的風格又有尊嚴、社會上沒有迫害和壓榨、人與人之間都能發展自我，能立於天地之間。這樣的概念，我們要一步步地實現它，而且使它具有中國的特色，這不僅是你們同時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更是整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近百年慘烈遭遇之下，每一個中國人應盡力的，是中國近百年的知識份子在這條路上努力的。

美國有一位猶太籍研究中國儒家和梁啟超的學者雷文孫，他認為近代中國優秀知識份子都在為儒家文化在受外來文化撞擊的一種掙扎而奮鬥。他認為這種掙扎，在中國大陸淪陷之後已經閉幕了，因為中國文化已經結束了，來了一個西方文化之一的共產文化，這是一個很悲痛且無可奈何的悲劇。猶太人在早期遇到困難時，往往是到森林裏燒一把火，獸思、念經即可解決，中期時則燒一把火就算了，到了晚

期，到森林裏，該做些什麼已經完全無所理解，已不能爲他們解決什麼問題了。這是它的問題，今天猶太文化在西方文化及各種文化激盪之中，它已喪失了自己的焦點。猶太人心靈沒有一個安定點，猶太人知識份子的悲劇是不能用他自己的方法解決他自己的問題；而今天中國知識份子遭遇到的困境比猶太人更慘。可惜雷文蓀死得太早，他沒來得及看到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明白，共產主義在中國實行數十年之後，證明中國文化的根還是牢不可拔的，必須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希圖，將中國文化連根拔起，但事實上，他們失敗了。因爲「四人幫」的瓦解、民主運動的風起雲湧，這表示中國文化到今天爲止，在遭遇到那麼強大的壓力之下仍然沒有死亡，這顯示它是永遠不會死。從這例證看來，中國人的信念，我們是可以重新塑造它。

今天年青人有這樣的抱負和熱情，並且有「坦蕩神州」的胸懷。絕對在將來是有所建樹的，但要注意的是要有知識、包容力和做法。

五時三十分。衆人在與高信疆先生一席話後，抱拳告別。跨出時報大樓，已是華燈初上。衆人走過長街，一字一句要化作力行的步履。

從少年中國到青年中國

秦輕燕
羅海鵬整理

極高明而道中庸

陳曉林先生訪問記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廿日晚八時卅分。

人物：陳曉林先生，「青年中國」編輯小組，以及方娥真、羅海鵬。

地點：陳曉林先生的家。公寓式的房子。迎面而來的是一幅山水壁畫，山頂積雪皚皚。左手邊的牆壁上掛著臺靜農先生的字畫「輕生一劍知」。柔黃色的燈光，乳白色的沙發，顯得客廳雅緻而清淡。

於晚上八點卅分踏進客廳，迎接我們的是陳曉林先生。因為事先約定是訪問的形式，所以衆人坐定，立即進行訪問。

首先要肯定中國一定能適存這個世界，且在未來的世界中有所貢獻。

陳曉林先生一直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努力去「刻劃中國的苦難與偉大，擁抱中國的土地與人民，探索中國的命運與方向」，他原本是學電機的，畢業之後反而致力於文化工作；最近又研究中國近代史，希望能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些壁立萬仞的寂寞人物作一素描，讓更多新生一代的子孫，能够緬懷到他們的風采和典範。」由於他對中國有一份理想，曾對中國哭泣、探索過，而且他一直對「神州」很關心。主編這時向他請教：

(一)「青年中國」是我們很早就想辦的刊物，在學術、文化各個層面都有它的意義，因此想訪問曉林兄，有關這方面您的看法。

「事實上，我和朋友曾經想辦一份刊物，最初也叫『青年中國』」他頓了一頓，這個消息著實令我們吃了一驚。「後來又改名『中國人』，由於當時雜誌停止登記一年，終究沒辦成。不過海外有遼羅東辦的『中國人』」。就由他這幾句話中，便知道他能大致了解「青年中國」的構思和理想以及我們創辦的用心。因此我們跟著問：

(二)「青年中國」創辦的意義，以及創辦的必要性，不只是「少年中國」名字的差異而已，是否具有

時間和空間上的意義？

「少年中國學會」創辦至今，中國也已進入近七十年頭了，陳曉林先生是一位十分關心中國的學者，當初他和朋友曾考慮到用「青年中國」爲名，是什麼因素，又改用了「中國人」爲名？「關心中國的人應覺得中國在成長中，雖然仍處在苦難的環境，但已超出了『少年』的階段。當初我們改名，是認爲以『青年中國』爲名，優點是它能表現年青人的熱情與理想，缺點是它的範圍不够廣泛，因爲我們關心的是整個中國。除非在創刊時意義確立得非常明確，讓讀者都能了解。」陳曉林先生繼續不斷的說：「一方面『青年中國』代表的是中國本身，青年的中國；另一方面，在國家發展上來講，它已跨出了『少年中國』的階段，精神上是進步的，涵蓋力廣，包容性也強。」辦「青年中國」這樣一份理想的刊物，當然要加深它的意義和範圍。

整個客廳非常的安靜，除了錄音機旋轉的聲音之外，便是陳曉林先生低沉而迅捷的聲音：

「從時間上來看，近代以來，中國處境非常不利，雖然中國常研求自立自強的方案，不過沒有具體化，很多問題仍待解決，而中國又出現分裂狀態，關心中國，爲文化做事的朋友，從實際上，要肯定中華民族將來一定能適存這個世界，在未來世界有許多貢獻。如何在這遙遠的理想中，結合衆多的共同理想，這是我們要思慮的。」我們知道中國在時間上，也許較某些進步的國家落後一段，他說：「像文化落後於西方，科技落後於西方，但討論中國前途，終極目標總要脫離落後，就因爲我們落後，所以才要有這些苦難。但要有超脫苦難的意志和信心。」像「少年中國」他們都是滿懷理想優秀的人才，像王

光祈等人都是顯赫之人，「然而他們的理想不但不能實現，不但遭到挫折，還鬧分裂，這值得我們深思。」

如何把理想與現實分清，從現實中追求理想，如何把目的和手段分清，用什麼手段達到什麼目的呢？陳曉林先生認為要超越浪漫、要超越理想的境界，一定要有理性，知性和感性要能合一。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人向來對於自己所設立的理想，沒有一次兌現，中國人有著共同崇高的理想，但對短期的目標並不一致，也是中國無法趕上西方諸多重要原因之一。陳曉林先生對理想與現實的配合，手段和目的的協調，認為每個關切中國的人要提出具體的方案。

「從空間上來講，也有一個實質上的問題。」陳曉林先生說，身為此時此地的海外中國人來說，對於自己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要加以思考，「而我們一定要肯定的說，我們對整個中國命運有很大影響，我們的努力是整個中國將來運用的一部分，而這種肯定在一部份臺灣的中國人不是肯定的，但我相信神州社一定有這種肯定。」陳曉林先生談到這方面的態度，又說到臺灣的中國人在實際事物上，文化認識上，弧度比大陸人民自由得多，對於中國本身的熟知、中國的關切，比在海外中國人切實得多。「我們這點在歷史時空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便利的機緣」他說，大陸上有許多教條，許多思想的桎梏，而我們却有很大的自由。「如果不好好發揮，不但辜負這個機緣，而且受到歷史的批判。」所以他肯定的說，我們應該有所作爲的。我們對中國如何追求？是表現膚淺、輕率，或對整個中國有沒有真正關懷，有無獨特創造力？在在都會被歷史批判的。

中國文化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講到中國的顛路，中國文化的問題，我們也深深感覺到，中國現在所面臨的苦難，正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必定需要負荷的，所以執行編輯之一陳劍誰提出了第三個問題：

(三)傳統文化傳到現在，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了，做為一個文化工作者的立場上，我們如何去承襲這個傳統而具有現代的意義？

「首先要說文化不僅是抽象的理念，文化是一個人生活的一切。我們承繼的不只是故宮保存的那些古物，當我們把文化範圍擴大來看，無論自覺或不自覺，自願或不自願，我們已經承繼了這個文化。有人也把它當作一方標準。」陳曉林先生舉例說，像白先勇他認為文化是一個負擔，他在負擔之下寫作。其實把當作一個後盾也可以。「事實上，我們身上所奔流的血液也是中國文化的要素，中華民族的血統就是形成中華民族的要素。我們的生活與文化是不可分的，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當然是一場鬧劇。」對於傳統與現代化的看法，陳曉林先生認為二者是不可分的，相互融和的，所以在前提上，不應考慮應不應該去繼承中國文化，問題是如何發揚文化。陳曉林先生於是提出「中國文化最特殊的一點——中國文化是兼容並蓄，中國文化確實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不是妥協折衷，是經過深刻體認，對許多事物有一種大衆化，可大可久的態度，這態度是理性且成熟的。如果我們承襲中國的精

神，一定是承襲這種理性的，客觀冷靜的態度。如果能够做到，也可說是真正爲文化做事。」

不過在文化的發展中，我們常常忽視許多細微的地方，中西文化的衝突，我們也曾忽略過去。那中國文化發展的重點在那裏？陳曉林先生認爲「中國文化是早熟的，在物質問題還未解決之前，已經把文化重點集中在倫理關係上，人際關係上。換句話說，當別人還未發生問題時，我們早把心力集中在新的問題上。雖然我們對物質之明自有一套精神基礎，但我們不够重視，忽略之餘以致落後。」不過，陳曉林先生又提出中國文化優良的一面：「中國文化有一種反饋的能力，能够糾正自己，具有涵容性。」中國文化是非常中庸的，它能接受落後的事實，當人際關係、倫理價值解決後，最後還有一個信仰問題。這點在目前，並無多大的發展，所以暫時不談這問題。其他還有工業化現代化的問題，像工業發展、勞力密集……等等。科學史的責任不只是認識歷史而已，哲學史更可發現人性缺乏的弱點，以及要加强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們要珍視的就是我們所談的，一種人際關係的重視。現在工商社會與從前農業社會最大的不同，在於工商社會人際關係非常疏離。陳曉林先生認爲，如何在工商業社會重建人與人十分和諧的關係，是當前非常重要而又急迫的問題。他說「各位是喜歡文學的，我們觀察現代文學的一個主流，即在描寫現代人的處境，而且找不到出路。很多人以爲這只是一種戰後的情緒，事實上，除了這種世界大戰後的情緒外，還是現代工商業社會整個大體系中人與人不能溝通的悲哀。」解決之道，陳曉林先生認爲中華文化對於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曾發展出一套和諧的體系來。所以我們相信，中華文化的這些特質，一定會在將來重建工商倫理制度時，發揮它的作用。

如何把中華文化這種人際關係的效用，在工商社會裏顯現出來？這裏首先要了解工商社會是怎樣的，一個型態，他說，我們了解科學的精神面，也了解工商社會的特色與重點，同時再結合我們對中華文化的體認，再透過我們的創造的努力，必能將中國文化發展出嶄新的一頁。

陳曉林先生深切的注意到未來社會，未來文化所面臨的危機，而人際間的關係，即是最基本最直接的問題，中國人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人際關係。所以陳曉林先生說：「這就是我曾說的一種表現，你跟一些人講微言大義，他們並不能深切體會，但清明節會去掃墓，過年過節會燒香拜神，這種慎終追遠的心態，以及日常待人處事，就和中華文化的精神相契合；這些義理在課本上，我們會覺得很空洞，而有一種失落感，無法與大傳統結合，中國人講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兄弟之義，就有其社會意義。當在農業社會裏，如果一個村莊遇到急難，全村的人會一起逃離，或投靠到別的地方，那主人也一定殷勤招待，長久以來形成一種相扶持的關係。中國人不管在海外或異邦，只要遇到中國人，格外親切，這就是中國文化一種具體的展現。這和『慎終追遠』的心情是一樣的，不只是一個形式而已，而且中國不強調狹隘的個人主義。」

中國之所以偉大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她的大

講到中國的特性，談到現代人的種種問題，使我們覺得中國實在太大了，更想到「青年中國」所擔負的責任，我們談理想與現實，希望知行合一，術德兼備，然而當我們提出「青年中國」的名字時，已隱然地想為中國塑造一個理想的模式。所以曲鳳還說：

(四)我認為理想的中國人應是知威合一的，(陳曉林先生在此插了一句話：這本就會合中國文化「中庸之道」精神的一部分)，所以我想請教您談談「中國」外延與內涵的意義？

「中國就是因為她的大，所以如果突發一次災變或一次戰爭，並不會使中國沮喪，因為中國太大了。」陳曉林先生用連續而快速的聲音繼續說道：「中國的涵容性超越一切，包容一切，我們談到中國，覺得親切，這是由於血統上的淵源，一方面不論地理上、文化上乃至各方面，都是那麼大而悠久，我想中國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她的大，所以也不必限定在一理想的範疇內。在臺灣無論高山族、閩南人、外省人，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正因為中國是博大的，所以在他來講，他寧願中國是籠統的、抽象的、無限的，而不把她歸入那一定型理想的範疇。我們或覺得和這偉大民族同存同在，即在這個自覺或不自覺時，有一種認同感，即是認同中國，進一步的說，認同中國人的特質，認同中國不屈不撓於苦難中極具的韌性。陳曉林先生說：「我們也需要有中國人的形象，而中國實在太大了，中國人不需要標新立異，他們可以過很平凡，很淳樸的生活，因為中國人背後有深厚悠久的文化，所以不需要做小家子氣的表現。中國人一站出來，我們會覺得有一種恢宏的氣概，有一種沉著的自信，但我現在幾乎看不到這種氣度。或許我這樣說有些憤世嫉俗。」

陳曉林先生在「俠氣醇襟照九州」一文中，提到人的生命力在頂盛的時候，縱使平時是普通百姓，一但國家有難可以挺身為烈士，中國的讀書人更是如此。陳曉林先生舉一例說，「比如文天祥在國家昇平時過的醇酒美人的生活，一到國家有難，立刻變為一個偉大中國人的形象。我們並不苟求每個人在

平時如何，因為『大德不踰矩，小德出入可也』，然而對於『義利之辨、思好之分、夷夏之防』這些絕對的大節，至死都要遵守的，像我們絕對不容許漢奸存在的。」

講到中國文化的優點，陳曉林先生看到我們詩社，又提到中國社會有兩種組織是急待恢復的，而且對現實社會絕對有意義，一是學院，一是結社。他的看法是「學院是真正中國讀書人智慧的種子，不只是一種知識的傳遞，是一種智慧的延續和發揚，像唐太宗時的房玄齡和杜如晦所辦的書院，像東林書院。中國的書院最主要有振衰起弊的功用，亂世振興，常在國家有事時，發揮很大的效力。民國建立以後，許多軍校也由文人來主持。」

「另一種組織就是結社。也就是墨翟墨家的精神，雖然許多秘密的結社有其流弊，但也有許多俠義的結社，他們成立的宗旨正大光明，而且仗義勇爲，也發揮實際效用，這兩種組織，很多人想提倡，想發揚。剛才大家談到的文武合一，也是一種書院和結社的合一，這些又是中國大傳統裏的一部分，可以說是曾經式微的傳統，已具有了現代意義，所以神州社的創起，是有其時代意義，且應大力提倡。如今又辦了『青年中國』雜誌，使得這個意義更加明確。看到『青年中國』，使人聯想『少年中國』，想起『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問，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就這些精神來說我是非常贊同你們的。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太大了，許多東西應予定位，所以這也並非目前中國人唯一的生活方式，或唯一的貢獻方式，我希望能更廣結各方的意見，兼容並蓄，不管是反對或贊同你們的意見，都加以重視，希望以不同的角度來迫近理想。」

陳曉林先生滔滔不絕的講出學院結社，令人想到儒與俠的精神。儒家的精神本就是積極入世的，才

產生日後「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讀書人的形象，而俠者，更是一種偉大的救世愛人的情操。時至今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延續下去，而書院與結社這兩種組織儒與俠這兩類人物，正是中華文化中知行合一的具體展現，儒家精神雖是從學問出發，而學問之後要思考，思考過後還要實踐，才完成了儒家整個體系，這和孔子所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的道理是相通的，中華文化，從儒家的學與思的問題，到孔子佩劍行天下，到宋儒的知行合一，一直傳到現在。陳劍誰一口氣講出一段話之後，又提出了下面的問題：

(四)現在有所謂新儒家的精神，而我們談如何提倡儒與俠的精神，這就牽涉到剛才所談遠期理想與近期理想不合一的問題，大目標是相同，但近期目標則意見紛紜，這就像文化上、哲學上所談的殊相與共相的問題。這方面的問題請您談談。

理想是永恆的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殊相與共相最主要是形態的問題，殊相Particularity是形態異，共相：generality是形態同。由殊相中看出共相，由共相的規律中促進了殊相。共相和殊相互爲相輔相成，在西方哲學家德日進有一個論點叫做幾點，他認爲人類的第一個層次中看出殊異性，然後有往上發展的特性，低層次的不斷促進高層次的發展，一直到最高點也就是幾點，但這是一種上下雙迴的作用，它形成的圖形是拋物線。完成

了共相就一定要回到人間世，促進個體的福利。(genetic-functional) 有發生然後有功能，而高層次的有促進或調整低層次的作用。這個終極點在東方來講就是太一。西方的說法是能够和東方相溝通的。儒家則不論是學或思，最後都落實在「行」上，換句話說，有實踐才能體驗出學問，從殊相追求共相的途徑，亦是不斷的行動，嘗試錯誤，不斷修正以達成共相。這點，我們不妨遠點來說，所謂的理想必是具有永恆性的，我們講民主、自由、真理，這些具有永恆性，凡是永恆的東西，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時代能追求的，像自由、民主，人類歷史上永遠無法真正得到，但永遠存在，我們必需了解理想是永恆，而個人的生命却是有限。每個人的思想，作為都受到他所處時代環境的影響，雖然有人自命超越他的時代，但他一定受到當代某些思潮或因素的影響，這是無法避免的。這說明了每個人的有限性，「以有涯追無涯」是危險的。所以以有限追求無限，只有透過長期的時間，不斷嘗試才能達到，所以殊相是我們可看到的，而共相却可能永遠看不到。這是無限的東西，或許只能靠人與人間的努力，不斷實踐，試圖接近這個理想。文化就是這樣延續下去的。」陳曉林先生把深奧的哲學上的，文化上的問題，用淺顯的話語闡揚出來，希望我們繼續發揮所學所得，靈活的運用、創造，一步步的實現理想。

理想與現實向來難以配合，像「少年中國學會」當初因理想而結合，最後却是因理想而分裂。所以我們拿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來講，陳曉林先生說：「五四時代的前後，確實有許多年青人充滿理想。『少年中國』的創辦就是希望將舊有的、腐敗的中國振起，基於一份救國、愛國的理想而結合。在實踐這理想的過程中，一定會和現實衝突，磨擦，所以要建立一個『少年中國』，必須從思想、文化、理論各方面著手，才能迫近理想。有人更以為只有教育才能救國，因為教育是百年大計。為達理想必然和現實發

生關係，所以每個人兼有理想和現實兩面，當現實逐漸影響了理想，也就是我們所講的，爲了一個手段，而誤導了目標，似乎這種情形很難避免，這點也是我擔憂你們的地方。而一個遙遠的目標，或一個永恆的理想，（事實上，它是要我們永遠追求，而不是一定要得到），在追求的過程中，會不斷建立近期的理想，而很快的實踐出來，這些我們稱爲次一等理想。」陳曉林先生分析「少年中國」失敗的原因，然後又分析理想的層次面，次一等的理想又分歧許多目標，例如五四時代，大家爲了強國，各種主義紛紛興起，像國家社會主義、烏托幫社會主義等等，衆說紛紛，每個人只好根據他自己對現實的理解，對理想的執著，來決定他自己的信仰。這其中就有許多取捨，有人偏向社會主義，認爲先有社會主義才是達到理想唯一可行的辦法。事實上，陳曉林先生認爲「任何一種學問，一個判斷都是綜合性的」，一個人除了接受一種主義，一種學問外，他還要接觸其他的學問，接受其他的行爲模式，不斷修正自己的看法，改正自己的方式，才有一個遙遠的理想和一個近期的理想。要完成自己的理想，也需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需發揮整體的力量，不是爲現實而犧牲理想，而是爲達理想去接觸現實。

陳曉林先生接下去簡短的說明「少年中國」學會的發展過程，作爲大家的借鏡。「當時有些會員把『少年中國』視爲遠程理想，接受某種主義視爲近期理想，所以在民國十年七月卅日，他們在南京玄武湖召開大會，有的很明顯的表示接受共產主義，那些人如鄧仲瀾等都是極爲優秀的份子，才智不下於王光祈。當時王光祈身在國外，心繫國內這場爭辯。玄武湖大會可說是爲了次級理想，最後導致分裂。甚至他們追溯起當初創立『少年中國』的意義和宗旨時，對『少年中國』的名詞也是衆說紛紜，當時重要人物又遠在國外，個人的力量有限，而國內的『少年中國』的分裂日趨嚴重，最後到了惡化的現象，像

張聞天等人當場割席絕交，還說「我們在戰場上見！」，到最後幾乎釀成悲劇下場。當初爲了一個共同的信念、理想而結合，最後却爲理想而分裂。他們並有現實利益的衝突。因此，這個教訓，不只是「少年中國學會」的離合，更是近代整個中國的一個歷史縮影，關心近代中國命運的人，最終都是希望中國強大，希望這個偉大文明的創造力能發揮出來，結果却因不同的導向而導致分裂；有些人認爲應該西化，有些人却堅持本土化，這些路向上的分裂，事實上，他們最後目標都是一致的，爲了建國，然而完全不能挽救分裂之後所產生的嚴重的後果。」

講到這些，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我們更不希望歷史重演。陳曉林先生說，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救國簡史，和「少年中國學會」的發展，幾乎完全一樣。他又說，歷史是宿命的，也就是少年中國學會到最後會造成那樣，是有一個必然的因素，雖然他們分裂之後，每個人仍然忠於他自己的理想。這必然的因素照賀佛蘭(Frit Hoffer)在「羣衆運動」一書結論所說的「一個羣衆運動形成後，它結合了一批人的理想，結合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的關係，每個人將他的理想投注在這裏，這是初期的階段，參加的人都是在精神上相契合，但到了這個運動的後期，這些仍抱著理想的人勢必被迫離開，而這運動將落入了行動人物的手中。」陳曉林再進一步的解說：「所謂行動人物，就是擅長組織，擅長整個程序的，因爲一個運動組織化後，它有很多例行的事要做，有很多例行的文件要寫，很多生活上的工作要做。這些，都不是一個滿懷理想非常狂熱的人耐煩去做的，我們再以『少年中國』爲例，它的分裂是在共產黨的興起後，共產黨是倚靠新文化運動的波濤，救國熱情的餘波而形成的，它形成了一個政黨，政黨是擅於組織的，是以組織的嚴密和各種行動人物的培養，而共產黨一定會把眼光投注到『少年中國』，因爲

那裏有很多優秀的人才，他們要吸收這些人才，懷抱理想而結合的會員，根本不清楚這種潛在的外來因素，所以共產黨在大會上爭辯，要把少年中國的宗旨改爲奉行共產主義。那樣一來不贊成的人，勢必被迫離開，少年中國才會整個變成共產黨的組織。」

即使當時不可能瓦解，最後還是會走上無法避免的命運，陳曉林先生說他們根本沒有應付行動人物的本領，因他們是純理想的結合，這也是共產得勢的原因，或是目前國共對峙的必然因素，絕對不可能有理想的第三勢力產生。也就是說純理想的人最後爲行動人物所利用，不可能透過理想的本身而達成或實現什麼。關於這點尚未有任何辦法解法。至於書院與俠者相結合是否能解決中國的困境？陳曉林先生仍抱著信心與樂觀的態度「不管如何，都是一種共同的理想上結合，而且又有許多不同的近期理想，如何超越『少年中國』的那些困境，是我們青年中國要努力完成的，無論是行動或理論，都是要表現當中實踐的。」

陳曉林先生可以說對整個「青年中國」的態度是期待的，精神是鼓勵的，以致於後來我們以朗詩相酬答，由娥貞姐和曲鳳還朗誦溫大哥的「長安」，曲鳳還又朗誦了「蒙古」，這些都是「山河錄」裏的詩。陳曉林先生在文化上探索追尋的努力，一直爲我們所敬佩，然而他在八月底就要出國深造了，當他相送編輯小組的人出來，臺北已是將近破曉了，我們互道珍重，回轉頭，看見他的背影，踽踽獨行於黑夜的長街裡……。

● 專輯之二

青年中國的文化

與文學各層次探討

青年中國的建立，有賴於各層面的配合。文化是一個最高也最全面的論題：在這個論題中，我們劃分為十六個子題，對不同的層面作不同的探討，特別著重的是藝術上的討論，其中又側重在文學上的意見。對關心中國或者關注青年的人，這些發人深省文章，或許提供了一些尋求答案的線索。

編者

青年中國系列之一

動盪世局裏的中國青年

朱炎

破碎河山陸沉久，招魂剩有劫餘身，
漫將祖國興亡事，付與東西南北人。
奇傑消沉孽海中，百川孰使障之東，
不如躍上舞臺去，立馬華山第一峯。

——楊振鴻烈士詩

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青年，眼見清廷腐敗，民不聊生，國家被列強瓜分豆剖的危險，迫在眉睫，才毅然豁出身家性命，共赴國難，經過多少磨折，才推翻專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展讀這些革

命先烈先賢的傳記詩文，遙想當年他們那種英姿煥發，氣吞萬里，文采武功，冠絕一時，但爲國族的榮辱而拼將熱血染黃沙的丈夫氣慨，每每令我霍然躍起，遶室疾走，久久不能自己。

抗戰時期，我們的年輕人，爲了民族的絕續，也曾餓着肚子，穿着草鞋，奔往各個戰場，跟倭寇浴血纏鬥，直至把他們趕出中國，才肯罷休。中國青年這種大義所在，不畏不懼的浩氣，乃是中華民族歷經憂患，仍能屹立於世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每當國家危機的時候，青年人都會結合起來，爲救亡圖存的大業，貢獻一切。

從任何角度看來，當前國家民族所處的環境，都是有史以來，最困難，最危險的。中共盤踞大陸三十年，謀害了六千萬生靈，剝奪了八億同胞的自由和幸福，而且把我們烈祖烈宗所辛勤締造的文化傳統，破壞殆盡，企圖借此創殺中華民族生存的根本。數十年來，我們堅持立場，孤軍奮鬥，不知受了多少屈辱，流了多少血汗，才有目前這個繁榮富足的小康局面，不但使台澎金馬地區的一千八百萬人得到安定的生活，使中華文化繼續滋長，而且爲二千多萬華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託，讓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善良同胞，有所希望。不幸的是，一些國際政客，爲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以世界人類的前途爲賭注，跟中共勾搭。他們這些無耻的行徑，不只使我們感到痛心疾首，使鐵幕內的苦難人民傷心絕望，抑且褻瀆了人性與人類的尊嚴；不但增長了邪惡的氣餒，逼迫萬千無辜，拋家捨業，輾轉溝壑，藏身魚腹，更且直接間接地鼓勵了各地的暴亂。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固然是一場空前浩劫，對整個世人來說，也是一齣莫大的悲劇！

人類所有的悲劇，都是由愚妄而來。希特拉、莫索里尼、史大林和毛澤東等殺人的魔王和他們的黨

徒，認為他們的民族、政黨或階級，都該奴役別人，為所欲為。他們却不知道，人性會在痛苦中覺醒，人類的尊嚴也一定會向摧殘它的人，施以無情的報復。不過，在這些狂徒所惹起的禍患中，人類在大體上，還能够尋取自己的立場，分辨善惡與敵友，从而使自己的心志，得到相當程度的伸張。然而，那些號稱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國際政客的所做所為，却使人類普遍感到困惑，挫折，乃至幻滅；使維持正常社會的信仰、愛心和希望等基本條件，全遭貶值。那些大偽善者跟魔鬼言歡所製造出來的人權騙局與和平假象，正使人類的良知與尊嚴，受到空前的屈辱！

環顧世界，除了我們這裏，幾無一片乾淨土。我們的責任，顯然不只是一要確保台灣，反攻大陸，拯救苦難中的同胞，而且是要在沉睡的芸芸衆生裏，保持清醒，潔身自持，使自由中國，成為人類希望的燈塔，或是滔滔濁浪中的方舟。每次跟青年朋友談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戰建國或剿匪諸役，大家都會興起恨不生於當年的豪情。其實，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有理想有抱負的中華兒女來說，就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英國文豪狄更斯在雙城記裏說，法國大革命時期，是個絕望的冬天，也是個希望的春天；那時候，人類一無所有，而又擁有一切。我覺得，用狄更斯這番話來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當更恰切。不過，青年朋友們面臨這麼一個風波險惡，複雜多變而又極富挑戰性的偉大時代，要想不被淘汰，不隨波逐流或至自我迷失，進而企望能够為自己，家國和人類同胞立業建功，至少應該注意下列幾點：

第一，要認清敵人的本質：跟我們勢不兩立的敵人，當然是中共匪黨。中共窮兵黷武，殘民以逞的罪惡，舉世皆知；但是其謊言欺世的看家本領，却不為一般世人所知曉。它因為洞悉海外華僑和留學生大都思鄉情切，並有滿懷寄人籬下的苦悶，就喊出向「祖國」「認同」與「回歸」的口號，招徠他們返

回大陸，供其壓榨或利用。其實，他們都該知道，共產黨所謂的革命，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壓根兒就沒有祖國的觀念。而一直在不遺餘力地破壞我固有道德文化的中共政權，非但不是任何人的祖國，而且是吃掉我們祖國之後，又要以「小羊兒乖乖」的甜言蜜語來引人入彀的大野狼。

現在，害苦大陸八億同胞的中共，見到在台灣的中國人過得這麼舒適，心驚眼紅，嫉恨難忍，却又自付無力「血洗台灣」，就不斷地打出一張張統戰的底牌，想用軟功迷惑我民心，瓦解我士氣，並配合不滿現狀的分裂主義分子，製造暴亂，然後坐收漁人之利。其用心之卑鄙，手段之狠毒，簡直無以復知。青年朋友們要切記大陸和越、高寮三國淪陷的教訓，隨時對共匪統戰的陰謀，提高警覺，並對一切爲匪幫腔的言論，予以無情的痛擊！

第二，要明辨是非，破除迷信。這是一個是非不明，真理不彰的時代。在國際上，講原則重信義的君子，遭受歧視，覆雨翻雲、朝秦暮楚的下三濫，受人阿諛。漂流海上，易子而食的慘狀，世人視而不見，而以出賣別人的生存權利所換來的和平幻象，却成了世人注意的焦點。發自肺腑的忠言，沒有人聽；欺世巨騙的半句好話，却又如雷貫耳。在社會上，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安貧樂道的人，常被認作是傻瓜。利用別人，吃空賣空，食言而肥的人，被認爲有魄力；安分守己，量入爲出，謹言慎行的人，反被誣爲小氣。安排兒女的婚姻，要先看家勢、學歷和財力。由於聘金問題或門戶不配而被拆散有情人，比比皆是。若說古時候禮數吃人，現在吃人的，則是錢勢的虛榮。

其實，往深遠處想，就會領悟到，縱橫捭闔而無道德的政客，早晚會受到歷史的批判；因爲人類歷史衡量人格的尺度，並非其人如何要得開，而是要看他是否具有高尚的個性。而且，沒有原則的作爲，

不管一時多麼風光，終將被證明是人類禍患的根源。至於浮名虛利，莫非是身外之物。真正的友誼，愛情和幸福，絕對不是財勢可以換來的。所謂名權利鎖，越掙越緊，直到使人變成行屍走肉爲止。很多天下皆知的明星人物的飲恨自裁，和美國億萬富翁休斯等人的悲慘下場，都可視爲這個簡單道理的註腳。

是非混淆，真假莫辨的結果，造成了人類的迷信；而迷信則又促成了控制人類心靈和自由的龐大的邪惡勢力。如果德國人不迷信希魔那套民族優越感的謬論，就不會有數以千萬計的青年，聽命於他，侵略別國，並把數百萬無辜的猶太人，活活處死；如果日本的少壯軍人，不迷信大和民族可以在幾個月內征服中華民族的謊言，中國人就不會受這麼久這麼大的罪，日本人自己也不必要挨原子彈；如果沒有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迷信毛澤東是他們的救星，他們的數千親友，就不會枉做冤魂，他們的兒女，就不會失學下放，大陸的一切也不會比歐美各國落後一個世紀；還有，如果美國人不迷信瓊斯那派鬼話，就不會有蓋亞那的「人民廟」那一場愚蠢的慘劇。

我常想，中國人之所以好爲強橫刀俎上之魚肉的主因之一，就是太過迷信。難怪中山先生最恨偶像的崇拜，必欲將之徹底掃除而後快。目前，迷信在本省流行的程度，真是令人難過萬分。神棍們騙財騙色，愚弄老實百姓的新聞，無日無之；那些幼稚無聊，醜態百出的法事和拜拜，不但榨乾了民衆辛苦積蓄，而且形成了現代化生活裏的最大諷刺和羞耻！我謹在此提出鄭重的呼籲：所有具有良知血性，愛家、愛鄉、愛國的青年，都應該盡量影響親友，破除迷信；因爲迷信，不但是現代化的最大阻礙，而且會使人相信謠言，散佈謠言，最後爲奸邪所指使，做出親痛仇快的傻事。

第三，以俠氣辟邪氣。這裏所謂邪氣，並不是指的鬼怪，而是指社會上那些歪得有點邪門兒的風

氣。譬如說，十五六歲的小傢伙，就會吃、喝、嫖、賭，外帶偷、搶、姦、殺，這是邪；十七八歲的小妮子，就愛吊「大頭凱子」，吃迷幻藥，也是邪；教書的先生跟弟子亂來，固然邪；爲人父母的把親生骨肉賣入娼門，更是邪得出奇。以前的小偷，還多少有點禁忌，所謂「盜亦有道。」碰巧了，還會出個把像廖添丁那樣劫富濟貧，抗日鋤妖的義賊。現在的偷兒，好像專揀不該偷的時機去偷不該偷的人家；真是卑鄙下流到了極點。以前的問題青年，也會好勇鬪狠，惹是生非；但是衝突起來，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把，最多是選不大要緊的地方，互相掄拳，出出悶氣。現在呢，往往是一言不合，血流五步；甚至鬼鬼祟祟地朝人家的要害，一刀斃命，疼得人家的高堂老母死去活來。以前，我們的姑娘姐妹，雖然生活得比較沉默，但是却也比較有尊嚴，有安全感；可是現在，一不小心，她們隨時都會淪爲某個下流齋三的禁癮。

爲什麼社會上會有這麼些妖孽、怪物和邪門，是個複雜得難以說清楚的問題。不過，我有一個感覺：褻瀆神聖的共產主義和污染心靈的資本主義，二者交互作用，正在迫使人性墮落，扭曲，甚至發生突變。

我很高興，尚有絕大多數的青年朋友，都能堅定自持，潔身自愛，滿懷愛心和正義感。然而，我懇切地盼望，這些可敬可愛的年輕人，個個都能以天下家國爲己任，並能勇敢地面對邪惡，發揮他們特有的那種維持國魂於不墜的俠肝義膽。中國人一向慕俠尚義，並常以俠義來糾制邪惡。不過，傳統上的俠客，大多是獨來獨往的隱士。我希望今日的俠士，要走出山林，躍身紅塵，舞劍而上，廓清社會上的邪風妖氛；至少，也應該把它們驅回暗處，永世不得囂張。

第四，堅持立場，確保根本。一國的國民要想在這個瞬息萬變，動盪不安的世界上，生活得有活力，有意義，有尊嚴，除了要有自我更新，適應潮流的能力，還得要擇善固執，堅持立場，否則，就會東倒西歪，失掉奮鬥的方向；而一個人若是喪失了方向感，就是等於喪失了人生的價值。在這麼一個不利的國際情況中，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够贏得世人的讚佩，不光是因為我們善於應付經濟的危機，維持社會的繁榮，更是因為我们能够堅持反共的立場，堅守民主的陣容，使復興的基地成為善良世人的希望。爲了贏得最後的勝利，實現我們的終極理想，我們還要毋忘在莒，緊抱反攻復國的信念，排除所有只爲一島一區之利益而打算的分化陰謀和小國民意識。

所謂「本固而枝榮。」爲了民族的長遠生計，我們要確保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雖然曾經受到崇洋媚外的嘲諷，我們始終堅持固有的道統與原則。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的苦難民族，才真正醒悟：要想長存世上，就得追「根」溯「源」，絕對不能數典忘祖，一味東施效顰，做人家文化的附庸。在經過數十年的體驗和觀察之後，我發現中國的倫理文化，乃是人類最完備、最健全、最完美的人生寶箴。既然有這麼好的文化傳統，爲什麼中國會遭受這麼多苦難呢？理由很簡單：那是因爲我們這個老大民族所暴露的太多如以私害公、死要面子等弱點，阻礙了民族的正常發展。列強的侵凌，日本軍閥的蹂躪，固然是由我們自己的積弊沉疴所招致；中共的禍患，更是國人迷信、盲從等罪惡的象徵。論者常以物質條件和科技成就，來證明西洋的文化優於中國文化。其實，如把現實情況置於歷史軌道上，加以仔細的觀察，就會發現，歐美諸國對人類的貢獻，十分令人懷疑。事實上，他們所謂的成就，已經把整個人類帶進一個空前的困境。我深信：唯有經過歷次劫火之淨化而得更新的中華民

族，才能助使世界人類登上幸福快樂的大同世界。

我也深信，中國問題之解決，要靠中國青年的第三次大結合。在國家於最近所受到的幾次挫折中，海內外青年人所表現的那種堅定、理智而又熱烈的愛國情操，曾把我感動得熱淚迸流，使我對中華民國的前途，充滿信心。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大陸上的情況，你會爲大陸青年所表現的勇敢與豪氣而感到驕傲。李一哲的大字報，傅月華的吶喊和魏京生的抗議，不過是億萬反共青年代表的心聲。其實，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跟匪共進行殊死的搏鬥。中共雖想把大陸青年抗暴的新聞悉數封鎖，但却絕無辦法完全掩蓋世人的耳目。根據駐北平外籍記者的透露，在天安門抗暴行動中，青年人在現場所流的鮮血，中共派人花了三天三夜，都沒有刷洗乾淨。當時青年抗暴場面之悲壯，由此可見。我相信，大陸青年和自由地區以及華僑青年，聯手推翻暴政的日子，已經不遠。青年朋友們爲了迎接這個偉大時刻的到來，應該各就各位，早做準備。

六十八年四月卅日下午二時脫稿

青年中國系列之二

創造一個新的中國

楊國樞

——青年中國的中國青年

(一) 青年所處的大環境

多年以來，從青年問題的實際研究經驗中，我獲得了一項體認：要想了解青年的集體心態與行為，必須先要了解青年所處的共同環境。我說這個話的目的，並不是想提倡什麼環境決定論。當代行為科學的研究一再顯示，人類的心理與行為既不是完全決定於外在的環境因素，也不是完全決定於內在的個人因素，而是兩者共同交互作用的結果。然而，過去有很多探討青年問題的人，却過於強調內在的身心因素，忽略了存在於環境中的困擾，結果不僅難以解決實際存在的青年問題，甚而也未確切了解這些問題的因由。因此，在研討青年現象時，確有特別注意環境因素的必要。

那麼，我們的青年所身歷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環境？這自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在此指出，目前青年人的生活情況中，至少包括了以下幾項重要因素：

(1) 我們的青年處身於一個科技支配着社會與生活的時代，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遭到嚴重的威脅。
(2) 我們的青年正處身於一個民主與極權相持不下的時代，人類生活方式的單向發展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挑戰。

(3) 我們的青年正處身於一個國家尚未統一的階段，反共復國的長期目標造成了獨特的政治情況與社會氣氛。

(4) 我們的青年正在生活在一個急速現代化的社會，新舊兩類文化內涵（觀念、價值、態度、行為）紛然雜陳。

(5) 我們的青年正生活在一個資源有限而人口稠密的地方，就業與創業都有高度的競爭性與限制性。

(6) 我們的青年正生活在一個升學主義當道的社會，「把書讀好」成為他們生活中的最高價值與目標。

目前，我們的青年所處的共同大環境，便是由此以上這些主要因素的構成。這種大環境本身便可使青年感到迷惘，受到挫折；同時，這種大環境也可引起快速的社會變遷，從而導致種種個人適應上的困難。總而言之，我們的青年所處的大環境，可以經由直接與間接兩種方式，使他們產生相當程度的挫折之感。

(二)青年的歷史脫序感

此處，我要特別談到一種由快速社會變遷所引發的挫折感。由於我們社會的快速變動，個人在生活（特別是社會生活）中，經常遭遇到前所未見的新情境，因而會感到傳統的思想觀念、溝通方式、人際關係及團體規範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過去的準則與現在的生活之間，也出現了缺乏關連的情形。青年人對於事物的失調現象，向來具有高度的感性，所以他們對快速社會變遷所引起的這種喪失關連的情形，也會特別感受深切。這種自感不合時宜的心理反應，倒不是我們的青年所特有。大凡具有深厚傳統的國家，一旦進入了快速社會變遷的階段，其青年都會產生類似的心理反應。例如，著名心理歷史學家李福敦（Robert J. Libton）在一九六〇年代研究日本青年時，也發現了同樣的現象。他將這種伴隨快速社會變遷而產生的青年心理反應，稱為歷史脫序感（Sense of historical dislocation）。

歷史脫序感實際上是一種挫折之感。根據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挫折感常會引發兩類進一步的反應，一類是攻擊性的敵意情緒，一類是試圖適應挫折情境的因應反應。因應反應又可分為兩類，一為情緒主導的反應，一為問題主導的反應。在情緒主導的因應反應中，最主要的是回歸反應與順服反應。在前類反應中，挫折感的情緒壓力使人退縮到原有的老習慣，試圖以舊有的固定方式來應付挫折情境；在後類反應中，挫折感的情緒壓力使人完全認同於觸發挫折的對象，以盲目接受及順服該對象的方式，來應付挫折情境。不同於這兩種情緒主導的因應反應，問題主導的因應反應不是以挫折情緒的消除為主要目的，而是以實際問題的解決為主要考慮；採取問題主導反應的人，能够忍耐挫折情緒的壓力，而不為情

緒所主導，儘量以理性的態度，努力尋求適當的方法，以有效解決造成挫折的問題。

歷史脫序感既然是一種挫折感，當然也會引發上述的種種反應。青年所共同經驗到的歷史脫序感雖然性質大致相近，但是他們所表現的因應反應却會互不相同。其中有的人習於採取回歸反應，有的人習於表現順服反應，也有的人偏向於問題主導的理性反應。至於什麼人會採取那種反應，則要看個人的經驗性格及其歷史脫序感的強度而定了。

(三) 三大挫折反應類型

簡單地說，我們的青年所處的大環境是一大變局，其所呈現的基本現象是現代化歷程。現代化導致了快速的社會變遷，後者又進而在青年羣中造成了歷史脫序感。在這種挫折感的影響下，我們的青年應會表現出三大類的因應反應，即回歸反應、順服反應及理性反應。現在，讓我進一步探討一下，我們的青年是否確有這三類反應，以及這三類反應各有什麼現實意義。

根據我個人的接觸、觀察及研究，確實可從我們的青年羣中發現回歸、順服及理性三類因應反應，而且習於表現這三類不同反應的青年，各自形成了三種同然有異的意識型態，分別對現代化、政治措施、經濟政策、社會改革及文化方向等等問題，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此處，僅就這三類反應類型作一簡略的比較：

(1) 國粹型：這一類型的青年所採取的因應反應是回歸反應。他們試圖返回到中國舊有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認為它們是適應當前生活的最佳方式，他們的時間觀念是過去取向的，厚古而薄今，認為一

切傳統的事物都是好的，一切創新的事物都是壞的；一切「中國的」都是優秀的，一切「外來的」都是低劣的。他們對中國的過去充滿了懷念與憧憬，以一種浪漫的心情重新來觀照傳統的事物，甚至將之加以符號化、口號化或儀式化，進而賦予一種神秘的色彩。他們的歷史意識很強，覺得個人是接納及傳承中國歷史之流的器皿，而只有當自己溶於中國傳統的文化巨影中，內心才感到無比的充實。他們認為當今中國的一切問題與困難，都是由於西方物質文化的侵入，污染了完滿自足的中國文化；因此，消除這些問題與困難的唯一辦法是排除一切「非中國的」新事物。

他們強調直覺的、統照的感受，而貶抑科學的、邏輯的分析。他們對於過去雖然充滿了信心，對於未來却懷有着焦慮，因為他們對身邊所發生的種種變遷，感到無力加以影響或阻止，而對未來演變的軌跡與結果也覺難以掌握。他們對現代化採取一種敵對的態度，認為現代化就是外國化、西化或美化，總之是破壞中國文化。他們甚至認為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外國的產物，根本不適合於中國的社會與人民。因此，在未來的演變過程中，他們認為國人應該保留自己原有的一切，而不必接受西方的一切。

回歸反應具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因而國粹反應型的青年，對於其他反應型的人士，常會表現出一種溢於言表的敵意。

(2)西化型：在歷史脫序感的情緒壓力下，這一類型的青年所採取的因應反應是順服反應。他們徹底認同於促動中國社會變遷的外來對象——西方文化，不加批評地加以接受與崇拜。他們震懾於西方在若干方面的成就，乃以一種順服的態度承納新進的事物，認為一切「外來的」都是優良的一切「中國的」都低劣。他們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嚴厲而急進的批評者，覺得目前中國的一切問題與困難，都是來自傳

統文化的缺點，因此要想消除這些問題與困難，而使中國適存於世界，唯一的辦法是全盤西化，以西方的一切來取代傳統的一切。他們的時間觀念是未來取向的，對將來的一切懷有一種天真的憧憬，以為將來總有一天可以在中國出現一種類似西方的社會。他們缺乏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觀念，以為西方文化的功能是絕對的，是置諸天下而皆準的。他們對中國文化內部的互依性與強韌性也過於低估，因此對西化速度的緩慢感到極端的不耐，並轉而益發厭惡中國的傳統文化。

在他們的心目中，現代化就是西化，因為他們無條件地接受西化，所以他們也無條件地接受現代化。同時，由於他們將西化與傳統置於對立的地位，所以他們也認為現代與傳統是兩種對立的狀態，其間具有顯然的不連續性。事實上，他們對西方文化只有籠統而模糊的印象，甚至執有一種以偏概全的看法。由於他們對西方的一切傾向於迷信性的順服，所以在現代化的演變過程中，他們認為國人應該放棄自己原有的一切，而不加選擇地接受西方的一切。

正如同歸反應，順服反應也有強烈的情緒色彩，因而西化反應型的青年，對於其他反應型（特別是國粹型）的人士，也會表現出一種溢於言表的敵意。

（3）調和型：這一類型的青年所採取的因應反應，不是情緒主導的回歸反應或順服反應，而是問題主導的理性反應。他們發揮自我控制的力量，努力抗拒情緒對思考判斷的影響，以便為當前有關社會及生活問題，找到比較有效的解決辦法。經過分析與考慮，他們發現「全盤復原」與「全盤西化」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實際的。他們有一種文化相對論的觀念，認為文化元素本身並無所謂好壞，只有相對於一定的時空因素時，才能判斷其有用與否。他們體認到，就現代生活的適應而言，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中

有用的，也有無用的；西方傳入的文化元素中有用的，也有無用的。所以，純就文化功效的觀點來說，解決當前社會及生活適應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儘量發揚中、西文化中有用的部份，而儘量揚棄中、西文化中無用的部份。

正如主張全盤西化的青年，他們也強調現代化。但是，與西化派青年大不相同的是，他們不在現代化與西化之間劃一等號，而是認為在概念、內涵及目的各方面，現代化都有不同於西化之處。他們將現代化視為一種追求富有入本精神的幸福生活的歷程，而不是一種僵固的靜止狀態。對他們而言，中國固然正在現代化之中，西方也是繼續在現代化之中。現代化既然是一種歷程，傳統與現代便不是兩種對立的境界。在實際的現代化過程中，他們認為中國人應該保留自己原有的優點，而同時，接受西方的優點，然後在實際生活中將兩者加以調合與化合，成為現代中國人所獨創的社會型態與生活方式。他們的時間取向是既強調現在，又重視未來，也不忽略過去。他們認為中國人當前的生活最為重要，過去的歷史包袱，未來的美麗許諾，都不應該成為犧牲現在生活的藉口。今日能兼容並蓄地努力從事現代化，才是發揚傳統文化的唯一道路，也是提升未來生活的最佳途徑。

不同於情緒主導的同歸反應與順服反應，問題主導的理性反應較少情緒的色彩。因此，調和反應型的青年對其他兩個類型的人士，較少溢於言表的敵意。

（四）主流反應類型的出現

以上所說的這三大挫折反應類型，其實也不限於青年人，便是在中老人當中也照樣適用。而且，不

僅現在的中國人如此，過去的中國人也是如此。事實上，這是近百年來中西文化接觸後，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三種主要反應類型。不過，隨着時代的變遷，這三個類型的消長可能大不相同。在中國近代史中，當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早期，國粹型的反應必然是「一枝獨秀」，其人數應該遠超過其他兩個類型。但是到了後來，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影響最大的階段，西化型的反應急速抬頭，儼然形成了與國粹型反應分庭抗禮的局面，後來終於演變成「中西文化論戰」的長期纏鬥，甚至時至今日，仍然餘波蕩漾。

但自政府遷台以來，最近廿年內的現代化頗為快速，一般人民在思想與行為上已有相當的改變。當此之時，我們不禁要問：國粹型、西化型及調和型目前消長的情形如何？其中有無主流反應型的出現？爲了回答這一問題，三年以前，我曾以一千五百多位大學生爲對象，進行過一次有關的調查。最近，國民黨青工會委託「中國心理學會」探討大專學生對當前生活環境的看法，又將同一題目放入調查問卷，獲得了一萬五千多位大專學生的反應。經過統計分析後，發現兩次調查所得的結果甚爲相似。爲了使讀者確切了解當前三種類型在青年知識份子中消長的情形，有將所獲結果在此加以報導的必要。在兩次調查中，問卷中所包含的有關部分，都是要受訪者就「我國現代化所應採取的方式」這個問題，應七項備選的管案中挑出他認爲最好的途徑。以下所列即爲各項備選的答案，以及最近這次調查中選答每一項目的人數百分比：

(1)放棄自己原有的一切而不加選擇地接受西方的一切(〇.〇一)

- (2) 放棄自己原有的一切而接受西方的優點 (〇・〇・一)
- (3) 保留自己原有的優點而同時接受西方的優點 (〇・九・〇)
- (4) 保留自己原有的一切而同時不加選擇地接受西方的一切 (〇・〇・一)
- (5) 保留自己原有的一切而同時接受西方的優點 (〇・〇・七)
- (6) 保留自己原有的一切而不必接受西方的一切 (〇・〇・〇)
- (7) 其他 (請註明) : (〇・〇・一)

調查樣本大至一萬五千多人，所以括號內的百分比是相當穩定的。在上列的七個項目中，代表國粹型反應的是第(3)項，選者的百分比幾近於零；也就是說，採取這種反應的百人不得一（在一萬五千人中，只有廿八人選此）。由此看來，真正採取國粹型反應的青年，為數極少；顯而易見，時至今日，真正的「國粹派」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代表西化型反應的是第(1)項，有同樣反應傾向的是第(2)項，兩者百分比之和也只有百分之二；換而言之，每一百位青年中，只有兩個是屬於所謂的「西化派」。說句開玩笑的話，真正的「西化派」現在已經成了「稀有動物」。

最能代表調和型反應的是第(3)項，不過第(4)與(5)兩項相當具有調和型的色彩。第(3)項一項的百分比即已高至百分之九十，如果再與第(4)(5)兩項的百分比相加，竟然高達百分之九十八。也就是說，目前我們的青年知識份子幾乎清一色是「調和派」。

以上的事實，具有重要的涵義。在中國近代史中，中西方化接觸的早期與中期，「國粹派」與「西化派」都曾有過氣焰高漲的階段，但時至今日，却已顯然退居少數，而「調和派」却已躍居高位，成為毫無疑問的主流。這種消長的易位，所代表的是一種進步現象，顯示經過了文化變遷的驗證與歲月久遠的體認，歷代的知識份子經驗相循，到了這一代的青年，在這一方面已經趨於成熟，乃能決然放棄情緒主導的因應反應，而改採理智主導的因應反應。這種進步看似不大，但近百年來我們中國人却已爲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從此我們也可得知，「國粹派」與「西化派」現在已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所代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所斤斤計較的論題也已失效了。「國粹派」與「西化派」的對立已無意義，「中西文化論戰」的作風也已過時。碩果僅存的幾位老牌「國粹派」與「西化派」，他們雖然有時仍在努力從事情緒主導的文化活動，却已經缺少了能够發生共鳴的聽衆時代的巨輪總在進步，我們終於脫離了中西文化對立的泥淖。

(五)使中國文化青年化

調和型因應反應之能在青年羣中成爲主流，對於中國及中國文化的前途，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三大挫折反應類型中，它是最理性化的一種，也是最有解決問題潛力的一種。採取這種反應類型的人，比較具有包容性、應變性及可塑性。既然我們的青年大都是調和派的人物，因此他們大都會具有這些良好的特性，而形成一種新型的中國青年。

新型的中國青年同於以前各輩的中國青年。他們對過去的傳統不再盲目迷戀，對未來的社會也不會心存恐懼。他們拋棄了厭變及厭舊的心理，以欣悅的態度來接納各種新舊事物。他們都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因而能將兼容並蓄的不同元素加以分析、比較及選擇，然後在生活的嘗試中予以統合。他們預期在現在及將來的生活中，隨時會遇到前未之見的新問題、新情境，他們也確知僵化的習慣與呆滯的知識，定然無法有效地適應這些問題或情境，因而樂於經常從事知能的學習與自我的改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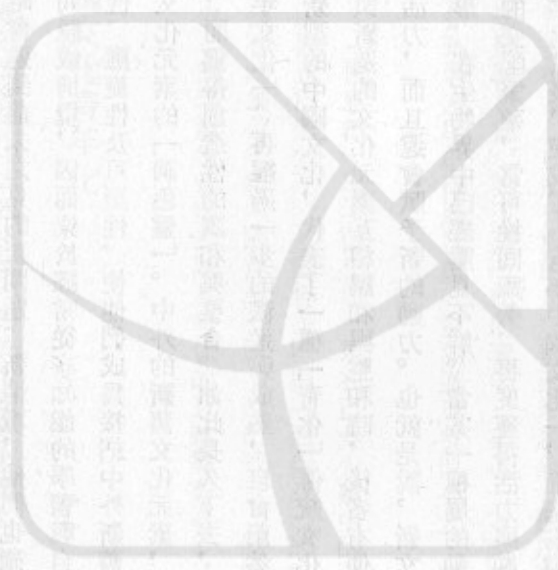
新型中國青年的包容性、應變性及可塑性，使他們成為接納中外新舊文化的良好器皿。他們是異質文化的携帶者，也是不同文化元素的「調色盤」。中外的新舊文化元素，在他們身上互相接觸與衝擊，然後透過實際生活的試煉，而獲得創造性的調和與整合。如此長久下去，在這些新型的中國青年身上，便會出現一種獨特的「青年文化」，再經過一步的演進與成熟，自會蔚然形成一種嶄新的中國文化。

從新型的中國青年到新型的中國文化，代表了一種「青化」傳統文化的歷程。在新型中國青年的生活中，當傳統的文化元素與新進的文化元素互相調和與整合時，後者有使前者「返老還童」的作用，結果不但恢復了前者原有的活力，而且還會賦予新的動力。也就是說，新文化成份的加入，可以使中國文化再度青年化。類似的情形，在生物界中已經屢見不鮮。當某一種屬的動物因長久的同族交配繁殖而產生衰弱的趨勢時，與異象的交配繁殖，常可挽回頹勢，再度獲得活力與韌性。

中國文化一旦再度青年化以後，便成了「青年中國文化」，而擁有這樣一種文化的新中國，當然可以稱為「青年中國」。所以，「青年中國」的意思不是指年齡的因素而言，而是着眼於統整創新的意義。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她的實際的年代如何，只要經由吸納新的文化因素，而能表現出高度的活力，

都可以視為一個「青年國家」。

現在的中國需要變成一個「青年中國」，而只有已成主流的新型中國青年才能創造這樣一個中國。



青年中國系列之三

追求文化的新氣象

林清玄

談幾件與青年中國文化有關的小事

(一)

不久前，參加了一次年輕人的舞會，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在大跳狄斯可舞，用一種整齊劃一的步調與動作，在音樂聲中表現出同一的身體語言，踢腿的時候大家一起踢腿，舉手的時候採取同一的姿勢，這種羣性的舞蹈幾乎已代替了舊式的一對一的交際舞。

年輕人跳得更輕快的狄斯可，固然表現了年輕人的熱與力，但是從舞會型態的改變，我們似乎可以探尋到年輕人心態上的改變，也許它還關乎到整個社會心理的變化，但是從細微處觀照，它與年輕人面對人際關係，面對文化時的態度應該有很大的關聯。

是不是年輕人已經對過去那種「找對象」舞會中的詭異氣氛感到厭倦了呢？或是在人際關係的迷惘中，追求一種簡單的秩序呢？這當然有一些可資追尋的線索，却不是我們的重心。

我們的重心在文化。

狄斯可是西方的產物，從「周末的狂熱」和「火爆浪子」在臺灣瘋狂的賣座後，狄斯可舞就如影隨形的在大學生的舞會中流行了起來，他們的接受狄斯可舞很顯然是受了西方電影的影響，是一種無選擇性的照單全收。

就像我們以前接受華爾滋、探戈、扭扭，或其他的舞一樣。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

追究起來，是本土文化尚未建立，一般年輕人無法建立情感與理智的認同，只好捨近求遠的向外來文化求歸屬，狄斯可舞雖不能算是很好的文化，它却已能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年輕人，真正好的文化反而沒有人喜歡與關心了。

我想到，或許我們真不能在文化上給青年們心靈的寧定，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沒有好文化，而到底我們有什麼方式來挖掘中國真正的好文化把它們整理出來，讓年輕人在空虛的時候不必向狄斯可求救呢？

當然，青年們是不是也應該反躬自省，在文化的衝突中求一條合理的自解呢？

今年春天，有幾個法國電視台的記者到臺灣來，想要有系統的記錄臺灣的地方戲劇，一方面在電視台上播放，一方面在博物館中收藏。

透過亞東關係協會的一位朋友，法國記者和我有了初步的接觸，他們希望與我合作，利用我幾年來整理地方戲的有限資料，去找尋及整理他們要拍攝的影片。

這時候，我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爲什麼我們到如今還沒有一套整理自己地方戲的影片呢？甚至連地方戲的資料也相當的貧乏。如果我們曾經系統的做過這方面的整理，也許，外國記者遠遠而來都不必拍攝，只要帶一套拷貝走就可以了。

去年冬天我就曾採訪過一個地方戲的個案，是高雄縣彌陀鄉的九十二歲皮影戲老藝人蔡龍漢，他家中掛滿了環遊世界各國表演所得來的感謝狀與錦旗。而他的皮影戲演出，曾被法國、日本、美國的記者拍成記錄片保存，把老藝人精湛的演技細心的保存了下來。

反觀國內，從未給他任何隆重的禮遇，拍他演的戲當然更談不上了——我們對待地方藝術的宿老竟不如外國人，想起來真是令人痛心。

我想到，蔡龍漢已經快走完人世的道路，我們的地方戲彷彿也到了尾聲，倘如我們不能早日反省，蔡龍漢的消失和地方戲的消失都可能是一種無可追補的回憶。

倘若有一天我們要看臺灣的地方戲，却必須到外國的博物館和電視台去，那將是一種如何悲涼的況味呢？

同樣的，研究臺灣民族音樂最好的是日本人，研究道教最好的是日本人，爲何同樣的事情發生這麼

多呢？

(三)

由於我寫劇本的關係，和電影圈經常有些藕斷絲連的接觸，上個月有一個電影公司找我寫一個劇本，就發生了一樁令人洩氣的事。

原因是，電影公司找我寫的是一個武俠劇本，我的構想是寫一個武俠人物脆弱的一面，當他面對親情、愛情、道義、責任種種衝突時，很可能也和常人一樣，有可理解的柔弱的一面，他是個俠客，但是他有人性、有弱點，有不可抗拒的人世的路途。

當這個故事大綱提出後，電影公司老闆大搖其頭，他表示，現在看武俠電影的大部分是年輕人，他們在社會、家庭、學校的各種壓力下到戲院得求解脫，所要看的就是英雄人物，就是一個無懈可擊，可以隨時對情感做無情割捨的人物，如果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永不潰敗的英雄」，他們到電影院來幹什麼？

我的劇本因為我不肯做修改，因此報銷。

從這裏，多少可以反映出一般年輕人看武俠電影——或其他電影——的態度，如果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英雄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一個充滿幻想寄託的空壳，我就不知道我們能拍什麼電影，能看什麼電影了。

也許，在本質上，我們把「人生」與「藝術」的距離訂得太離譜，使我們永遠看不到真相，永遠只

能在圈圈上打轉。

(四)

國父紀念館是國內最好的表演場地，每年都有各式各樣的表演在那裏舉行，所以，國父紀念館的表演情況或者能考察出年輕人面對文化的傾向。

我們拿兩次表演來做一個比較。

今年初，美國女鋼琴家露絲拉蕾多來臺灣舉行演奏會，她演奏的幾天，國父紀念館中幾乎場場爆滿，而且來的大多是年輕人，他們也許並不很懂音樂，但是對這個獨奏會却懷抱着一種特殊的情緒，拉蕾多連謝三次幕猶掌聲如雷，歷久不衰。

後來，在雲門舞集舉辦的俞大綱先生逝世二周年平劇公演中，國父紀念館竟只賣了三成座，後半段根本就沒有觀眾，場面之冷清實在出人意表。

鋼琴獨奏會和平劇自然是無法比出高下，但是平劇是中國傳統藝術中最完整最嚴格的劇種，它代表了中國音樂、舞蹈、戲劇、服裝，甚至是文學的高峯，照理不應該得到這樣的下場，如果就場面、氣勢及各種主客觀因素，它都是比拉蕾多的鋼琴更偉壯龐大的藝術形式。

可是為什麼這樣的藝術形式竟無法得到本國觀眾的溝通與喝采，反而西方來的鋼琴獨奏能使年輕人如痴如狂呢？

據演出單位的檢討，是平劇藝術十分艱深，年輕人都懷着畏懼的心情，認為自己既看不懂平劇，為

何要去湊熱鬧呢？倒不如去聽鋼琴獨奏來得輕鬆有趣。

對於傳統文化，我們的青年彷彿抱着畏怯的態度，不敢或不屑去接觸，這種心態是很不健康的，如果大家都不能勇於繼承，只是說「不懂」來推拖了事，傳統文化的萎縮是絕對可以想見的。

(五)

每年農曆三月，臺灣最大的宗教活動是媽祖誕辰，尤其是以大甲和北港的媽祖最興盛，也吸引了最多的信徒來進香朝拜。

今年我有機會跟隨大甲鎮瀾宮的進香團，步行了八天往返北港進香，發現整個進香活動幾乎全是中老人的專利，年輕人的數量非常的少。

是不是年輕人不需要宗教的心靈慰藉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只是我遇到許多都市的年輕人，問起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時一般所得到的答案有兩個，一個是認為這種憑精誠和願力的宗教朝聖是落伍的，在工商業社會是不應該存在的；另一個答案則是他們認為中老年人這樣做，是一種愚行，對時間和金錢都是可怕的浪費。

這些拒絕對中國宗教文化負責任的年輕人大部分是由於宗教的無知，在尚未充分了解時就已經加以強烈的排斥，他們並未明白知道宗教文化中的內涵，只憑着粗淺的推理就妄下斷論。

其次，它也表現了年輕人面對文化時的功利思想，認為只有直接快速的文化才是有價值的，他們用功利來衡量文化的深淺與好壞，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因為文化的目標與功能是長遠的無限的，不

能用短暫的功利來衡量它的價格。

青年中無神論者的日益增多，固然反映了思想上的獨立色彩，却也反映了對文化長遠內涵的粗淺與無憾，因為宗教是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它不但關係到經濟、政治，甚至關係到整個社會型格的改變，如果我們要做文化的改革者，熱誠的參與與包容的心胸之培養絕對有它的必要。

(六)

雲門舞集最近在國父紀念館演出了大型的舞劇「廖添丁」，從它的表現形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中國民間文化有可驚嘆的一面。

「廖添丁」的演出，有一幕是大稻埕的廟會，雲門舞集在這幕戲中結合了民族舞蹈的優美，與平劇雲手身段的精湛，它並且把最民間的「划旱船」、「抬轎」、「八家將」、「七爺八爺」全部濃縮後搬上舞台，收到極佳的效果，一般年輕觀眾的反映也相當的熱烈。

我們再回頭來看，當這些民俗舞蹈在民間沿街表演時，很多年輕人不屑一顧，甚至不知道它是可珍貴的文化財寶，為何同樣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在舞台上和大街上會激起完全不同的看法和反映呢？

這恐怕是因為年輕人對文化優劣已失去了正確的判別力，認為在舞台上好的、現代的，在民間則是落伍的、傳統的，一念之差，造成對隱在生活四周的文化行為的排斥，不知道文化在民間也有很多可珍貴的不容抹煞的奇珍異寶。

同樣的心態反映在今年二月，臺北新公園舉辦的「布袋戲」與「皮影戲」的表演，這兩種具備戲劇

特質的民間文化在鄉下演出時門可羅雀，一來臺北的大舞台却又成為奇貨可居，造成前所未有的盛況。

青年，尤其是年輕的知識份子，倘若要建立對本土文化的認同，它不應是來自書本上的，也不應是來自思辯上的，而是要從生活的四周着手，找到民間文化的可貴處，建立起基本的信心。

(七)

以上所提到的小事，都是我在最近一年中所體察感覺到的，我們談文化建設應當不是架空的理論，也不是少數人的事，而是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每一個有熱血的中國年輕人的事。

這些小事普遍的引出一個共同的令人悲傷的現象，就是中國文化已經有了萎縮的現象，這種萎縮並不是文化本身的缺失，而是青年們認知上的謬誤。

因此，今天談中國文化的重建，應該是追求一種文化的新氣象，這個新氣象是包容了所有傳統文化的優點，並以這個優點為基礎的疊石架屋，讓它產生新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我們姑且稱之為「青年文化」。

我不知道「青年文化」的建立是不是可以成功，但是我知道只要每一位年輕人關心生活，關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從而有一種新的角度新的視野來看它，並且賦予新的意義，懷抱着充分的熱誠，我相信，「青年文化」的建立並非困難的事。

青年中國系列之四

宋朝留下宋詞，元朝留下雜曲

我們要唱出中華民族的歌

黃昏星整理

——青年中國的民歌

訪從鐵幕逃出來的民歌手姜成濤

時在抗戰紀念日四十一週年的夏日裏，神州社的成員，在聽完姜成濤演唱會後，忍不住要去拜訪這位歷盡苦難滄桑，從大陸逃出來的民歌手；來一睹他的風采，同時期望從他那兒得到更多有關民歌的心聲，交換意見，吸取經驗，砥勵志氣，尋知音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的巷子口。

那時正是烈日當空的下午三點半鐘，社員們趕着路揮着汗，一路踏灰而去。心是跳躍的，血在沸騰。就是平時在社裏很少出門的方娥真——鳳組組長，也是出自對音樂歌唱的藝術無限狂熱之緣故，亦一道隨行而去。她在馬來西亞時就學了許多民歌，在詩社，只要她的歌聲一亮，就算是山莊米黃色的榻

楊米，也會被她唱成清麗的大草原，和風一過，鴉雀無聲。她的歌和社長溫瑞安那豪放超拔的「射鵰」，「神鵰」（註）一呼應，相映成不同的歌謠，繞樑三日，周遭都是大漢兒女的心聲了。

所以，她一道去了，因為那晚在國父紀念館他那歌曲和手勢，她不會忘懷。

上了樓，就聽到樓上有音樂流了出來，還有小孩子的吵鬧聲，和大人們談話的聲音，聽起來倒是有點刺耳。

到了門口，姜先生親自來開門，這一次，房裏的聲音更大了。他穿着一件開胸的白色唐衫和短褲，充分表現了山東彪形大漢豪放的姿態，而我們也在他那一句：「這裏很吵，我們坐下來隨意的談談」開始。

而在這時，電話鈴響起，他接了電話，回到沙發坐下，胡天任就問他：「你是不是剛從臺中回來？」

這次姜先生回國演唱，算是第三次，只到過兩個地方，一個在臺北，就是我們去聽演唱的國父紀念館，另一個地點便是臺中。他剛從臺中回來，顯示出他很滿意，劈頭就是一句話：「臺灣的觀眾對我非常愛戴，使我非常感動」，還比手劃腳的說國父紀念館因太多人，而有幾百個人無法進場，在外面用擴音機來聽他的歌，使他更具信心。但因為氣候太熱，平常他都是冬天回來的，所以一下子不太習慣環境。

他接着說：「我沒辦法吹冷氣，萬一傷風就會影響喉音。我忍耐很久，但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辜負大家對我的期望。」

當胡天任和曲鳳還談到他們這一次聽姜先生演唱當兒，激動得想衝上前排去，姜先生也忍不住搶着話說：

「這次臺中的音樂會，是歷年來觀眾反應最好，而且是最熱烈的一次。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來做這件事，那就是發展我們祖宗的遺產，站在觀眾面前，把歌唱給大家聽，就好比音樂一樣，好壞由觀眾去肯定，而這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希望你們在座的各位也同樣為中華文化做事。」

聽完他這一番話，曲鳳還因想起詩社的溫大哥及其他幾兄長在海外為中華文化奮鬥的事蹟，她點頭接應：「現在大哥和我們創立神州社，也是希望能為中華文化做點事。」是的，為中華文化做點事。這雖然是一句很平常的話，但有多少人曾經滿口理想要做大事，最後還不是因說得多做得少而一事無成！然而像姜先生這樣一個客居國外的民歌手，却是如此肯定自己民族的精神，從民謠來表現自己。他有點感慨但充滿欣喜的說：

「我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你們現在才廿幾歲，年青有為，大可造就，我的棒還是須要有人來接。」他又落實到民歌的身上來：「以前臺灣的同胞受西潮影響，學西方的風氣較盛，現在反過來了，大家要學中國民族的東西，這是很好的現象。我看到這情景很感動，而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好好把這些民族的寶藏整理出來。」他接着說：

「我一定會慢慢整理出來，灌成唱片，還要出書。」

談到灌唱片出書，便引開編曲方面的工作，當胡天任問起「串門」這一首歌，以及曲鳳還談到姜先生在国外從事收集歌謠和作曲時，姜先生侃侃而談：「『串門』是我編的，它是地方戲曲。東北有些

用特別腔調唱的戲，歌唱農村收成之後的場面，一男一女的對唱，變成歌謠唱出來很有味道。」

但編曲和舉辦演唱會，是不是很簡單的事呢？

姜先生對工作是敬業的，單只開這次的音樂會，他就準備一年多的時間，而且在他回國之後，還有兩三首歌曲還沒有配好。他補充說：

「我現在雖住在巴黎，但跟英國和瑞典，甚至很多美國圖書館有密切聯絡。我覺得在國外搜集民謠，比在臺灣搜集還方便一些。」他又加以補充說：「因為我們國家幾千年來，年年戰亂，有很多東西已經喪失，像敦煌是民族真正的寶藏，我們自己沒有，很多流失到國外。我曾到大英博物館、或者法國的博物館，看了之後我覺得很痛心。」

然而這位熱愛國家民族、歷盡苦難、追求真理而在海外奮鬥的民歌手，對於發揚民族歌曲，是不遺餘力的。廳內吵雜的聲音也因這一段話，而變得寧靜，整個廳堂，瀰漫着一片祥和與融洽的氣息。

在舞台上演唱，對聽眾和演唱者來說，這是不是最適當的方式？曲鳳還繼續詢問着。

「民謠本身是從民衆來的，從民間來的東西，加上一些動作手式，在舞台上演出當然效果會比光聽聲音來得震撼。」他有所感的聯想到海外僑胞聽到他發表歌唱時的反應：「在海外的僑胞，打個比方說，他們在馬來西亞，是很早就聚集在那個地方的黃帝子孫，我想你們一定非常關心祖國的事情，所以你們結合更多的人，創立神州詩社，去研究祖國的文化。而且當你平時所接觸的東西不是自己祖國的，有一天你忽然聽到有人唱民族歌曲時，你一定感觸很多，很多僑胞聽了我的歌，大受感動，更使我覺得有繼續工作下去的信心。」

那麼，外國人又是如何對待中國民歌呢？

對於這個問題，姜先生繼續說道：「當他們想聽真正中國人的音樂時，他們是要聽好的中國音樂。

『桂枝香』、『湘妃怨』、『送貨郎』這些都是祖宗留下來的民族遺產。他們要了解中國的藝術歌曲和民謠，首先應該接觸這些，而不是聽蝴蝶夫人的音樂。」

當他提到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歌，他是很自豪的。

他說他曾在國外開過幾次音樂會，有系統的介紹給外國人，讓他們能了解中國傳統的東西。還有幾次漢學會談，外國人請他去談音樂，從古代民謠談起，他們總算對我們祖國的遺產有了初步的了解。縱是如此，他還是感慨地說：

「到最後還是我一個人孤軍作戰，而且也找不到同好共鳴。這可能是因為臺灣青年一代對民族的醒覺不夠，外國人反而到中國來學我們的東西，我們却不重視這些東西。」

對於推廣民謠的工作，姜先生的看法可以給我們參照的方向。他認為現在我們要做事，應該把所有的民歌收集起來，整理成爲專輯，變成國際水準的歌，不管他唱的是東北民謠還是那些什麼雲南民謠用維吾兒方言或臺灣民謠用閩語唱出來，若要在國際間公演，一定要用統一語言，再加上藝術家訓練過的真正口語唱出來，這樣才能成爲民族文化的一部份。他補充說：「歌唱跟語言是最接近的，不論哪一種語言，他講話很圓滑，或很熱情奔放（隨即示範地唱出）『啊！我的太陽……』，但中國的唱法和外國唱法不一樣，假如你唱中國民謠，用意大利的方法就唱不出來。所以音樂跟民族的語言本身關係非常，是相繫在一起的。我覺得臺灣有很多合唱團或樂隊，都沒有自己的風格，伴奏的樂器都是外國

的，唱法也是學人家的。這次演唱我之所以要用國樂來伴奏，就是希望能夠表現出民族的精神。以前沒有人嘗試用這種方式，經我鼓勵，再和中廣合作，結果很成功。」

前面姜先生論及作曲和配樂方面的造就，那對於譜曲又是持何看法呢？胡天任希望能在譜曲方面得到一些心得，所以就提出有關譜曲的問題：

姜先生風趣的打個笑話，喝一口水，說：

「我在國外作了十幾首曲子，都是從古典方面着手；有宋朝的『江南詞』、元朝的『大曲』。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宮詞譜，跟現在的譜有出入，幸好我還懂得這種宮譜，否則將產生許多的困難。我覺得我們如果借重中國民謠，首先要從古代開始。例如詩經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時候開始，我們已經有民謠了，這樣一直發展下去，一定有很大的成就。」

他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只是找出幾首好聽的歌唱給大家聽聽而已。事實上，以他個人的力量，他是做得很多了。「我所做的是希望激起大家的共鳴，引導大家喜歡中國的音樂，使大家發生興趣。」對於興趣的培養，他表示：「現在最起碼的條件是國人都很喜歡這些民歌，我希望自己能透過藝術的力量，掀起一股狂熱。」

不過狂熱之後，姜先生認為還是須要有研究的工作，繼續來探討這一件事情。「很多報館編輯都來找我，希望我能着手來做這件事，通過各種媒介，引起大眾的注意。」他更希望當他不在國內的時候，有更多的人繼續在努力。

對於姜先生那股熱切的心情，以及為發揚民歌的胸懷，在在都使人感到希望和自信。有很多歌，像

「茶林曲」或邊疆的民歌「送貨郎」，在海外還是一直流傳着，至於在大陸上又是如何呢？姜先生說道：

「以前大陸上有很多好的民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都被毀壞殆盡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可悲，我們這個時代是個蒼白的時代。在這裏，臺灣因潮流的關係，一方面倣仿西洋音樂，反而對自己民族的歌曲不夠重視，香港是完全屬於殖民地文化。大陸自文化大革命之後，什麼都沒有了。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加緊努力的話，我們這個時代將變成一片空白。」

他真的很急切，生怕這一代不努力，民族歌曲的命脈將會斷送在這裏。

他的堅持還是如「漢碑刻石」般，當他說他和亞太基金會主席李鍾桂面談時，她希望他能多灌幾張唱片。而他却更關心這些民歌留傳下去的問題。所以他毅然地說：

「假如我們現在不留下一些好的東西，我們怎樣向我們的子孫交待呢？宋朝留下宋詞，元朝留下雜曲，我們留下什麼，我們不能像一般歌星那樣子唱，不帶着一點民族的氣息。」

有時候我們會因歌謠四處散落，收集或整理上，甚至牽涉到開放的問題而很難有系統加以介紹發表。姜先生對於此點的態度是積極的。

「我想政府會了解，現在漸漸開放了。因為這些民歌是我們祖宗留下來的，並不是任何政治性的東西。現在共產黨把很多民謠的名字改變了，他們利用這些名字來作為宣傳。而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把原來的歌曲找出來，再重新整理，發表出來，讓大家知曉原來的歌曲和譜是這樣的。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助益，也可以認清共黨的眞面目。」

另一方面，他認為作曲家們應該有責任和最基本的認識。現實生活有時候也是最好的體裁，它也能成為很好的民謠。

「最近我寫了一個曲叫『皮球』，也是很有民歌的味道。」

他比手劃腳的唱出來：

「下課了，下課了，我的皮球向外跑……」

聽得在場的每位都豎起耳根，當他唱完，他自豪的說：「很好聽的，是不是？其實臺灣也可以以生活來做這種曲，為什麼一定要抱着吉他來唱西洋民謠？譬如說買菜，當你到市場去，看到青翠的蔬菜，心中有感，『這是什麼菜啊！』很自然的有歌聲流露出來，他又像在舞台上邊唱邊打手勢配動作：『買菜去咧……』」

所以啊，日常生活就是一首首很好的音樂，但却很少人去發掘它。

剛才我們看他示範歌唱的手勢，甚至在舞台上的動作和姿態，都能讓人更自然的走入他的歌謠裏。他便補充說：

「唱民謠應該有手勢和動作，因為這樣可以吸引聽衆。這不是自耀，我是一個音樂家，如果我關在家裏自己唱，就不是歌唱了。怎樣使得大家和演唱者打成一片，才是最重要的。手勢的動作當然不是亂配一番，正如平劇裏有很多身段，老生小生，拿馬鞭的，外國人沒有，而我們有特殊的動作，唱歌也是一樣，這些好的民族精神，我們都可以吸取，表現出來更親切。」

手勢可以助長效果及親切感，哪假音唱法呢？

關於假音唱法，他認為是聲樂上最難表現的技巧，非修養很深的人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好比唱「送貨郎」時，貨郎推着車走在小山上，表現他越來越遙遠，這樣用假聲唱出來，感覺就不一樣了。

雖然有些唱法可以增強感覺，他還是覺得自己要學的東西很多。

「現在我到國外去留學，主要是去學外國的技巧，加上我們民族的精華，希望唱起民歌時更完美，這是我們的責任。有許多人不明白這個問題所在，到國外學了幾年，回來之後，比意大利人更意大利，比法國人更法國。」

「我們要學人家的長處，溶合我們固有的精華，發現民族的精神，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自己也有發聲不正確的地方，像湖南音，唱起來很用勁，這樣會發生障礙，無法持久，我們聽來感覺很好，洋人就聽不習慣，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好的結合起來，作為一種新的、圓滿的歌曲。」

當我們聽完姜先生這一番話後，我們不免會問這位民歌手在發展他的才能的心路歷程中，他是怎樣走過來的？

事實上，沒有一個有成就的人是憑空而起的，姜先生的身世更是崎嶇難行。他小時候很愛哭，嗓門又大，這使他日後發揮了他歌唱的天才。對於這個拾過驢糞，賣過驢肉，又經歷了八年抗戰的烽火，逃過日本兵，到後來共匪竊據大陸時，曾被下放勞改，但對終於逃出鐵幕的人而言，這不但使他更愛自己家國，同時也培養他一股向上求進的毅力。

「我很幸運跟了中國很多大音樂家學習，所以今天我才能够唱中國的民歌給大家聽。」他很欣慰地說。

「不過我們也是處在一個很不幸的時代，很多美麗的音樂應該在廣西的桂林山水聽到，但我們却只能體會。」他說：「如果我喜歡共產黨的話，我就不會跑出來。共產黨政權是講出身、談階級鬭爭的。」

「並不是我出身不好，而是共產黨不喜歡我，結果我就被拉去鄉下勞動改造。而且和我同時畢業的有十個人，現在除了我姜成濤逃出來之外，有的到新疆去勞改，有的給紅衛兵殺死了。」

「共產黨最起碼的人民生活要求都沒辦法滿足人們，還能談其他的嗎？假如今天我還在大陸上，我絕對沒有辦法發揮我現在的能力。」

聽了這個從鐵幕逃出來的民歌手的故事，有志的中國青年，我們應做更多的事，否則我們又如何對得起這苦難的家國呢？

他說他以後要有一系列的計劃來出唱片，錄最好的民歌。

「我的唱片在香港銷了九年，但我一點利益也沒得到。所以我不希望商人來操縱我，我組成公司股份，一家在香港，一家在臺灣，一家在法國，這不是爲了要賺錢，而是要創造出好作品。」

而他希望花更多心血來培育有志的青年人。

「這點是不必要求代價的。我多希望我能半年在臺灣，半年在國外，然後賺外國人的錢，把這些賺來的錢用在我們國家，來培養有志之士。」

好一個「賺外國人的錢」啊，姜先生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但他的愛國心和發揚民族精神的心志，却赤裸裸的呈現在神州人的面前。神州社向以復興中華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爲職責，這次能一見這位知

行合一的民歌手，可真是天涯有知音了。我們不希望他一個人在國外孤軍作戰，而我們就是他共同努力，秉持同一目標的同道人，雖然我們在文學上努力，而他在音樂方面貢獻力量。

那時候陽光漸漸從白紗窗移到這高樓的牆角下，沒有風的下午是悶熱的，但我們却感受到一片清涼的氣息，流自這小小的廳堂，它的源流是來自姜先生風趣的談話和奔放的歌聲。

是該結束的時候了，電話鈴響了起來。

他接完電話，回到沙發上，說了最後一番話：

「看了你們大哥送我的『坦蕩神州』，我覺得神州社是個很好的社團。你們有抱負、有理想、朝着目標做事情。我很喜歡像你們聚在一起，發揮很大的力量，神州詩社是研究學術、藝術的團體，真是青年的典範，可惜我年紀大了，沒辦法成為神州的社員。」（大家在大笑中結束了話題。）

註：「神鵬俠侶」和「神鵬英雄傳」是金庸兩部武俠小說，現在已譜成廣東歌，唱起來號角喧天，豪氣萬千。另：此次拜訪姜成濤先生是由李蝶飛小姐的引介，在陳澄雄先生家中。出席的神州人有方城真、黃昏星、曲鳳還、胡天任、林新居及余珊珊。

青年中國系列之五

照相的技術與藝術

——青年中國的攝影

郎靜山口述
陳劍誰筆錄

同學問到攝影是什麼？在青年中國扮演怎樣的角色和方向？我這兒簡單的說攝影就是攝取對象的影子，它的功能把自然界的現象可以留下來。未發明攝影之前，我們留取對象，祇有描繪形態，有了攝影，一按機鈕就可達成攝影的目的，是一個發明造成的方便。我們要知道攝影最初就像繪畫一樣，留取同是一個平面造形的畫面而已。最初攝影由描繪而成圖片，所以日本引杜工部在「丹青引」中的一句古詩：「每逢佳士亦寫真」，於是就叫攝影為寫真。直到現在，他們還是叫寫真，相較之下，最初我們名之為照相，則較有意義。照相二字照字面看，照是有光線才能照，相字猶如一木一目組合，彷彿是用測量的工具，不但照了影子，同時他的性格也測得不差，如物體的高低遠近由此而一一測得，這就是性格，反過來說，若是攝影是僅僅得到影子而已，那是不夠的。所以攝影二字就字面意義而言，是不如

照相的。照相的真正妙處是在剎那之間，顯示出不同的性格。能够注意到性格，那種攝影就更具意義。

談到照相最初發明的由來，我們先由繪畫談起。和中國畫一樣，西洋畫家最初也是以人像做起點。

中國畫是要留着一個人的樣子，如果做了好人好事，那人是什麼樣子呢？高大矮小、肥瘦，面目和鬍可親，還是嚴正的表情？——但是要畫得像，一見就識出是什麼樣的人，首先必先求得他的形狀。而西洋

文化絕對沒有中國那樣悠久、進步，繪畫也是先求人的輪廓，若是輪廓不對，神情也難寫得出，要知道照相發明並非一人一事，法國畫家大蓋爾當初曾想，如若照得出人像，就能够比繪畫更容易保留長久。

銀版法是他發明，當時照一張相，要在日光下連續照着二、三十分鐘，因為被照的人不能不喘氣，也不能暫時停止血脈流動。所以照出來的人像，往往被人說：某人的姐妹吧！或說是某某的兄弟吧！法國政府在一八三九年宣佈他的方法，其時的銀版法，是銀子感光後，尚須「氮鹽基」燻蒸顯影，所以就算是他的發明，其實還有黎司等人。有一次我到巴西去還發現有一位照相發明家，歐洲尚未說起此人，以後科學進步，照相法也隨之演進。其實中國也有物理的發明，中國在二千年前已發明感光物質，就是感光變色最靈敏的銀子。中國在古代未嘗沒有科學，墨經中有一段話：「足蔽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蔽上光，故成影于下」，這便是光學原理，正是我們所知的照相機背面磨沙玻璃上所見之影是倒的，光線直射，經過小小孔隙，勢必上面的光直射顛倒，其他墨經中所說關於光學原理方面，還有很多例子不勝枚舉，現在廣角鏡與長焦點的鏡頭，依鏡面的曲度而定，望遠較平，廣角較凸，中國古代製造銅鏡即依此理，在宋時（一〇五六）沈括所著「孟溪筆談」中，曾經道及他自己研究而得此理，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對於科技原理，久已發覺，其他發明甚多，在此無須多贅。我們既然知道它的由來，必然也要知道什麼用

處，用處就是留下對象，對象又有何用處，簡單的說，普通我們留張像給後人看，假若某某是一個不肖之徒，那就要畫影圖形，不能讓他逃脫法網，此時照相就有了功效，若是一個好人就得做人人的模楷，也必看他的樣子。讓人崇拜，吳稚暉先生曾說過一段故事，他說：有一個鄉下人，一天他做了生意發財，他想着由於父親的教育子女，勤儉持家，所以得有今日。想起他父親曾在上海某相館攝影，馬上去找到那家相館，以重價放大他父親當日的照片，視之爲傳家之寶，以示不忘。還有從前有人常常在將去世一息尚存的時候，找個畫家來臨摹影像，不知此時病態中生氣必然衰退，那有平日的神態，雖在百像圖中也難覺得適當的面貌，若是有了平日的攝影，態度自然，栩栩如生，這豈不是大好，所以說照相保存歷史，也是一個用處；還有故宮博物院的古物，幾個月更換一次，要幾十年才看完，那你那有那麼許多功夫去看。要是沒有照相片，就可能看不到了。這許多照片還可影印出廿萬張，如此天下之人皆可欣賞中國的文化，這樣既宣傳又傳播文化，在功能上就佔了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不能玩照相是天天捧着機子照的是青春少女，或紙上談兵回憶童年常常做夢到天堂去玩，這實在是看不到什麼，現在多少光年到不了的星球，有了攝影便可知道真象。

然則我們對於照片的學習研究可分兩途，一是技術問題，照片既是科學就要深刻的研究，不是五分鐘學會攝影就行了，學理一定也要知道，因爲科學發明是經過很多人試驗才成功。在通常情形下，我們要注意，曝光要準確，要有把握，這也很簡單，每卷片子上皆有說明，只須實習記着便可。又如攝影印相放大各有其程序，實在複雜，不可一言以蔽之，尤其技術是日新月異的進步。不可不知，且要一步一步的進取，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諸如此類是技術，換一句話說，一張照片第一要照的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才可交代。

另一就是藝術方面，照得一張照片至少如上所說就可以交待；技術既然不錯，就必須加以藝術。藝術，有人說是心靈的結晶或者說智慧的表現，其實若視為科學方法來要求便自有它一定的規格；譬如說主題，我們要照一件事物，必先問目的的顯明不顯明。儘管畫面上下左右可以隨你放在某一處，但是必然看得出它的主要位置在那裏，猶如做一件事必有目標。在表現某一主題時，往往必須兼顧其他問題，要使人明瞭，就必須其他附屬東西，配合得不致喧賓奪主，譬如說光線，光線可利用幾條縱橫事物參差，如此必可引到你的目的去。又如光線是平面還是背面，就各有適當不同。譬如說平面顯得太過平坦無奇，就不如側面，如側面便可看出立體。若是要將題目表達幽暗，不如背光攝影，一種高白調子只以線條描寫，不用陰陽襯托，一種低調是用光線作物體邊緣，若以物體佈置畫面，有三簇九聚散聚自然，其目的不用外來平衡，如此可用陰陽、多寡、上下相等，前後呼應，如音律、舞蹈抑揚頓挫各種事物任你運用，此是畫面上應注意的事。其次還有關於精神方面，我們常常聽一句俗話，批評一張畫說到此幅環境清幽，使人心曠神怡，又有一張便說此幅俗不可耐太刻板匠氣，上一張是畫家原作，下一張却是他人臨寫，只要一抄襲它的精神就沒有了。對攝影來說，本身並不一定是抄襲。氣候變化無窮，人的表情也頃刻轉變不能持久，以攝風景來說：朝、夕、陰、晴、風、沙、雨、雪，攝影能在剎那間留住它的氣氛，照人像的表情，就是常常聽說照的人要有個性，才能看出某人的個性是剎那間的表情，而最不好的現象，往往是被照的人常常持久了便是一幅照相的面孔，呆板失真。

中國古代有畫院，為皇室供奉技藝之士，入內亦有考試，據說有考試題為踏花歸去馬蹄香句，畫者

多不能動手，有人畫一蝴蝶追隨馬蹄下，表示有香味獲取，此種畫面上表現能應題而生，因香味非畫所能表現，因此用意上便要表現有思想；照片上面也要如此，使人一見照片便有所感觸，所以說記錄照片也必要看出是記錄什麼，因此，我要說不用心思攝出一張照片，便是攝影。用了心思的畫面，有意義，才是藝術結晶，這可說攝影是攝影，藝術是藝術，二者是兩回事，有藝術一定會評價高，與普通攝影一定有所分別，中國古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必須分門別類去用工夫才能成功，西方稱攝影為第八藝術。又古人名為百藝者，因為他知道事情很多，知道事情當然要費點思想，又足見藝術可以用在各種事物，所以不能限定某種不是藝術。但是沒有下工夫、沒有思想的事物就不成其為藝術。所以說你要怎樣安排一張畫面才是藝術成功，有人問起藝術可改變成例，如用心思為何不可？其實就算藝術談千變萬化，它的原則還是要站得住，藝術不能脫離人生，一切的藝術也是人生的進步，因為要求不美的不要，不善的不要，所以人生便更臻於美善，譬如說我們要求藝術奇怪改變成例，往往失去其本。談到奇怪，又是一個問題，法國的巴黎可為西方藝術家總匯，上千上萬的藝術家，想出人頭地很難，所以非有怪特的表現不能驚人，才有奇怪的藝術出品，因此奇怪的東西，不能學，而且也學不像，學出來也只是奇怪而已，成功與失敗不可預知，另一種現象是由於照相工業發達，為了推銷其材料，便有攝影比賽，但這種比賽往往沒有考慮藝術的好壞，三百六十種角度所攝的照片，因顧慮生意上的影響，必張張入選；「樂育補述」曾道及商人破壞藝術的道德，勢所必有，所以這種街頭巷尾式的，若是沒有意義的情形之下，可放棄攝影。

美國最早攝影家，司狄立司在德國學攝影時，老師命其攝影大理石刻花井欄，他攝影三百次，每次

又不知照了幾張，還有光線不同的配合，然後才成功。攝影是要實習而且要工夫磨練，並非天才五分鐘就好，攝影是外國發明的，科學是外國發展先成的，所以技術不可放棄，如講到藝術，還是東方的高妙。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這經過許多經驗累積而成的東西絕對不可忽視，藝術也是其中之一，它可以保持它的風格。西方的藝術未始不可學，應當取其長以補不足，若是專跟隨人家之後，不易迎頭趕上，不如發掘中國的文化發揚中國的文化，以中國文化為背景，表達本來面目，人家才可以識別，而且文化是為人類進步的象徵，它不但幫助你安閒的活下去，而且與你的後人也有關係，與全世界人類也有關係，所以要世界大同。這是中國人將好的貢獻與世界，使人類在這世界上能繼續保存下去。青年學子，學攝影當以攝影為學，並無年齡之分，立定腳根，穩紮穩打，不求虛名，以藝術作品成就為榮。

青年中國系列之六

中國音樂史自序

王光祈

——青年中國的音樂

吾將登崑崙之顛，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

本書，十之七八，係余個人心得。其餘材料則取之於國內時賢著作，十分之一；取之於國外西儒著作，亦十分之一。在國內時賢著作中，尤以童斐君中樂尋源一書使余得益不少。鄭覲文君之中國音樂史，材料亦甚宏富，可惜多未註明出處，是以不敢盡量採用。在國外西儒中，則以法人苦朗（Courant）君所著「中國雅樂研究」（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Chinoise）一種，最爲精博。本書之中，多採其說。此皆余個人對於國內外作者，應致其感謝之意者也。

時人關於中樂之著作，實以西儒所撰者，遠較國人自著者爲多，爲精。此無他，西人科學常識豐

富，遇事觀察銳利故也。在西洋所謂「漢家學」中，現在尙無以音樂一學爲專業者在西洋一般「音樂學者」中，又無人曾經習過漢文者。上面所述西儒關於中樂之著作，類皆出自彼邦教堂牧師，使館譯官，商人，旅客之手。往往嫌其美中不足。然持與國人自著作者相較，固以高出數倍。蓋彼輩一方曾受普通音樂教育；在我國詎爲艱深樂理者，在彼邦已成爲家常便飯。他方面西洋各種學術發達，易收相得益彰之效，讀者諸君如曾閱過拙著「西洋音樂史綱要」一書者，當知音樂史一門，需要其他各科學術之助，爲如何密切者。（見該書卷首）現在一般國內人士，既無享受相當音樂教育之機會；（此刻國內所謂學校音樂，尙無資格與西洋音樂教育，相提並論。）同時，其他各種學術，又均不發達；而音樂一物，更爲國人所視爲末技小道，不能修洋房，造汽車者；國內音樂同志處此環境之下，安能著出一部可與西儒比美之中國樂史。故現在國內音樂著作界之可悲現象，非國內音樂同志之咎，乃一般社會之罪也。

至於吾人之所以毅然從事樂史研究者，至少當有下列兩種理由（一）吾國音樂進化，除律呂一事外，殊難與西洋音樂進化同日而語，但吾人既相信「音樂作品」，與其他文學一樣，須建築於「民族性」之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則吾人對於國樂產生之道，勢不能不特別努力。而最能促成「國樂」產生者，殆莫過於整理中國樂史。蓋國內雖有富於音樂天才之人，雖有曾受西樂教育之士；但是若無本國音樂材料，（樂理及作品等等），以作彼輩觀摩探討之用，則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樂家」而已。於「國樂」前途，仍無何等幫助。而現在西洋之大音樂家，固以成千累萬，又何須添此一位黃面黑髮之「西洋音樂家」？倘吾國音樂史料，有相當整理；則國內音樂同志，便可運用其天才，用其技術（製譜技術），以創造偉大「國樂」，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蓋能創製作品者，不必具有整理史料之能力；能整

歷史料者，又不必具有創造天才也。而余個人終身學業，則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勵。至於實際創造「國樂」，則有待來者。(二)國人飽受物質主義影響，多以自然科學爲現在中國唯一需要之品。而不知自然科學，只能於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於吾國生產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爲之團結。因民族精神一事，非片面的理智發達，或片面的物質美滿，所能相助者，必須基於民族感情之文學藝術，或基於情智各半之哲學思想，爲之先導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音樂史，亦先民文化遺產之一也。其於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固勝於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

又吾國歷史一學，向來比較其他各學發達。但在事實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如司馬遷之流乃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掛帳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述。從前「記事本末」一類書籍，近於言「進化」矣；但亦只限於該「事」之本末，而於當時社會環境情形，却多不做深刻探討，此與近代西洋治「歷史學」者大異。譬如吾輩治西洋樂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須先研究當時政治、宗教、風俗情形，哲學美術思潮，社會經濟組織，等等；然後始能看出該氏此項作品所以發生之原因也。至於吾國歷代史書樂志，類多大談律呂空論樂章文辭，不載音樂調子、樂器圖畫；誠有如明末朱載堉所謂：「前賢多不留心於此，其以爲深者，嫌薄自畫，而討論不來；其以爲淺者，鄙俚斯嫌，而潤色不出。故於論數目尺寸，聲調腔譜處，率刪去。此則史家之通弊也。」直至今日，其弊猶未一改。譬如近人張爾田君所編「清史稿樂志」八卷。其中便有五卷，專載似通非通之「臺閣體」樂章文辭；而於有清一代盛行之崑曲京戲，則閉口不提。至於音樂調子及樂器圖畫，則更不屑附載矣。故此種

樂志，只能代表有清一代宮中廟中之樂，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來之中華民族音樂也。

余在國外，深得良師益友之助，頗較國內音樂同志受益機會爲多。但在他方面，國外所藏中國音樂書譜，又遠不如國內所藏之富。柏林國立圖書館，雖藏中國音樂書籍不少，該館當局對余，雖亦十分優待；（譬如該館未有凌廷堪「燕樂考原」一書，特由該館東方部長侯迺教授（Prof. Hülle）向南德意志閱與（Middchen）圖書館，函借來此。其情至爲可感。）但余對於吾國古代音樂書譜，所見終屬不多。余甚望國內音樂同志，能補余此種缺陷；多讀國內舊藏，仿余治學方法，再作成一部精而且詳之「中國音樂史」。而且余留德十餘年，皆係賣文爲活，自食其力；即本書一點成績，亦係十年來孤苦奮鬥之結果。國內同志生活情形，既不如余在此間之緊張；或者多有時間探討，亦未可知。因讀中國舊籍，往往糾紛錯亂情形，數月不得一解決故也。此外，西洋「漢學家」對於吾國近時學人，類多輕視。謂其缺乏普通常識，不解治學方法；現在中國人已無自行整理國故之能力，須西洋學者出而代爲整理，云云。余甚望國內同志，能一洗此種奇恥大辱。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王光祈序於柏林國立圖書館。

編者按：本文摘自民初「少年中國學會」創始者王光祈先生著「中國音樂史」一書（臺灣中華書局版）。王光祈先生把他雄才偉略，高瞻遠慮的一生致力於國樂的整理上，這種不求功名只求貢獻的精神感人至深；然而一甲子後今日之中國，國樂還是面臨了相當近似的問題，我們在此時此地重刊這篇文章，是有其惕悟深省的意義的。

青年中國系列之七

如果你問我

張曉風

——青年中國的戲劇

問話的人照例要這樣說：

「你不是寫小說散文的嗎？怎麼會想到舞劇呢？」

一聽到這樣的話，我就像讓蠍子猛螫一口爪地，立刻叫了起來，不是的，不是的，你那套想法是外國來的，我們中國人只知道自己是個『君子』，君子什麼都能做得，蘇東坡從來不知道他寫了詩就不該填詞，韓愈也不知道他寫了古文就不該寫詩，中國人是什麼都可以來一下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做一個中國人對科技分類是可以不理不甩的，如果你高興的話，我還可以把話說得玄玄的：

散文亦如舞台，舞台亦如散文。

但，算了，我不那樣說，我要說的是一個作者是一個水源，溫柔的蘊藏的地下水源，他可以被鑿成池，也可以被沒成井，他可以被順成溪圳，也可以被輸送成自來水——反正他是水，可以飲，可以鑑照，可以作為野水自橫，但至於他是井水是塘水又何關要旨呢？

好了，你說，不是的，我問你當時有沒有什麼事情使你轉變，去寫了劇本？

這樣說，我的氣倒平了，要說過程，倒也可笑，當時全是李曼瑰教授三叮四嚙把我給逼的。唉，這話又說癢了，要是給西方文學界的人聽到，多少有點可笑，怎麼你一個好好的人竟然會沒主見嗎？別人逼你寫你就寫了嗎？一個作者沒有自主人格嗎？

但對中國人來講，士為知己者用，俠為知己者死，命都可以因為一句直鑑肝肺的賞識話而扔了，寫一個劇本有什麼不可以？我每想起李教授，就想冬天淒寒的風樓上，她一路危顛顛地爬上來，咳得上氣不接下氣地，等一坐定，便說：「上次跟妳講挪拉（按：係易卜生作的一個劇本）講到那裏了？」

對那種人，你是非得怕不可的。因為她無私，而我就是學不會對無私的人說「不！」你看到她那副樣子，你要是聰明你就該心寒。搞舞台劇，也無非搞成這個樣子，至今老着一張臉，到處去要錢演戲，到處去拉人看戲。自己貼時間，貼精力，貼錢，貼命，你能嗎？你也要跟她一樣作賤自己嗎？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她」要我寫劇本，我非寫不可，因為不是別人而是「她」，我不能拒絕她。像平劇九更天裏的義僕，必要的時候，頭顱也可以輕割，只因為「受人點水恩當思泉湧」，知遇之恩是不能不報的，我是說，在中國。那劇本寫得極不好，（雖然李教授還給了個獎），現在回想起

來，只彷彿故事裏的山精水怪，初初修得人身，走到人間來，沒想到竟有人向他奉茶敬酒，以人相待，他心下感激莫名，却也只能把千言萬語，併作尋尋常常的一拜。

那一拜裏無歌無舞，只有心頭的一點戀愛。

我的頭一個劇本也只能作如是觀。

當然，你又要問，事情就那麼發展下去了嗎？你於是就一寫十年嗎？

不是，故事還有，後來被李教授再推了幾把，劇本居然演出了，我這一下子才真正迷上舞台，那裏有一個全新的可訝異的世界，我的老毛病又來了，我好奇，我想知道整個屬於舞台劇的世界——

所以，你就繼續寫劇本？

不，不，還沒有這麼快，先得從唸劇本來，這才忽然發現世界上竟有那麼多劇本。

你以前唸過劇本嗎？

唸過！至少我是中文系畢業的，元雜劇、明傳奇總該唸過幾本吧？但西方唸的就太少了，連莎士比亞帶蕭伯納，統統也不過十本，我這一下子痛下決心，從希臘看起，一直看到貝克特，看到布雷希特，然後又賭氣回來看元雜劇跟平劇，（當然，明傳奇也看，只是不太喜歡，當然也有人特別喜歡的，如大綱先生，我却就是喜歡不來）我至今還記得深宵獨坐，一面哭一面笑，一面讀莎士比亞，一面餵孩子吃

奶的事，那真是瘋。

這一讀，不得了，就像一間房子開了面對面的兩扇門，陡地刮起「穿堂風」來，忽然之間天地之大無一處不是戲了。

正如有一次亮軒爲我抄來一幅當年北平劇本上的對聯：

堯舜生 湯武淨 文桓丑末 古今來千般世事

日月燈 山河彩 風雷鼓板 天地間一大舞台

（附帶說一下，這幅聯很像是由圓明園戲台上的那一聯蛻化而來，原聯是：

堯舜生，湯武淨，五霸七雄丑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隻耍手，其餘拜將封侯，不過搖旗吶喊稱奴

僕

曰書白 六經引，諸子百家雜說也，杜甫李白，會唱幾句亂彈，此外咬文嚼字，大都像街乞食鬧

蓮花）

更奇怪的是我一直以爲自己是討厭平劇的，（因爲小時跟大人去看，印象很深）萬萬沒想到等看了西洋劇本再去劇場裏聽四郎探母，竟然掉下淚來。

孩提時每看平劇，什麼都聽不懂，只專等小丑上場，小丑以外的話也偶有聽得懂的，例如鐵鏡公主一邊和楊四郎說話，一面把小孩撒尿，我每看到總要失笑，沒想到那天帶兒子去，他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我條然而驚，幾乎分不清人生的真幻，是一齣戲比人生長呢，還是爲人一世也比戲劇短呢？幼小的

觀眾可以爲一個撒尿的動作而竊笑，但幕石的悲涼有誰知道呢？楊四郎滿心是國家之痛，離散的老母親尺天涯，名字被拆成了木易，英雄被養成了駙馬，那一切豈不令人忽忽如狂嗎？而現實是什麼？現實是在他摧肝斷腸的悲傷裏，可笑而蠻橫的撒上一泡孩子尿。

再看四座之人，又有誰不是楊四郎呢？一時之間，血翻氣湧，不能自己。

真是怪事，我居然又接受了平劇——在西方戲劇之後。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我們一旦發現了對方的好，竟然也會同時發現自己的好，到最後，詞人已弄不清在情與貌的萬分酷似間，青山跟我究竟誰更嫵媚了。

重新肯定平劇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當然，萬分重要，不過你不要誤會，以爲我跟平劇間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不是的，我該廣義一點說，我忽然覺得舊有的東西都有它的紋理，有它連自己也沒弄清楚的好處，就算它不好，我們也得用心把它變成好的，何況它還有幾分好。

也許你不喜歡薛平貴回窯的那一段，你很容易被那古怪的男女地位激怒了，你爲王寶釧而不平，但那又何妨，平劇並沒有說它贊成如此啊，至少經由這段別情，你開始了解你的祖母和外婆所曾身處的社會了。甚至，進一步，你開始更加敬重女人了，她們束着腰，小着腳，忍着氣，但她們挨挨蹭蹭地熬過來了，她們有時簡直可以被看成漢民族的縮影，像王三姐那樣，懷抱着一個輝煌的家世，守着一個不確定千里外的婚姻，靠着那十擔乾柴，八斗老米，聽高原上的風嘶，挖野地的青蔬，穿一襲千瘡百孔的舊

衣，硬把幽黑的寒窖住成了矗立的寺，那其間有着比苦行僧更具動人的什麼。

而悠悠十八年過去，你忽然覺得一個民族如果有這樣一個女人，還怕什麼，別說十八年，就是八十年，對她又能如何？

有些東西的好是得你回過頭來才猛然發覺的。

有一次，余光中在座談會裏回答別人有如何協調中西的問題（這類問題在不管文學、美術或音樂的座談會中，很少不被問及的）說了很有趣的四個字——「浪子回頭」，其實余光中先生自己便是五湖四海縱身洪濤去浪蕩了一番才回過頭來，定下心竟做了中文系系主任的人，但浪子豈是人人做得好？有的人浪不起來，有的人浪出去了，回不來，我跟余先生開玩笑說，我的心得倒是「吃裏扒外」，這是小規模的，持續不斷的，也許沒有浪子戲劇化的大疑惑大澈悟，但吃裏扒外不失為一條和緩的路。

我們生在這個時代，不可能不受西方影響，但我們每接受一點西方也該同時體悟出中國另一面的好處。西方是一面鏡子，中國是另一面鏡子，我們是「照花前後鏡」但見「花面交相映」的春日清晨在樓頭梳粧的女子。

你喜歡五四以後的劇本嗎？聽說抗戰前後舞台劇演出極盛！

唉，算是被你問中我一個痛楚了。

我最怕老一輩的老是跟你說：「嗨，我們那時候演起戲來還得了！擠得人山人海的，那像現在小貓三兩隻啊！」

我這人向來散漫懶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標準沒出息型的人，但奇怪的是我經不得人激，一激就想拼死拼活，我是連吃食都抵死堅持在澎湖吃一尾清蒸石斑，要比「想當年」的什麼什麼更爲美味的！我受不了別人動不動「想當年」，余光中當然是比徐志摩強的詩人，司馬中原也比老舍高明，冰心的散文怎能跟季季相比呢？姚一葦絕不輸給現在還活着的曹禺，我們在臺灣所完成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想當年」。我誓死也要跟人辯這一點。

不錯，他們當年有觀眾，但這也沒什麼，當年沒有電視，甚至也沒有太多的電影，不信把曹禺的「雷雨」「日出」再拿來演演看，我不相信能找到幾個觀眾。

而且，他們當年迷「易卜生」迷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新青年有一期就是易卜生專號，除了介紹易卜生生平又提出「易卜生主義」，一個劇作家被外國人尊敬成這種樣子實在罕見。我也承認易卜生在戲劇史上是個角色，但也沒有好到可化做外國祖師爺的程度。整個五四以後的劇作品，幾乎是易卜生的翻版。如果簡單歸納，易卜生早期重要作品似乎可以包括下列幾種特點：

一、它是挪威政治革命成功以後，而欲在思想上、社會上能配合上去的一種理念的建樹。

二、它是排斥了詩的語言而首先倡導生活語言的。

三、它採用寫實的方式處理演出。

四、它提出社會問題。

五、它對父權中心的倫理觀：道德觀大膽地提出了質疑。

我們當然可以同情五四以後的人物偏愛易卜生，因為彼此的處境和需要實在太相像了，但像錢玄同

(他當時是甲骨文教授)，竟也大肆攻擊平劇，認為打臉(臉譜)極醜極不真實，又認為平劇動作毫不真切，平劇並不是不可批評的，不幸錢先生批評的剛好正是平劇的優點。

有趣的是從一些當年演出的資料看，平劇丑角有機會也是要反唇罵新派人士的。

但是一甲子過去了，今天的我們理當具有更廣大的心胸，不再排斥當年在改革時期假想的對頭。

是不是這就是你劇本大量用舊典故，以及類似詩劇手法的原因？

你說對了，不單我，每個寫作的人都無形中把五四以後那批作家當假想敵，我們拼命要做點什麼使我們在理論上和作品上勝過他們。線裝書是不必丟到茅廁坑裏的，不但如此，如果你喜歡，你也可以把它印成今天的版本帶在公共汽車上讀。

於是，你被許多大大小小的中國故事迷得半死，你甚至忽然跳起來叫道：

「怎麼這正是我要說的啊！」

你看韓非子，看到和氏璧，你怎能不動容，那裏有一個靠着「一塊玉的信念」活下去的人。於是就寫了「和氏璧」。

你看陶淵明，看到武陵人，那裏有一個典型的中國人——他無論到了什麼樣的樂園裏，幾天之後他自然便想起家，想起土地，他註定非回去不可……於是就寫了「武陵人」。

你看到鄧伯道，在逃難的路上，不得已而棄子攜姪……於是就寫了「位子」。

所謂的線裝書，原來是可以如此現代而又如此動人的，誰要丟線裝書，誰捨得丟？沒有能力把它當成今天的營養的人，才會嚷著要扔它。當然，我不怪王四，他們是粗魯，我們才是風起雲湧滿園榮秀的盛唐。

以後，你會怎麼走呢？你有什麼遠程的計劃？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是一個跟計劃無緣的人，我的性格裏沒有那個東西。我不反對別人會計劃，但我個人喜歡一路隨隨便便的行去，自有萬千意料之外的風景。我大概太喜歡那種不期而遇的驚喜，所以就從來不喜歡計劃，所以，你問我將來，我實在不知道，也許我忽然擱開手不寫了，也許我會拼命寫，甚至像莫里哀一樣死在劇場裏……誰知道呢……

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會是一個繼續讀也繼續寫的人。我曾長期以來一直跟自己生氣，那麼多那麼多的好東西，全被我粗手笨腳的給寫壞了，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天，我可以寫出一篇讓我自已領首滿意的作品。「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我仍然在等那千帆外的我所屬意的一帆。

青年中國系列之八

在分了的兩條路上

朱陸豪口述
李子英整理

——青年中國的平劇

平劇是什麼呢？「是一項國粹，一門偉大的藝術」。可是，平劇倒底是什麼呢？是中老年人口中的津津樂道，年青人撇着嘴角的「比歌仔戲還難懂，最緊張雜吵的玩意」？還是，真正我們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門藝術？假如它確實是一門偉大的藝術，它所代表的文化傳統，呈現的時代意義，與未來的藝術走向又有何關係？一連串的問題就在心頭浮浮沉沉，我想，我們這一代對於傳統的平劇是相當的隔閡了。

所以，當有機緣訪平劇界新生一代的朱陸豪的時候，我就把這些問題和喘息帶去了。朱陸豪很年青，我們也是，年青人總有年青人的看法。

燠熱的夏陽。中華路的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朱陸豪從樓梯口閃了進來。舞台下的朱陸豪和舞台上顯得不太相同，雖說同樣是高挑挺拔的身子，但眼目中仍隱隱不脫年少的稚氣。我們過去打招呼，笑語中彼此抱拳爲禮。不遠處有人在排劇，我們找個地方坐下後，直接便切入了主題。

「能不能談談你和平劇的因緣？」

朱陸豪笑了笑，爽朗明快的接過話題。他的腔調顯然是經過多年平劇的薰陶，極是字正腔圓。開口後才發覺他很健談，說起話來娓娓不絕。

「平劇從小就和我結上不解之緣，原因是我小時候很野，父母又沒空閒好好管教我，就把我送去小陸光學戲，學了幾年，倒真的把我的性情調治乖了。」

「是不是一直就練武生？」

「是。進小陸光的時候我才九歲，學武生當然是要練功，練功的過程真是很苦，苦不堪言，又打又罵，紮根基紮了五年，之後一切比較上手，也長大多了，才感覺輕鬆一點。這過程是一種煎熬的歷煉，能够堅持到最後的人實在不多，很多人因爲不能忍受這種煎熬和耐不住外界待遇的誘惑，半途就退出了。」他似乎也有點慨然。「我就是不甘心花了這麼多心力生命而中途退出；何況說，爲了平劇這門藝術，我說什麼也要獻身的。」

我內心微微有些觸動，感覺上和他很親近，不管環境潮流怎麼樣，該做的事總是有人堅持去做的。

「平劇可說是影響了我的一生，平劇潛移默化的教育促使了我的成長。平劇是有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比如我演精忠岳飛、演長板坡救主的趙子龍，反覆的演出，我漸漸融入這些我心目中的英雄角

色，感染到他們的精神、氣概與性情，在現實生活裏面，我也就自然而然流露出他們的精神與性格出來。」

聽他這席話我不禁想到平劇藝術的傳統。平劇之所以會具有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是不是因為它原來就根源自地方文化，而這些構築起中華文化的諸多地方文化，其精神却是和人民融合無間的。因為唯有這種深入民間而兼備中國民族傳統歷史精神的平劇藝術，才會如此深刻的感動了演戲者和觀賞者。

我講出我的疑問。那麼，平劇藝術的源起和傳統是什麼呢？

「我同意你的說法。」朱陸豪顯得專注而凝肅：「平劇確乎是起於民間而融乎其中的，林懷民先生在一次有關平劇演說中曾經提到：平劇的起源並不是當初從事平劇工作的人有什麼理想說要平劇怎麼發展，他們只就是這樣無所爲而爲，開始可能只爲了少數人，可是慢慢爲羣衆所接受，平劇就勃然興起了；同樣的，假如有一天人們對於平劇已不再有一份自覺說要去欣賞、保存和發揚，平劇就慢慢會遭到了淘汰。這表示說，平劇是和整個羣衆結合的；其起落和羣衆息息相關，可以說，平劇是源起大衆的。」

梅蘭芳曾經說過平劇的傳統：「國劇的主流是由安徽、湖北幾種地方戲，到京師演出受到觀衆的歡迎，有了基礎，站住了腳，同時吸收了崑曲、高腔、梆子等劇種的精華，然後發展成長起來的。」這個吸取的過程歷經了幾百年，加上無數菊壇前輩的努力，才使平劇發展成今天這樣一門精微的藝術。可是，我們這一門優美的文化傳統，近年來却是呈現一種難以挽救的頹勢，提倡國劇的話語此起彼落了二、三十年，平劇還是被一般人冷落在一角。是觀衆不喜愛我們這門藝術優美的身段、精簡的道白、高妙的象徵手法、特殊綜合的戲劇型式？還是觀衆不懂得欣賞？若是前者，世界上似乎再沒有其他藝術型態

有更多欣賞的價值；倘是後者，平劇當初在大陸最風行的時候，看戲的觀眾大多都是鄉野父老，小學程度呀！我們似乎找不到什麼沒落的理由。

四周的人聲一時間嘈雜起來，原來是那羣在舞台排劇的人散戲了。朱陸豪朝那頭望了望，呷了一口茶。說：「平劇的日趨沒落一直是有心人所憂心掛懷的事。沒落當然是因為國劇人口的減少，來看戲的多半是中年以上的人，年青人欣賞平劇的很少，平劇不能注入一股青年新生的力量。平劇如今最迫切的，就是要重新讓新生一代的人接受和肯定。因為往往有一種可懼的現象：年青人並不是一開始就全然排斥平劇的存在，他們往往開始對於平劇很好奇，可是並沒有進一步的媒介或機緣讓他們了解。長而久之，他們的態度就由好奇、疑惑，而懷疑平劇的存在價值，最後排斥。如今我們一些關心平劇前途的人所致力，也是盡力去扭轉這個現象，藉各種媒介把平劇的內涵與精神介紹出去，並鼓勵年青人多去看戲。像我最近在臺大、東吳和幾位平劇界人士作了幾次演講，把平劇介紹給年青的一代，結果發現，那些年青人對於平劇的興趣與喜愛，遠超乎我們的想像。這顯示年青人還是很關心平劇的。在當時同學提出很多問題，我們除了詳細解說介紹之外，都要求同學實地去看戲。同學有的說：『我看不懂呀』，當時幾個人就講：先從一些道白較容易聽懂（唱白有字幕的配合）的好戲着手，一遍不懂；再看，看多了就自然慢慢會懂。因為唯有自己親身去體驗，才真正可以認識平劇這門藝術。確實是如此，很多人看了相當久的平劇，對於平劇還只能算是外行。這話讓人感覺到平劇藝術真的是博大精深。年青人抱怨平劇難懂而不耐煩，試問：平劇真的比那些外國電影、西洋歌劇難懂嗎？顯然不會，平劇畢竟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使用的是我們的語言，包容的也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誠然，平劇許多動作唱腔的表達對初

學者來說，確然是要透過文字的解釋，年青人往往就不願意多了這層麻煩；但對於西洋的那些東西，却又不辭辛勞的找介紹文字來看，這現象表示，難懂其咎並不在平劇的本身，觀眾也應當負起相當的責任。因此，我們極力希望年青人去看戲，看多了就會了解，慢慢會懂，最後迷愛上它。」

「講到年青人我就忍不住要提雲門」，說起雲門他眼睛似乎一亮，換個姿勢繼續說：「我參加雲門舞集的那一次平劇公演給了我不少的感動和信念。平常平劇的演出大多數在國軍文藝中心，觀眾大半是上了年紀的老戲迷，常常是門可羅雀；可是雲門這一次在國父紀念館的公演，非但觀眾爆滿，而且有不少的青人，這對我們演員來說是很大的鼓舞，我們只能拼命的演好戲以報答這些觀眾的熱愛，特別是這些來看戲的青人。雲門的演出，在舞台、燈光、佈景各種平劇的條件都有各樣的創新與突破；當然這些創新有成功有失敗，可是雲門的嘗試也確實為平劇注入一股新生的活力。最重要的，還是雲門能够把平劇帶入羣衆裏面，甚至使那些一向不太關注平劇的青人都有興趣去了解。我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平劇是要實際與羣衆配合的，平劇不能只是侷限在舞台，必須從舞台走到羣衆裏面，如此平劇才會生根，才有生命。其實也不止是劇界的人把平劇帶入羣衆，羣衆（比如學校的社團）也應作相同溝通的要求，雙方面的配合進展，平劇前途便是光明的。」

一口氣說了一大段話，看得出他是有感而發。四周不知何時已靜寂無聲，剛才在劇場的人都已經離開了，整個廳堂空蕩蕩的，只剩下我們幾個人。

「其實，平劇的沒落本身也應該負起一部分的責任。」帶點微微的喟息，他說。

「你指的是平劇的內容還是其工作者？」

「兩者都有。就內容來說，包括唱腔、道白、動作、佈景、劇本等的改良與創新。平劇是一種具有完整性的藝術，在改良上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要改良得使平劇更趨完美而又不破壞其原來的完整是很不容易的事，但這並不表示平劇是不可以改良的。在創新上也是一樣，舊戲的整理與新戲的創作要做得好極為困難。」

「哦，對了。梅蘭芳以前的幾齣新劇不是也有人表示不太欣賞。」

「就是如此。也由於這方面的困難，肯用心去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就少了。平劇界這方面最需要的是像俞大綱先生這樣關懷平劇而實地工作的人，可惜，這種人實在太少太少。菊壇同時有一種固步自封，一味守舊的現象。有些人根本就反對平劇的任何變動，這往往造成平劇命脈的腐化，阻礙了劇運的發展。」

頓了一會，他說：「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冀望。老一輩的平劇工作者往往教給我們後學者一些錯誤的觀念，比如說我們當初練功練得極苦的時候，我的老師常常『鼓勵』我們說：『好好練功、功練好了以後可以賺大錢』。他們灌輸給學生的只純然是一種功利的觀念，而不是說你們練好功可以為平劇盡出什麼力量。這對平劇人才的教育來說，無疑是一種錯誤的灌輸，而且恐怕嚴重的折損了平劇的根脈。我誠懇的希望說，劇界的前輩能够和年青一代溝通一些觀念，並通力合作以求劇運的開展。在國劇協會中，我也希望主導者與年青一代都有相當的地位，彼此合作把國劇工作積極推展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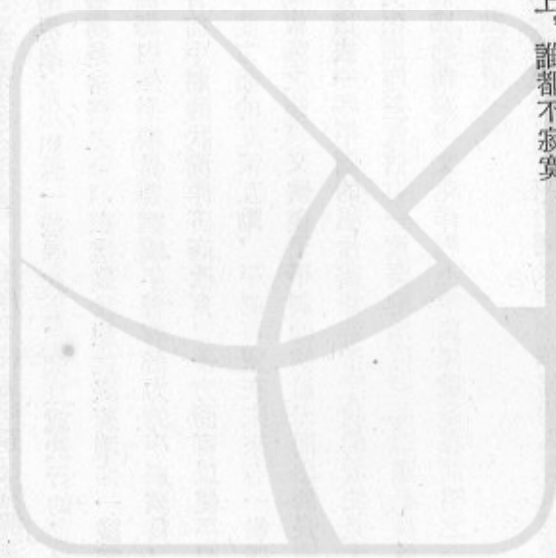
「你能不能以一個年青的平劇工作者的立場，談談你對於未來平劇的展望與應有的做法？」我們的信念裏，中國在心態上是青年的，那麼，她的平劇藝術也應該是青年的，我極想聽聽眼前這位青年的平

劇工作者對這未來青年中國平劇的看法。

「唔，這其實又牽扯到上面說的平劇本身的問題。要求平劇未來的蓬勃發展，首先平劇界本身就必須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與計劃。近年來有一個一直沒有解決而後果堪慮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的人才外流，學非所用。人才外流，主要原因是待遇，工作者待遇問題沒有解決，無論在精神物質上都很難堅持。這就造成一種很可惜的現象，比如說一些學武生、武旦或武行的，只得把所學投注到電影或電視界去，所以待遇問題的解決堪稱是當務之急。在這裏我想代表菊壇作一誠摯的呼籲：我希望能以政府的力量成立一個國家劇團，網羅海內外平劇界耆宿或年有潛力的平劇演員，由政府撥給經費，使其生活上不虞所需，得以藉羣力對目前平劇的狀況作研商改良，一方面可以使平劇得以全速發展，一方面也可以刺激帶動現有的大小劇團；雙方面的互策互勵，平劇可望在未來有一嶄新而光明的希望。最近大陸方面在長久的毀滅平劇和提倡樣板戲之後，又恢復了平劇的演出，而由於長期的對平劇劇本與人才的破壞，他們只能輾轉託人從臺灣帶出去一些平劇的唱片或錄音帶。我的看法是大陸如今已經想恢復平劇這個文化傳統，今日平劇在整個文化工作上實佔有一重要的地位。共產黨是反傳統、反倫理的，而平劇却是我中華文化倫理傳統所蘊育而成的精華，文化作戰上平劇無疑是在前哨之一尖兵，也是文化復國的強力武器。這是我對平劇前程的一點展望。」

訪問似乎是結束了，和朱陸豪走出寂寂的廳堂，中華路的人聲車聲依然狂囂的流蕩着，太陽光洒在我們的身上，我抬眼起來看朱陸豪，心裏有一絲絲的感動，陽光下他年青的臉龐已不只是少年的稚氣，還煥發出一股青年堅毅誠直的光輝。在文藝中心門口，我們分手，抱拳而別。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回想着

訪問時那空蕩的劇堂，他那急切誠摯的神態；我想，我們走的雖是分手的兩條路，可是我們最後都是一樣的走向中國，而在這路途上，縱是棘地荆天；我們還是會彼此望見，時有交通。我們是不寂寞的，走往我們理想的青年中國路上，誰都不寂寞！



青年中國系列之九

儒者舞者俠者

方娥真

兼談青年中國的詩舞樂

走出「雲門舞集」，寬敞的馬路通往許多陌生的方向。我們都忘了要看車，一行人穿越在車輛流動的空隙間，幾個人不約而同地一面急躁地叫：「快點！快點！」——要快快回家啊，要快快回詩社的家。心裏好急，恨不得立刻能到家。我知道其他幾位編輯的人和我一樣都在想大哥，想趕回去見到他，想着到家就可以去他面前一面傾訴一面罵林懷民！暮春的天涼帶着風，吹起一陣寒。但我的胸口却火氣熊熊，手足出奇地冰冷。忽然很氣這天氣。這天氣現在到底是冬天是夏天還是春天呢，怎麼讓人一下子像發高烧一下子又發冷！這一陣子好像春夏秋冬全部相聚在一起，真分不清它是什麼季節了。

我真的很渴望能够搭計程車的。但幾個編輯窮死了，口袋裏一個錢都沒有，只好胡亂的到處找可以回到政大的公車站了。我們立在傍晚的車站等車，阿還那忍着一股氣因而忍到悻悻然的臉更圓了。阿誰

她一雙不服氣而顯得更亮銳的眼睛視而不見地望着人。勁風默默地站到一邊，不知在想什麼。黑豆的身影在暮色中更黑了，獨立在車站那神情很無辜的。

我望回馬路對面，臺北市的大厦林立，一向不能認路的我不知道來時找到的「雲門舞集」座落在那裏，更覺得它屹立在那兒，超然世外。而那裏面的主人：猖狂、脆弱、驕縱、霸道。

唉啊！本來明明是有着「雲門」的舞者那麼認真地爲一個動作，重覆地排練又排練感到入神的。音響震張地衝擊着，他們有規律地正演到最後一幕廖添丁躺了下來，舞者們圍着林懷民演的廖添丁跟隨節拍作出內心激痛的動作。喧昂的音樂使他們的感受更強烈。排演完畢，音樂停時，林懷民再度出來示範適才的動作，一遍又一遍，專神、狂熱，舞的時候是很有勁的挺，很挺的，還有令人撼動的力。力量。這是以前大哥看「雲門舞集」演出後回來對我說的。真的是充滿了力量。

我但願是這樣一直看下去我們就不必和他對談，就不必演變到最後的不歡而散。他抽出半個小時來和我們談，說他要趕另一個約會。在這半個小時裏他讓其他舞者繼續排練，然後他在那翻起到最高潮的音響中接受訪問，我們再接受他發脾氣、訴苦、叫忙！然後，一走了之！

留下我們幾個在車站那兒相罵，一面也罵他。後來又埋怨阿還爲什麼朗誦大哥的「長安」時不翻出「山河錄」給他看呢。而且，爲什麼不朗誦下去。他聽「長安」時的神情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舞蹈動作裏，那時他最用心了。……死阿還，朗了幾行：

古之舞者……那一場舞後

書生便輸去了長安

那年的容華，叫人怎生得忘

妳若是那閉月，舞後便是那羞花

當沉魚浮起，落雁升起

滿目都是燈迷

.....

阿還忽然中斷了。一切又回到那一刻現實裏。記得許多個春雨深夜，我在雨點的滴滴嗒嗒聲中配「長安」的舞樂和詩的朗誦，一面構想動作。但最令我奮悅的是想像詩社裏的家人有一天觀賞「長安」的情景。我想到凌晨時分，夜色未盡，天光未亮，他們屏息的望到臺上的屏風，屏風框着一片明鏡，鏡裏的筆影，屏風背後的燭光，燭光裏的古之舞者，那古之舞者，始終沒有露面……臺前深處的一角是書生的背影，一切靜悄無聲。

大哥的「長安」使我想到中國的詩經楚辭。古時的詩可歌可誦，歌是配着音樂唱出來的。誦是朗朗清讀，不必配樂。詩經楚辭的作品表現了不同地域的民族特性。詩經裏的感情平凡、真實、較少想像。楚辭却是浪漫、幻想、人神也可以戀愛的。「長安」的表現方式像楚辭，有楚辭變化多端的長短句，像楚辭的不拘泥於規格。詩中的情操也較為楚辭式的，易感，容易懷憂傷國。詞味比詩味濃，音韻性也較強。但大哥的「長安」又有詩經的素質，像「山河錄」十首的開場白「古之舞者……」正如詩經裏的

「桃之夭夭」一樣用詩的情懷貫串全篇。它活用了詩經的形式，却有楚辭馳騁於天上人間的內容。

所以，讀到「長安」的「古之舞者……」時，讓我一下子感到時空回溯到很遠的從前，一條長長的路，從娥皇女英的竹淚斑斑，令我很直覺地想到「湘妃怨」這首古曲。我覺得這首古曲會把「長安」的年代拉到歷史的源頭，這首古曲會把「長安」的境界更托遠。因為歌裏對「君」的思懷和詩裏的「妳」都不止是兒女私情，而是那隔着河隔着山回不去的故國，也是那五千年來轉遞不斷的朝代和這一代對它的緬懷。而那未露臉的舞者，那舞者，他是誰呢？他眼見人樓起，眼中人樓塌，那舞者，是誰呢？是燭光裏屏風背後那縷歌聲，那悠悠從遠古傳來的歌聲——從「落花落葉落紛紛」——一直唱到「湘江湘水碧沉沉」——而而後徐徐緩緩，音——塵——絕——。留下臺上臺下的一片哀靜。然後，另一個朝代的音樂轉接而來，燈亮了，那沒露臉而在屏風背後的舞者，那舞者才盈盈出了舞臺……角落的書生在「那年的容華，叫人怎生得忘」時轉過身來……那書生有些動作是用武的。在古時武舞本合而為一的，都是直接以動作表達的藝術。詩經、楚辭都是可歌可舞的，漢世的樂府，唐代的舞曲歌辭，及至宋朝的諸宮調，演進到元代的雜劇。雜劇裏不但有歌、有對白，更有舞臺上的表演動作。一直到今天的平劇把音樂、文學、舞蹈溶合在一起。

中國遠在詩經楚辭的時代便以詩入舞了。

我和阿還一面朗「長安」我一面想，朗到最後一段時一切都快成了過眼雲煙了啊！

……古之舞者，玄衣更絕

那一彎明月，看過多少格鬥

多少位英雄，站着死去

笑着挺身，哭著故土？

人到二十後

不能想江湖

武林那麼遠

是俠也斷腸

而世間情是一棵

愚恩怨怨的樹

古之舞者……當風煙過去

再來的是什麼……

當風煙過去……我更想捕捉了，朗誦這段時我腦海中忽然湧起「湘妃怨」其中一段詞：「一片白雲青山內，一片白雲青山外，青山內外有白雲，白雲飛去青山在。我有一片心，哩！……」我想到那一片白雪和那彎明月一樣看過多少格鬥，看過「多少站着死去，笑着挺身，哭着故土的英雄人物。」

詩和歌配在一起，由那緩緩退到舞臺深處一角的書生一面後退一面望着舞者朗誦，由那徐徐退回屏風背後的舞者目送書生一面退一面吟唱，至到結束時書生如同幕啓時一樣背向觀眾，舞者如同幕啓時一

樣回到屏風裏……最後燈熄了，留下屏風背後的燭光……

好一支結構圓滿前後呼應得天衣無縫的「長安」舞啊！古時民間那成了絕響的詩歌，古代朝廷那成了失傳的舞樂，我們重新在好的中國現代詩裏尋回一個盛世吧。我看到大哥的「山河錄」便想作詩的歌配舞的樂。有一天我們要作詩的歌編舞的樂來迴應前人的問津。它是最具現代意義而又能與傳統銜接的。正如「雲門舞集」用現代舞結合平劇的某些片段技巧是一種適當的中西合璧。

林懷民教舞時除了是大師也是個大牌氣家，一個動作做了幾遍他都不滿意，最後終於對着那些舞者嚷道：「這不是蝴蝶，是滿天在下雨，是滿天的淚水。」

他站起來，焦躁又無奈的再嚷：

「不要像呆子一樣在那兒數拍子，要三千人在你的面前死掉，死在你的面前。」

「精力！精力！沒有那個東西就不要跳這支舞。」

看到這一幕我便感到很熟悉，彷彿看到星期天練武時大哥立在我們面前。有一次大哥在「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下教武，他要大家紮一個貓足力的馬步，這個馬步在開始的時候是要有很大的耐力才能紮得穩的。但當大家支持不了的時候，大哥一揮垂下額前的濕髮說：

「想想南京大屠殺，那些無辜喪命的中國孩子，那些被砍殺而沒有全屍的孕婦，如果你在那場浩劫裏頸上攔着日本人的刀要你哭着看，然後跪着死，你還撐不撐！」

我聽到這兒真是忍不住下去而要撐着不跪下去。

大哥又說：「想想八年抗戰，在戰場上，在四行倉庫裏沒有支援，在毒陽下沒有水，沒有食糧——」

你們連一個日本武士的小小貓足立都紮不來，還談什麼吃苦。」

常常，他的眼光灼灼地掃射全場時，許多馬步便這樣撐過去而紮下來了。

有時，在天臺上，天晴風朗，大哥教我們閉上眼睛吸氣吐氣，他說：「你們感覺着，你們感覺你們的氣一直向上，天地很大，高山、雲朵，碧空，你們立在天地裏，這種感覺很浩然是不是。」

我最喜歡練武開始的儀式，在閉目養神和吐納裏我覺得練武很美。我也常常在練武之前的 Warm 裏感覺到武和舞只有一線之隔，像武俠小說裏的打通了任督二脈一切就融會貫通。而且，練舞或練武過後真的覺得很舒服很夠氣，很浩然，這時我便覺得要吸一口氣來練唱，而且最喜歡對着蔥綠而一望無際一直到山邊的稻田「啊——啊——啊——啊——啊——啊——」，像大哥說的「每一個『啊』是一個音階，七個音階像過了七世三生，……」。

不過舞蹈界的人常會給初學者一種印象，覺得一過了小學年齡的人便沒有資格練舞了。音樂界的人也是，總讓人覺得年紀大了手指硬化尤其不能練鋼琴。練武的人也是過了廿五歲身體機能有些便退化了，難怪音樂舞蹈漸漸成為奢侈又冷門的「藝術」了！

第一次讀「雲門舞話」時我最雀躍的是林懷民說他是唸完大學以後才真正練武的。而且他還說瑪莎·葛蘭姆「二十二歲，不漂亮，沒有舞蹈基礎，又稍為發胖；除了決心，簡直一無可取。」看了這一段文字，我覺得小時候聽到的「年紀太大便不能練舞」的傳言頓時灰飛煙滅。我高興到彷彿無端端拾回了上天多贈給我的十年時光啊。

「拍手是跳舞，開門是跳舞，哭和笑都是在跳舞，生活也是在跳舞，還有發抖也是在跳舞」——我

是看了林懷民這段深入淺出的話才想跟「青年中國」的編輯團去找「雲門舞集」的。但「雲門舞集」實在森冷。林懷民在臺上反而像我們生活裏的人，像我們身邊的某一位朋友。臺下面的林懷民反而讓人感到很遠的距離。面對面時總讓人覺得處處會碰着他的稜角。他說他不是藝術家，也不是什麼舞蹈家，他只不過和那些木匠啊，工匠啊，農人啊一樣的天天在工作，除了工作。只有工作。其他的話都是——他停了停，比了個手勢，接着就輕蔑地說：「狗屎！」半個小時中林懷民像一個沉湎在自己的舞蹈中走不出來的人，恰好在最入神的時刻被我們打擾到似的一臉不耐煩的神氣。一談完後他便當場換了衣服衝下樓去截計程車，也許約會時間過了。

回到家告訴大哥，一面說一面罵，但還是有說到林懷民很忙。「真的是很忙，看得出來的，」我說：「忙到整張臉瘦削削的，都是汗水，眼睛深陷下去了……」大哥聽了一拍腿很高興的問回來說竟然有人和他一樣忙啊？他說自己忙壞了身體有人陪伴一起忙至少便不會寂寞心慌，我知道他常是見到我氣極他反而放開自己引我豁達起來。記得兩年前他讀到林懷民的「雲門舞話」，雖然那是平平實實的文章，他却感動得不安份起來，他還特別指出一段林懷民寫的：「紐約充滿了無數編舞家震耳欲聾的美國口音，而我只是一個遠離自己土地的異鄉客……那年夏天，我回到了臺灣。」

但詩社有客來訪時大哥都會分配一家人來接待對方的。接待時每個人談詩社談「振眉詩牆」談「雌雄榜」上的信箋談談每天黑板上的公告談詩社史談大哥等等，等等都談得眉飛色舞。如果彼此看不順眼，第一次見面便罵了起來，像詩社裏的慕湘就是被大哥的第一番話罵進社來的。許多社裏的人是在交談中便進來，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瘋在一起而成為一家人。和大哥在一起的人除了有不同的個性之外最大

的特點便是爽快，又喜歡熱鬧地愛管閒事。所以詩社裏一天都有事情大件小件從早發生到晚。而且大哥還採取二十四小時輪班值，大哥、黃昏星和我都是夜晚才開始一天的清晨生活。而大半個上午都在睡夢中。有些人半夜醒來，有時候傍晚七點開鐘便從某個房間裏大叫大鬧的響起來，這時有人在這一天裏剛起身。大哥出外一兩個月時我常和社裏的人天天去吃冰，逛街，深夜登山上的「指南宮」聽鐘鼓聲，一面上山一面唱歌。那時我們就有揮霍不完的時光可以玩。大哥一回來，世界又恢復有條理有秩序，但繁忙中大哥還是一星期帶大家看幾場電影，轉搭幾班車去而且是在大廳上飛拳練武，在晚餐時找美食的餐廳。

大哥講話很像曹雪芹筆下那很真實又很傳奇的小說。每當他講一個故事，一場電影或某個片頭設計，講得社員們都要去看，看完之後才覺得許多好的片段都是大哥自己加進去的，而我們在電影上並不能看到，是大哥說的時候無端端忍不住自己再創造一番。他形容某個人時總是讓我們覺得非見那個人不可。他對外人講自己的社員時也是，自己驕傲得像個王朝，他介紹的書等我們看了之後又覺得他口中的書可以成爲角度不同的兩本書。他看到亮軒兄寫給我的書法，一激動起來，連夜立刻帶了我們坐計程車趕去見他一見。大哥和白先勇沒見過，但看到「現代文學」復刊的消息，他就請大家看電影慶祝這件事。大哥講墨翟和書中又不一樣，他把墨翟講成一位讓我們聽得毛孔發涼的大俠，那形象真是好啊。

有才華的人和大哥在一起會覺得所有的潛力都被發掘了出來，人生總是豐富得用不完，而且天下之大從來不會行到水窮處的。但大哥的許多兄弟一開始都沒有什麼文學底子的，可是一年後他們却可以寫得一手好文章。大哥最早的兄弟黃昏星，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覺得從來沒見過這麼醜這麼土的人

啊。兩年後大哥却說他在詩社裏是辦事最有能力和各界連繫最好的人手呢。大哥說他最喜歡訓練最沒琢磨過的石頭。喜歡使未琢磨過的玉有光輝。他喜歡一切有計劃有組織，所以他會客或演講我們到處跟隨着，總覺得每天活得浩浩蕩蕩，而大哥却是帶起這一股聲勢的人物。

有時候我也會跟詩社的編輯去拜訪人。我和他們在午間沒有課的夾縫中趕時間，背着包包找未曾見過的地址。走過一段路，每一條街的天氣變幻不一，讓我覺得日子很閒逸。那時吹那一種風，洒那一片陽光，落雨的時候講過什麼話都記得很清楚。我喜歡一面走一面聽他們講大話，談理想，心裏覺得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把天天做的事想成很大的事業而洋洋自得，走在路上莫名的感到很偉大。從「雲門舞集」出來的路上我不平地想，幾年來林懷民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他，尤其正值臺灣舞蹈界衰落的時期，而他每天的工作裏有幾萬名觀眾在雲門表演時鼓掌，他當然可以只工作不講話，而且有條件要個性發脾氣。如果他是默默無聞，沒有人理睬的，他連叫忙的資格都沒有呢。我們天真爛漫才會一面做一面講，以後過了這個年紀，我們自然懂得平實地工作啊！

在「雲門舞集」吵了一場回來，但「青年中國」舞蹈一篇要怎樣寫好呢。要怎麼寫？錄音帶裏只錄了半卷，裏面多半是彼此間針鋒相對的廢話，這篇稿要怎麼交？後來又發現可能是因為我不喜歡這卷錄音帶所以有意無意中便把它掉了。找了幾天弄翻了整間房都還是找不到。隱約記得有一番話是林懷民講楊家將的故事。他說故事裏的楊五郎和楊六郎，一個在沙場上殺敵一個當和尚。有一天兩人相遇談起家事，後來一個仍舊回五台山看破紅塵，一個却在俗世間當將軍。他說這兩種精神：一種是道家的一種是儒家的，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的，它代表一般中國人兩種不同的生命情態和思想背景。他說，

許多民間故事都是這樣的，把這樣日常發生的事編入舞蹈是很親切的。

這些日子我一直不想動筆寫這篇文章啊，懶得很，真想好好的懶下去却有這篇稿在牽掛。沒有寫又彷彿心願未了，很痛苦。要寫又覺得出動到方娥真寫林懷民，是很冤枉的事，憑什麼？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而不肯涉世的人。

有一天晚上車過景美時，阿誰指着車窗外飛過的一排樓房說曉林兄的家住在這裏，其實那時我也想起曉林兄。曉林兄曾經問我怎麼都不說話。我真不知要怎麼說呢。不管是曉林兄或林懷民，他們都是我先聽到名字或是先從書中認識，然後才見到人。我真不能把書中人的印象返回日常生活裏面對面交談，不知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怯呢。尤其林懷民，在書中的他比較親切容易接近甚至可以相談。但見到他的人時却覺得他這個人除了舞蹈的工作之外，他這個人彷彿是不用吃飯，不用睡覺，沒有朋友也沒有戀愛的，所以很難把他聯想成一個人。

曉林兄這個人却比他的文章更好更像一本越看越有深度的書。可能是因為他很喜歡大哥的緣故吧，見到大哥時他特別健談，尤其是談中國文化和歷史，但交談時他的眼睛常不真正接觸大哥的眼光，他在燈下談到豪興時，好像事業達到了巔峯他整個人變得很光采神氣。大哥說他那時的樣子有些像胡金銓片中的白鷹。夜深時有人要趕最後一班車回家向他道別一聲，他却不能分心自顧自的說他的，也是另一種專心和狂熱。其實，我聽學問時總覺得像在上課一樣刻板，更不喜歡聽一些專門的學術名詞。但曉林兄的言行舉止都是很誠懇地活在他的學問裏，與世無爭的。他說起中國近百年來一直在共產的統治下奮揚不起。他說馬克斯對西方的科學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而有自成系統的思想，所以很多人看了馬列主義會

受到迷惑。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背景和社會都不適合共產主義。只有國父是能够接受西方文化而又回來認定中國的傳統，只有國父的三民主義雖然在他最忙碌的情形下只擬下一個大綱，但三民主義却是最能够根據中國的文化傳統，民情去抵制共產主義的。但遺憾的是國父英年早逝，而且，三民主義提倡的時候却正逢當時知識份子主張全盤西化之際，對國父的回歸到中國的本體出發到世界大同的說法缺乏認識，而讓共產主義乘虛而入，使得中國又陷入劫難煉獄之中。這些一連串的錯過讓近代史的人最扼腕的。曉林兄說起這些話時是很平淡的，和家裏的哥哥閒談時沒有兩樣，但我却很深切的感受到國事像發生在家裏一樣令我關切。

他從中國談到「神州詩社」，後來又轉到「紅樓夢」裏的時空，他說「大觀園」裏的姑娘都會老，容貌會減退，曹雪芹感嘆的便是那茫茫逝去追捕不同的時光。我想到曉林兄就要走了，要去美國唸中西方的文化，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他在「青青子衿」裏曾寫：「反正，總得有人走，也總得有人留下……」——他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留者，無以報國家，……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而他真的是任重道遠，像中國那些一生都很愛讀書的青青子衿，讀過了中學大學之後還不厭，還要唸一輩子書。

我覺得曉林兄一定會很喜歡大哥寫的「亡妻」。「亡妻」是一個夭折的女魂在一個雨夜中回來：「想念，鎮靜，帶冰涼的小手。／拾級而上，在梯階間／拖長長的幽暗的影／風在寂寞的長廊／雨落遲了。」

我急忙又興奮的想給曉林兄聽「亡妻」的朗誦和配樂（舞蹈還沒編）。曉林兄會更深切的了解大哥

所寫的，尤其那女魂回來想到她的生前，生前危難的家國，她想起：

昔日的鼓聲，如去歲的歌聲

由你敲響，由我唱起

你是不是仍為自由、民主、正義

連雨具都不帶衝出去？

背景的音乐配着凉凉的钟琮，却是一个人的大半生的經歷，一頁近代史的水深火熱，從典麗的長安銜接到今天的中國，不就是大哥的心情，不就是曉林兄談了一夜的書嗎？那女魂仍在你我的身側：

然而窗外，是雨模糊了

是灰暗朦朧了。你啊

你在那裏？在書房

你生平夢想的四壁是

燙金的書、鬚白、老衰

國事烟塘。你一個人

你背向我……我來了

你知不知道我來？！

大哥說他最不想死，他最怕死亡。他說漢武帝當然要長生不老，永遠活下去。大哥最希望能夠和這個世界一起天荒地老，一起同生共死爲止，等宇宙也絕滅時他才甘願死。不然，至少也要給他活一千年，他說。那時他可以用一百年做一件事業。他說他很喜歡「豐功偉業」這四個字。但不到百年的人生實在太短暫了！

路過景美，我又想到曉林兄十二歲從大陸逃出來時，他從火車窗望出外面，路上是一望無垠的中原邊陲，那河山在曉林兄的胸海中成了大中國。難怪曉林兄的口頭禪常會理所當然的說：「中國太大了，你沒辦法想像中國的大。」我更覺得曉林兄聽「亡妻」這一段會有特別的感受：

我們不是在山坡上嬉笑
在九曲洞步行，澄清湖邊

拍照。我們不是
抱定大志要遊中國的嗎

然而憂傷是歲月的臉

然而我就要走了

雨就停了。風自西北七十里

收回去、急急就要

收了。為中國沒有淚了

還是為我？

大哥說那天晚上曉林兄聽朗誦時一開始還輕鬆鬆不大經意的弄着煙灰缸，燃香煙等，後來漸漸沉靜了下來：「遠方那心血賁動的鼓聲呀／是將軍上馬的時刻了／唐兵留客，十面埋伏／我寧見你上陣衝殺……／而不是在這房裏，從前的字畫／從前的茶杯、楊琴，和床……」

再後來更是，大哥說曉林兄已經完完全全看着詩稿埋在靠椅中聽了進去：

然而我就要走了

雨就停了。風自西北七十里

收回去、急急就要

收了。為中國沒有淚了

.....

那詩裏的中國，詩裏寫的中國就是要給曉林兄看的。

朗誦和音樂終止後，大哥說曉林兄聽完整個人沒有了神采。我也是看到曉林兄很黯然，不是神情上的黯然，而是他暢談時隱現的氣質和光芒忽然間消失了。但曉林兄不會讀人的，真的，曉林兄只問：「音樂是誰配的？音樂是妳配的呢？你這音樂配得實在好。」

像路過曉林兄的家一樣，我真喜歡和編輯部的人來來回回在臺灣的土地上，夢想「青年中國」的封面是大紅底色的氣象，我們的心情如青天白日，那麼奮躍啊，知道七月就有一本書要出來。我構想着要怎樣寫這篇文章，總希望能夠為這本「青年中國」，為了我們沒有任何背景靠山可支持，為了要出版這本書但沒錢而爭辯的許多個深夜，還有編輯們在沒上課的時間裏奔波的脚步，我總希望把這篇文章寫得很好。那天不知路過那裏，一眼看到一張廖添丁的海報，海報上是林懷民的大特寫，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絡撇下來的髮和髮上的汗水，忽然心中一痛，不知為什麼。那天林懷民的確是很忙的，他趕下樓去攔計程車時也是用跑步過去的，手裏還拿着「坦蕩神州」呢。林懷民很愛本土本鄉的東西的，他有一篇文章裏寫：「我提了包包，一個人環島旅行去。在宜蘭，在嘉義，在臺南的小巷裏，我遇到出現在鍾理和、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田野上荷鋤而作的農人，市集裏地瓜攤的女販。墳塋上有用泥塊鎮住的紙錢，神廟中有喃喃禱拜的信徒，廟前是合抱的古榕。我喜歡那個安靜、進取、有秩序、有信仰的世界。國外三年的思鄉，想的不是人不是物，竟是那份使中國生生不息五千年的精神境界。」

大哥叫黃昏星去訂兩百元的位子看「廖添丁」，我想我看了公演之後再寫吧。看「廖添丁」的晚上下着雨，有些社員沒錢吃飯，我一路上在想，死林懷民，他們比你更窮都不出聲，就是你呱呱吵！

記得有一次我去「國父紀念館」聽音樂會，進場時已經開始，場內靜肅得讓人跨一步也會感到很不

安。中場休息時，前排有人告訴我要我以後不能在音樂會裏遲到。我點頭答應。那天晚上是演奏交響樂，臺上的指揮穿着燕尾服，團員們穿着整齊畢挺的西裝。有一次音樂還沒奏完，又是一個小節完畢，有人拍了一兩聲手掌，發覺不對勁，掌聲立刻自卑地弱下去，引起了一陣高雅的笑聲。而臺上的指揮及整個樂團都像一張典型的西方音樂唱片裏的畫面翻版過來的，臺上的人也是人造出來的人，因為他們本來不是這樣子的，我總覺得那不是他們原本的樣子。在這些高貴的場合我覺得很不自然，全場的人嚴肅到彷彿連呼吸都不敢，而且要呆上幾個鐘頭。偏偏在這樣靜的氣氛裏我無端端會想如果萬一有個人笑出聲來怎麼辦。結果我真的很想笑，也只好憋住聲音笑了。看這樣的音樂會我總覺得像進入外國人的地盤，每個人都只好戰戰兢兢的入鄉隨俗啦。而臺灣的觀眾已經這樣聽了幾十年了。而且這些話非得有一些有權威的人指出來才有人肯接受！

這次看「雲門舞集」一開始演奏的國歌讓我感到像是從馬來西亞來臺時第一次聽到國歌那樣驚動，它是用一種很激越的方式來演奏的。「雲門舞集」開演之前，忽然聽到林懷民從播音機裏傳來的聲音，他報告了節目和舞者及他們所飾演的角色，最後他又特別聲明：「這是中國的劇場，如果我們的表演很好，大家若要鼓掌喝采，都可以盡興，因為這是中國人的劇場。」我聽了很快樂，原有的一點緊張的心情也鬆懈下來。

幕啓了，第一場是「孔雀東南飛」。背景是幾塊深藍色的布幔，那種剪裁讓人覺得整座舞臺很深邃也很森嚴，佈景簡單輕便氣氛却很好。尤其飾演焦母的服裝用紅黑兩色很可以表現一種頑烈專橫的個性。還有那代表嬌子又可以讓人聯想很多的紅紗，像一種無形的困境罩着焦仲卿和蘭芝。我一直注意他

們兩人怎麼死，果然，他們死在紅紗的籠罩中。那無奈的掙扎而又儘力伸展的動作，最後終於突然的在紅紗中委頓下來，臺前是一片中國古式房屋佈置成的幕幔靜靜落下來，他們用舞蹈姿勢死得好美。

第二場是演「廖添丁」。臺上的廖添丁由陳偉飾演，他有一副玩世不恭得很正派又很理直氣壯的造型。他作弄日本警員時背着他們來和觀眾會心地笑鬧，彷彿向觀眾報告一些他作弄人的心得，真像平劇裏的角色和臺下的人打成一片，令人覺得很親切很融入。林懷民飾演乞丐，他一出場我有一種久違了的老朋友的心情。想到以前「雲門舞集」公演時他那些角度取得很美拍得很藝術的照片，我有點驚訝他這麼快便過了他的唯美時期而落實了，但在舞蹈的領域裏更上一層樓。他有一篇文章曾經寫七十高齡的瑪莎·格蘭姆由於體力衰退，無法勝任過去作品中技巧繁重的角色，又不肯讓人取代，我看了心裏難受了。晚上看林懷民時，覺得他只有二十幾歲就能突破瑪莎·格蘭姆所無法自拔的一層局限，心裏不知是惆悵還是欣喜。

「廖添丁」的最後一場來了。我立刻有起了一陣似曾相識的感覺。對了，就是那天拜訪林懷民時聽到的同樣的音樂，看到的同樣重覆的排練又排練的動作——我看到廖添丁躺了下來，舞者們激痛地，隨着節拍。那乞丐跪在廖添丁身側，臉上沒有誇張的表情，只是中規中矩的呈現出一個普通人民的喜怒哀樂。我忽然眼淚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頭皮一陣麻，全身寒慄地哭了起來。想到臺下的那些不斷排練的舞者，一個動作重覆了多少次。想到林懷民揮着汗水對他的舞者叱喝：「我現在不要你管那節拍有多少拍，我只要你把這動作做好，先把這動作做好！」

回家的時候車子又經過景美曉林兄的家。我會想起他和王姐姐及一些其他我喜歡的人。這些人也和

我一樣住在臺灣的同一個城市裏。南京東路有林懷民，武昌街有周夢蝶，以前的廈門街有余光中，大直有愛唱歌的管管和袁姐姐，龍泉街有信疆兄和柯姐姐，辛亥隧道附近有朱老師和劉阿姨，今晚我心裏很激動，想告訴住在木柵政大對面試劍山莊之中的大哥我真喜歡喜歡人的感覺。我真喜歡在風裏想念人。在流動的車裏看窗外，在夜燈下看一些路過的風景，街市，走在午夜的臺灣島上是一個太平安定的盛世，也是林懷民在紐約所懷念的鄉土。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

未來的文學

何欣

——青年中國的文學

我覺得還是引述梁任公的話來開始這篇文章最合適，梁先生這段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了，就是「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先生強調的這種小說的教化功能，在新文學運動後以迄今天，似乎仍在控制着一般人對於文學的認識與理解，也就是認為「文學」是應該「載道」的。文學所載的「道」，是整個民族的而不只是作者個人的「道」。大體說來，自五四運動之後我國的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都充溢着一種憂時愛國愛民的精神，對於我中華民族的前途也充滿着信心，這種精神與信心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在小說裏、詩歌裏和戲劇裏。在這個時期，雖然知識分子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甚至東洋的思想，在寫作技巧

方面也深受外國作家們的影響，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們都是屬於中國的。提倡全盤西化者有之，但是並沒有激起多大的反響，猶如把一粒卵石拋於黃河的巨流中，恐怕連個漣漪也不會激起吧。「把線裝書都拋進毛廁裏」喊得也許滿響亮，但線裝書裏的傳統文化的結晶並沒有被丟棄，甚至那幾位喊出這口號的人仍舊生活在中國的傳統裏。畢竟文學跟一台機器不同啊。

談到三十年來在臺灣發展的文學時，在早期相當地忽略了本省作家們的重要作品，尤其是在日據時代那些爲爭取自由的作家所寫的那些具有民族精神的小說和詩歌，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許多作品是以日文寫的原故吧。因此我們討論自由中國的現代文學時，主要是集中在從大陸來臺作家們的偏於懷舊情緒的作品，後起的一代，因爲沒有直接同前行代相連接的關係，又因爲廣泛地接觸西方那些被稱之爲「現代主義」的作品，這「現代主義」被解釋爲焦慮、恐懼、孤獨、絕望的表現，所以他們的作品裏也同我們自己的新文學傳統斷絕了關係，而做「橫的移植」地模仿在西方已逐漸被唾棄的那些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陷於一種東施效顰的自我陶醉。不過有一點必須提出來的，就是我們不能認爲後起一代的作家都是迷醉於西方現代主義的，大多數的小說作家仍是「就地取材」的，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在比例上仍大於前者，雖然在西風吹得最烈時，他們顯得力量薄弱些，或者說，他們不能居於主導的力量，這不能不歸咎於當時雜誌和一份報紙副刊的編輯先生們。曾經有一位作家說，誰能負責編刊物，誰能寫些隨時可發表的方塊文章，誰就是所謂的公衆輿論，這不是抱怨而是實情吧？

不植根於自己文化中的文學運動，經過一段時間，縱無外力的干與，也會凋萎的，如有外來的壓力，它會更快消失。現代主義很快遭受到批判，「崇洋」、「媚外」的長矛刺向它時，它沒有自己的大

盾抗拒，所以就連招架一下的力量都沒有，而悄然退場。這兒所謂的外來壓力就是近年來因為我國在外交上的逆境而迫使國人的愛國情緒再度高昂起來，民族自尊心又如洶湧大浪般激盪起來。這種客觀的情勢使作家們強有力地肯定自己的力量，恢復自信。莎岡、沙特們的作品裏能滿足我們甚麼呢？紀涅、貝克特的作品又能給予我們甚麼呢？甚至海明威的「那打，那打」的空虛喊叫對我們有甚麼關係？我們必須先認識自己的一切，從這些認識中才能發現我們的信念的基礎。於是我們原有的那種富於憂國憂時的傳統昂然站起。這些，從不久前的那場鄉土文學論戰中，可以清晰明確地表現出來。

對自己的認識要求文學作品反映現實生活，挖掘生活中的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更年輕一代的作家們正在這方面努力。但現實生活不是空空洞洞的概念，現實生活包括的層面既廣且大，作家們當然是選擇他熟習那些人物和他們的生活作爲材料的。作家通常多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因此對於受苦難者有很大的同情，受苦難者當然不只是指的物質生活較貧困的農民或是工人，如果只有窮人有資格進入作家創造的世界的話，那麼文學本身就受了拘限而不會產生豐饒得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所謂生活，不只是食色之追求與滿足。對於人物，如果只來得二分法：天使與魔鬼，這也不能寫出靈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人心裏既有天使也有魔鬼，作家在表現真實人物時就是要協助天使戰勝魔鬼，而這場戰爭也必須是複雜的，不只是一聲令下，喊聲「看刀」就把魔鬼打退。我們人天生就希望秩序，和諧，如何在看來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現實生活中發現通往秩序與和諧之路和提供達到和諧與秩序的方法，不是每位偉大作家的最基本的責任嗎？

麻木不仁的人不能成爲作家，卑鄙自私的人不能成爲作家，真正的作家首先要具有「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懷着這種精神與誠摯的態度去剖析社會各階層的各种問題，站在較高的地方精密的觀察，做客觀的分析；欲歌頌其美，要先知道其美在何處，要揭發其醜，要先知道其病根之所在。把握住重點，通過藝術的手法，很自然地表現出來。這種分析需要冷靜，需要理性，需要知識，需要思想。只把生活中的一個孤立的小片斷刻畫一番，縱然加添上甚麼象徵、對比、隱喻、幽默、諷刺一大堆的技巧，也不足構成偉大的作品。「何爲偉大？」也許有人懷着卑視地問。把「戰爭與和平」同「都柏林人」，譬如說，放在一起讀一讀，就不難得到答案了。在我們未來的文學作品中，我特別強調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和理性的分析，否則，所寫出的東西只是外表看來或華麗或令人震顫的稻草人而已。我們時常講文學作品要有深度，深度從何而來？這個問題毋需解答，但任何人都會了解。

但是作家畢竟不是哲學家或社會學家，他必須通過感情把他要告訴讀者的東西表達出來，而不是依賴定律和統計數字之類。因此一位作家必須有高貴的心靈和熱情，沒有這些，便不能對客觀物體表現出極深的同情，沒有同情，便根本不能認識它，也看不見它的重要的典範，因此便只停留在一切事物的模糊的外表上，虛僞上，和繁瑣的傳聞上，具有懇切的熱誠，才能深究萬物的本質，不能深究到本質，則只產生喧嘩與吶喊，喧嘩和吶喊只是一陣風，吹完就消失了。我想說到這裏就應該寫上句點了。但似乎沒有結論，如果再多說幾句話，就是當前我們的文學作品已經走上了它應走的路，文學家也深深了解了他的任務，可惜的是——你願承認嗎？——我們當前從事創作的朋友們對於現實看得仍不够廣，了解得仍不够深，表現得仍不够藝術化。未來的文學仍待作家們鞭策自己把眼光放遠大。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一

表現現在，展望未來

陳劍誰

——青年中國的小說

今天我們談青年中國的小說，已不再只就小說的技巧來分析。而是抱著極大的期許，更深入地探討小說的生命——小說的精神與使命感。未來小說應走的路向，我們要求的是，小說作家如何藉著小說這個文體來表達一個有朝氣、積極進取的青年中國。

民國初年，白話文學運動，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藝復興（Renaissance）。文藝復興原是歐洲中古及近世之過渡時代，這運動所講求的是文學的自由，重視個人本位，強調個人，進而至政治思想、學術研究等層面。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文學的產生却與政治有極密切的關係，胡適在一九一七年「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就語言來談文學，而響應他的如陳獨秀等却是把文學革命的政治意義表達出來：「文學革命之氣運……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

敵，高張文學革命之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政治是文化型態之一，文學表現文化反映現實，文學自然可表現政治型態。但文學是文學，基本上它就是獨立的生命，它絕非任何文化、政治的附屬品。所以，我們堅持的是，文學不是任何宣傳的工具，小說當然也不是。

早在一九〇二年時梁任公在「論小說與羣治關係」的論文中，曾經這樣呼籲：「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梁任公是就當時的社會意義，來認識小說的重要。當時的小說，如「華海花」、「官場現形記」等，均是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有關。甚至可以說，作者藉著小說來發出社會的警鳴。梁氏此說，不啻是國人對小說觀念的一大革命，確有其獨到的見解。小說不再祇是餘筆，是在時代意義下，有其自主的目的與功能。梁氏此說，把小說的目的與功能均一一標舉，在當時他提出這理論時，正是社會、經濟的大轉變，政治、文化各方面，在西方「民主」、「科學」的衝擊下，開始有大的激盪。此時，梁氏以其真知灼見，大力推廣小說，是令人非常敬服的。但是，梁氏此說，却太偏狹於小說與政治社會的關係，就小說反映現實上，他所提倡的小說是「政治小說」。

經過了近百年的掙扎、瀝煉、成長，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歷經了多少烽火多少戰事，一個泱泱大國，在西方科技、文明下，一度呈現了傳統的僵化、無力感。五四時代「德先生」、「賽先生」的口號甚囂塵上，傳統不再給予再生（Recreation）的生機，於是，「全盤西化」的路子走狹了，高喊「全盤西化」的人，他們忘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一旦脫離傳統，一切變得無根；孔子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之一，即是述堯舜之道，使復興中華文化有了根。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人，是怎樣也沒想

到這些的。民族自信心喪失，由大陸播遷來臺，經過三十年，虛無、迷惘的時代已過去。要喚起民族的自信心，在民族意識上，一切以中國爲出發，重視傳統的再生力量，所有的花果必須以紮根在中國的泥土上才最落實。文化努力的方向是如此，小說努力的方向亦如此。我們要標舉的是：怎麼樣才能達到真正代表現代中國的小說？小說家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小說的精神與使命感何在？

小說家不是社會改造家，我們也不可能憑著一兩篇小說便把社會的問題都解決。當然，在感情上，我們也希望一篇作品便能把世界局勢的危機、大量人口的失業問題、人性的卑微、善惡的價值判斷完全表達出來，並且完全解決他的問題癥結所在；但是在理智上，我們知道這些問題的解決，是有賴於政治家、社會家、心理學家等和廣大的羣衆去解決。小說家，他所扮演的是廣大羣衆的一支。今天，我們要求小說家要做到的是：小說是一嚴肅的主題，小說家的責任便是要有開闊的胸襟、悲天憫人的心懷，去認識小說要呈現的主題。它的主題無所不在，是平凡亦是高貴，是對某種文化態度的批判，也是對人性深入的探討。而今天我們的小說家他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呈現這一時代的中國；他所要抱持的態度是，他寫的小說不只是給時代的人看，而是要寫給歷史，寫給後世人看的。誠如女詩人方娥真曾經講過的一段話：「我們知道盛唐，並不單就歷史、或政治史、或故宮博物院的陳列來了解。其他像李白、杜甫的詩，更讓我們覺察出盛唐的偉大。」李、杜詩並不是政治宣揚的詩，但是他們的作品却讓我們知道盛世下的社會、人生。今天我們小說家，首先一定要有這樣的抱負：「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中國，經過長期的義理分辨下，我們難以對它有個清晰的概念。聽國樂時，我們知道這就是中國的音樂。但是平日觸耳可聽的，却是西洋樂器演奏出來的音樂，當它演奏的曲子正是中國人作的，在意識

形態，亦是以中國爲出發時，我們能說只有國樂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音樂嗎？校園歌曲廣爲流傳，唱的人獨抱吉他，唱的曲仍要意識到自己創作的。我們能說這是真正代表中國的歌曲嗎？小說不是任何宣傳的工具，在其獨立自主的世界中，今天我們談青年中國的小說，是否也面臨如前文所言的問題？回溯過去小說已有的成就，張愛玲筆下的上海，白先勇的傳統式微的悲歎，林懷民、叢甦筆下的虛無、死亡、無力感、黃春明筆下的人性尊嚴等等，我們不能說它是完完全全代表中國，但是無可否認的，他們代表的是中國的某一部份。張愛玲、白先勇時代距離我們已遙遠，今天談小說，我們仍然面臨和過去一樣的問題：中國人的問題、傳統的問題。只是時代不同，問題呈現的形態、意識亦有大大的變更。

在以中國爲出發的前提下，我們提倡的小說，是民族文學的小說。

在談「以中國爲出發」的觀點上，我們便涉及了包容與偏狹兩種態度。中國傳統文化是包容的，唐代時西域文化的大量輸入，胡人胡姬滿長安，但最終西域文化還是納入中國文化的主流。在談包容與偏狹二種態度時，首先我們要確立的是中國本位問題。

由中國的本位出發，我們要求小說家的態度是包容的，它能够容納異己。曾經轟動一時的鄉土文學論戰，最大的弊病便是太狹隘。擁抱鄉土、關心疾苦，這是小說家應有的胸懷。但是文學不可能只有一個模式，其它形式的文學也是文學。今天我們談從民族文學出發的小說，便是要求它的包容。西方文化未始不是不好，在這個時代，我們所尋思的一條路是有民族意識的作品，在方法上、理念上，我們可包容不同的意見，來多方的呈現今日的中國。從民族文學出發的小說它絕不是狹隘，它要求的是真正具有中國的民族意識。誠如前文所言的校園歌曲，我們不能說它是中國的民歌，不論在歌曲的意識上、形態

上皆不是；但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在創作者的基本心態上是值得期許，他們至少想到要唱自己創作的歌。青年中國的小說，它所要求的不祇是在基本心態上要代表中國，而且要在真正的作品代表這一時代的中國。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試煉，小說已不再只存於摸索階段，它已經要爲自己找尋一條新的出路，這條出路便是從民族文學出發的青年中國的小說，它的基本態度是包容而不是偏狹。

近觀這幾年的小說成長，新的一代小說創作者相繼而起，在時間、空間上，他們已不再停留過去的大陸，而是以現實爲背景，對現在以一小說家的眼光判斷。反映現實，原本就是小說的最直接功用，在反映現實上，又涉及了兩個層次的問題：一、反映現實上，近年來的作品，多是直接發掘社會問題，在這社會問題下個人的處境。小說家藉著作品反映社會問題上，他最重要的是要讓每一位讀者都關懷這問題，正視人生。二、在反映社會問題上，便要涉及偏狹問題，在反映社會時，我們更要注意層面的問題。人生不只是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問題看人生。社會的問題也不是直線式的發展，某一個問題不是一定從某個起點發生，從某個終點結束。認識這兩個層次後，我們知道，小說反映現實，不是一成不變的把問題呈現給讀者，而是如何讓讀者面對著這些問題時，他感覺生存的意義，他不會有與現實脫節的失落。所以在反映現實時，一位小說作家不止把黑暗、苦難的一面呈現，他還能呈現社會光明、人情溫暖和善惡的抉擇。今天，我們小說家有一個更大的使命是，在臺海兩地，我們的小說如何兼顧到苦難的中國。我們不可能要求每一位小說家都像陳若曦一樣，她可以反映中共大陸，但至少有一點我們可以做到，小說家寫出好的作品，表現我們這一刻中國的民主、進步，至少也是文化作戰中一項最大的勝利。

今天我們談青年中國的小說，最重要的是，珍視我們過去以往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期待我們未來的小說。在從民族文學出發的立場上，小說不但反映現實。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反映現實之外，再創出一條代表中國的路。小說家的眼光是透視的、精銳的，他不祇是看到現在，更重要是為未來鋪路。小說不是有前導、指引民族路向這麼大的目標，但是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而言，他至少要有這樣的胸懷。年輕小說家溫瑞安就曾這樣說過：「一部小說有時是可以洞察未來的，他或許不是有意為之，但作品中却有意無意告示出對未來的預言。」寫「歷史研究」的作者湯恩比，就曾這樣說過，引起他寫「歷史研究」最大的動機，便是他看到一張圖片，從這圖片中他看到未來，所以他從歷史來研究。小說家不是歷史家，但小說家的胸懷應該和歷史家的器識相同的。青年中國的小說是積極、進取的，它對現實人生是有正面作用的，它是最具民族意識的，在有民族意識的心態，他以各個不同的層面來表現中國。青年中國的小說是最具民族自信的，它不再只是重複過去的主題，最重要的是表現現在，對未來展望。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二

散文的新義

周清嘯

——青年中國的散文

前些日子，楊昌年老師邀請詩社同仁去師大演講，題目是：「談散文創作」，社長溫大哥因事務繁重，無法抽身參加，特指派「青年中國」的三位編輯曲鳳還、陳劍誰和秦輕燕去演講，後來臨時加派我上台。我在台上向出席的數十位聽眾提出一個問題，希望每一位都仔細思索及努力去求得答案，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主辦文學獎都着重在小說，為何不設立散文獎？我提出這個問題乃是散文的悲哀，我們常在報章雜誌刊物上讀到許多的散文，比現代詩多佔了許多篇幅，寫散文的人很多，詩人、小說家甚至於評論家兼寫散文的為數可觀，而只寫散文靠散文成名的作家也不少，但散文不被重視的現象却是不爭的事實，為什麼呢？此乃出自於大家對散文有偏差的觀念，認為散文的重要性是排在小說、詩歌、戲劇、評論之後的「副產品」，所謂「副產品」即是作者把詩、小說、戲劇、評論擺在

正位，詩人專注在寫詩，有空餘時間多剩的精力才寫寫散文，其他如小說家、戲劇家、評論家也如是，雖然有不少專寫散文的作家，但一般人會賦與一種錯誤的觀念：「寫詩不成，寫小說不成，只好去寫散文了。」，在這種視散文為次要的偏差觀念下，散文在現代文學的位置就像是詩、小說、評論、戲劇的大樹叢蔭下的小草，顯然是不會太惹目的，自然不太受人重視。

好的散文作品並不少，這些佳作不能為散文爭取到和詩、小說等文類相等的地位，主要是因為散文評論的匱缺，我們有專事論詩論小說的評論家，卻沒有專門評論散文的人，散文評論都是由創作散文的作者來兼作的，而他們也並沒有把全副精神放在散文評論上，除了余光中尚有較多的散文評論呈現出來之外，我們很難舉出第二位對散文評論有很大的貢獻的，在質和量並重的要求基準下。市面上的評論書籍不少，但關於散文的僅有「散文欣賞」的少數書籍，而這些「散文欣賞」式的評論書嚴格說起來並够不上評論的標準，這些書籍大多是由散文家執筆的，所講的不外是散文要文字通順、清新雋永、質樸自然等一些基本條件的說明，鮮少有對散文的形式、技巧、意象、結構、節奏等作深入的評介解說。評論的目的是為使讀者能更了解及認識和培養真正的鑑賞能力，然而市面上的散文評論書籍並沒有這些效果，在散文評論的貧缺之下，加上一般人對散文的偏差觀念沒有得到理論的糾正，在如此的惡性循環下，散文無法和小說、詩相提並論，確是很無奈的。再者雖然中國文學歷代來都有散文存在，然而在文學史上中國文學的光輝却是發自詩詞的成就，有人便認為散文比不上詩詞，加上受到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在西方文學裏散文是最難寫的，彷彿是除了詩、小說、戲劇之外的文字都歸列為散文，一篇好的演講詞、一封好的信件，甚至一段好的小說都算是散文，因此在西方的文學理論中散文沒有被認為是和詩、小

說、戲劇同等的文類，在此理論及「散文比不上詩詞」的偏差觀念影響下，現代人那裏會重視散文呢？！

在這種散文不被重視的相循相襲之下，然而寫散文的人仍然很多，只可惜是真正能為散文創出新風貌新氣象的人却不多，有些人的作品在技巧上形式上仍無法有所突破，對文字的運用、意象的提煉乃至於節奏的把握都嫌不足，這些散文作者都是平鋪直述寫他們的散文，因而作品雖然多，却沒能為散文奠定更高的價值，殊為可惜。也許不少人對散文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梵樂希所說的「詩像舞蹈、散文像走路」的層次上，以為散文只為了一個目的，當目的達到之後，就算完成了任務，換句話說，正如洛夫所說的：「散文就是這樣，當你懂得我話的意思以後，語言即告消失。對於聽者來說，它不可能賦生出第二個意義。」（註一）事實上這比喻是很不妥當的，梵樂希是法國人，根據西方文學基準用此比喻乃情有可原，但作為現代的中國人，還用這比喻來看散文就是不對的，對散文本身就是很大的剝傷。如果我們承認散文是屬於文學的一環，那散文也和詩、小說、戲劇一樣可以引發聯想，它本身也有意象來象徵某件事物，為何不可能賦生出第二個意義？一篇好的散文豈是僅有單一的意思說出一件事而已？這裏就牽涉到散文的定義的問題了。

在中國散文也是沒有一定的範疇的：「『古文』是散文，『小品文』是散文，『論策文』是散文，『經』『史』『諸子』是散文，甚至『賦』，是有時亦在散文之列」（註二），如此說來，散文真是個「大雜碎」了，而且像是和西方文學的基準並沒什麼差別，那麼散文的價值，就沒有一個基準了；若照這定義來說，一篇寫得相當不錯的廣告詞、研究報告都可以算是散文，那散文算是什麼呢？它有何素質成為文學的一環？文學的可貴性在於對生命的探索、人生的反映、以小我喻大我的本質，它是永恆的追求，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為了保存散文在文學的地位，散文應該和詩、

小說、戲劇一樣，有本身的嚴謹定義才是。有鑑於此，我認爲一般有時間性的文字，像報章上寫時事方塊，研究報告、政治宣言、演講稿、記錄文字等應用文字，都一概摒棄在散文範疇之外，因爲這些文字就算寫得再好，它是有一個目的和其實用價值，但這些東西却不是對永恆的追求，它所着重的是短暫的時效，過了一段時間，或達到它的目的後，這些文字便失去或減低了價值，這些是屬於人文科學的大範疇，並不屬於人文科學中其中一種科目：文學，自然更不應該歸納入文學的一種文類：散文之中。劃分一篇文字是否屬於散文，應就文學的本質及其形式和內容來界定，比如說一篇遊記，若着重在寫遊過什麼地方、看過什麼東西的話，它應該分屬記錄文字內，而不是散文。我不贊同「雜文」是散文的一部份或散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就第一點「雜文」來說，「雜文」之所以稱爲「雜文」乃是一般非詩、小說、戲劇、評論有一定的結構和形式的文字之統稱，若「雜文」歸入爲散文的一部份，散文的範疇就無法有個嚴密的文學基準的界定了。「雜文」這名詞實際上就不應存在，因爲它太過籠統，雜文應該加以分類，比如說歷史報告，就收入歷史科目，政治宣言或關於政治性的演講和文字，都一概收入政治學中，以此類分，把該屬於那一種科目的都歸回到它的本科，則不會發生困擾。第二點的問題乃出自在「廣義」這名詞，究竟要廣到什麼程度？爲何詩、小說、戲劇、評論都沒有廣狹義之分，而我們却要散文如此分呢？若有廣義的散文，那又是老問題的重現，什麼東西都可歸入散文中了，我不主張有廣義的散文，因爲「廣義」本身就沒有一個界定。

我心目中的散文，正是溫任平和溫瑞安的對話錄所定下的界說：散文是溶合寫實和寫意、感性和理性的，散文是精煉與凝縮，有其高度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註三）唯有在如此嚴厲的要求下，散文才

有希望在未來和現代小說及現代詩的成就相提並論，最重要的是拿出作品出來，至於拿出怎樣的作品，我們需要怎樣的散文呢？當然這是不能像買衣服選定款式、顏色的，但我們希望這一代的散文能開出新的局面，認真的寫作，嚴肅的要求自己跳出往日傷春悲秋、單調鋪直地抒發一己的感情的框框，而且不單只希望做到清淡自然、行文流暢爲滿足，我們需要的是在形式和內容都有新嘗試、意圖爲散文帶入新的境界的作品。

在幾十年的蹣跚過程中，有不少作者是努力爲散文尋求發展的，他們的作品顯示出企圖作某種突破與超越，也確實爲散文開拓出新的路向來。這路向來自他們作各種的嘗試，形式上和內容上的革新和再創，再再都對散文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和新的啓示。現代散文的道路從朱自清、郁達夫、落華生、夏丏尊的淺顯平凡的文風開始到今天七十年代，一直是崎嶇的山路，所幸經過這些作家的努力，散文的山路已比從前平坦多了，他們的作品印證了現代散文的延伸性和可塑性，散文尚有遼闊的疆域待大家去拓展開墾。在今天我們在談論需要怎樣的散文時，是很有必要來認定各種做過的嘗試的路向，這樣，不但對散文一系列的發展有一個全體的認識，也可分認出哪種嘗試仍值得大家去作更深入的探索。由於篇幅所限，我把這些作家所做過的嘗試以連貫的方式寫下來，所列的作家也只有幾位，我只寫下這幾位作家，乃視他們的影響力而定，並不意味不在此列的散文作家就沒有爲散文作過突破的嘗試和否定其他作家的成就。

自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以來，文學傳統的脈絡曾受到中斷，四十年代的作家們幾乎是在一片真空的狀態下從事文學創作，必須從頭再創一個新的文學，在這個情況下，二、三十年代文學的隔絕，舊古文

學傳統無法滿足作家創作需求，乃求助於西方，造成全盤西化的問題。在全盤西化的思潮沖擊下，散文也不能免疫；引用西方文學的理論與技巧是大膽的新嘗試，但這嘗試對中國文學的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因此被否定了。而在散文上，溶合了西方的技巧表現中國文字的特色，這嘗試獲得成功的是余光中，余先生自稱以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然而他在散文上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夏志清教授曾說過：「余光中是當代最有獨創性，最多采多姿的散文家」余先生對散文最大的貢獻是把中國文字作各種不同的試驗以發揮中國文字的高度特色，在散文界仍是單調而僵硬的句法、平鋪直述的作品流行之際，余先生做了這種嘗試，如他自己說的：「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折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爲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而他的嘗試成功地打破一般散文的僵硬陳腐，爲散文開拓新的路來。到了楊牧（葉珊），他嘗試從古代文學中吸取滋養來補給現代散文，創出「融魏晉騷駢的文采與異國情調及故實的文體」（註四）「葉珊散文集」裏對生命的探索、生活的領悟和文中微帶慮鬱、感傷的抒情氣氛使散文有了柔美的另一個境界，可惜到後來的「年輪」，太過於著重在異國情調，以至文字生澀難懂，恐怕會引起不良的後遺症。到了張曉風，從「地毯的那一端」自足於一個小小的世界到「愁鄉石」的「試圖向兩端伸延，一端想去觸及古典，一端想去控制現代」去寫莊嚴的故國之思，也爲現代散文開拓了新的風貌。張曉風後來的「黑紗」爲散文灌注了宗教情操，「詩詩、晴晴與我」寫母親和孩子的摯愛，到「動物祈禱室」化身爲各種動物寫牠們的感受及藉此爲宗教宣揚，也各有不同風貌，所惜未有什麼影響力，如今張曉風執力於寫戲劇，散文創作更少了，希望她能重提起散文之筆，爲現代散文去思索未來的路向。另一位意圖爲散文開一風氣的是溫任平，他的秘竅是：寫自己的散文，並且不滿足

於一種表現形式，或執着於一種技巧。溫任平曾在散文上作多方面的嘗試，他曾把理論溶化在散文中，用電影技巧、象徵小說的手法以及音樂試驗寫交響詩式的散文，這多方面的嘗試使現代散文的路向有了多面的發展，可惜是嘗試的層面太廣，且淺試即止，無法讓這些嘗試更深入去開拓廣大坦途。多方面的嘗試却不是分雜的，使整個散文生命顯示肢離破碎。而有其一貫性的却是年輕的溫瑞安，他除了和他哥哥溫任平也在作多方的嘗試，形式的革新、文字的再創，借用小說、詩、戲劇、電影等藝術形式來入散文，溫瑞安在內容上也有大的突破，他把武俠帶入散文中，執力於古典與現代的交融，把散文的時空開拓得無限大，而最重要的，在多方面不同的嘗試中，有一樣是溫瑞安一直連貫嘗試的，就是文氣，文氣是一篇散文的精神，在這軟弱無力作品到處可見的時候，他寫出文氣十足的散文，加強了散文的震撼力，這嘗試使溫瑞安的散文成就凌駕在影響他的人之上，而且還在質量皆相當可觀的情況下繼續作不同方式的創新寫作。以詩的語言來寫散文，淋漓地發揮出文字感性的這個嘗試是方娥真散文的一大成就。方娥真如張曉風在「地毯的那一端」時期自足於小小的世界一樣，她以少女的心懷，加上她的敏感去寫身邊的小事和瑣碎的生活片段，在內容上就是一新耳目了，而她比張曉風更能刻劃出少女易喜易驚、嬌嗔柔怨的心懷和情感，乃得助於方娥真在詩的創作上，方娥真的散文文字和架構有很濃厚的詩的成份，這為散文灌注了貴族的詩的血液，揭開現代散文的新頁。陳曉林的「青青子衿」是把史料和議論溶合在感性的散文中，使散文不再只是屬於抒發情感、回憶往昔、生活的描述等單層面的呈現而已，陳曉林的嘗試使現代散文包容了史料的議論，使現代散文的領域跨進一步。

上述所談及的散文作家，主要在於他們意圖為散文開拓不同的路向，而他們的嘗試使現代散文發出

燦亮的火光，在我們談論需要怎樣的散文時，他們的嘗試是我們所需要的散文的借鏡，就以他們的成就爲例，讓我們再做更多的嘗試，去創作出真正能爲散文爭一光采的作品來！

附註：

註一：見「洛夫詩論選集」（開源出版事業出版）的「現代詩散論」第十二頁。

註二：見「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散文第一冊（巨人出版社印行）張曉風的「序」第二頁。

註三：溫任平與溫瑞安合著的「對話錄」，該文收在溫瑞安評論集「回首暮雲遠」（四季出版社出版）及溫任平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幼獅文化中心印行）。

註四：見溫任平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自序中第六頁。

六八年五月廿六日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三

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

李鐵錚

——青年中國的現代詩

中國當代詩的發展，歷經五四以來的新詩到目前的現代詩，其過程始終是明波暗潮，激盪不已。而數十年來，現代詩已逐漸渡過其初期的摸索階段，在「橫的移植」後的西化氛圍下，詩人亦同時致力於從傳統「縱的繼承」中獲得滋養。現代詩在五四時正好比一個叛逆激越的少年，而時光流轉了六十年，這少年在摸索碰撞中已邁入了青年階段，它或許還保存年少的一些特質，但無疑其成長已由感情進入主知、浮淺進入成熟，逐漸尋求出一些準則與方向——其發展正如少年中國之進於青年中國。

而今，站在青年中國的角度，我們審視現代詩這一段成長歷程，實有作一通盤檢討與重新肯定的必要。現代詩當前仍面臨許多不曾解決的根本問題，包括整個時代思潮和文化傳統的融合與承傳，詩本身形式與價值的認定，詩質的提高與詩的大眾化——這些問題並沒有一個既定的標準可以衡量其間的激烈

論辯，事實上一個既定不移的衡量標準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在審視檢討的過程中，重新認識現代詩的意義與實質，進而尋求出一些現代詩應行的路向。

衆所周知，現代詩在誕生以前即已擔負了一個傳統的沈重包袱。中國本是詩的民族，在整個中國文學的範疇裡從詩經以降，詩始終具有言志載道及與觀羣怨的功用。詩的發展到唐而至顛峯，其下的宋詞元曲則爲型態之衍化與變革。就詩的精神來說，出入貫穿了整個中華文化；然以其型態而論，格律詩雖經宋詞元曲的突變，在漫漫時光之流裡却早已呈現一種僵化與頹勢。顧炎武有謂：「三百篇不能不降爲楚辭，楚辭不能不降爲漢魏，漢魏不得不降爲六朝，六朝不得不降爲唐，勢也。」現代詩（白話詩）也同樣是這種應勢降生的產物。但以現在的目光來回視現代詩初期，其意義和價值即迥然不同，其歷史意義遠大於其實用價值。五四因文學革命西方思潮的影響，將詩作一種急遽的「型式革命」乃出於歷史的必然性，這原是對詩傳統的重大延續；但五四時代衝動遽爾扔下傳統包袱的後果，不但沒有承接上古老的傳統，亦無法汲取西方詩篇之精髓，呈現一種碩釋重負後昏眩迷亂的狀態。其產生的白話詩，在型式上雖沿襲西方的詩體而整個撤除了格律詩的藩籬；但在詩本身的精神境界上，由於使用型態的驟然變異，詩人無能透過這樣一個粗製的胚體塑造出堪稱詩的藝術品，其產物白話詩往往流於分行的散文變體。在這樣一個現代詩的發展時期，就其價值來衡量，即以停留在元曲階段的詩作一比較，其間相差顯然不可計之道里；然而在詩的發展意義上，這段時間的摸索嘗試，無疑是日後詩運光明遠程的黑暗前景，在詩史上具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

再就幾十年來的新詩發展史略作回顧，我們依然發現，長久以來現代詩還是處於其最初的摸索探尋

時期，顯然這條路還正漫長。這幾十年的摸索，間以中西思潮的相互影響與激盪，延傳到今的現代詩，今人所背負的，已不只是那曾經拋棄的古老傳統，還加上數十年來現代詩的點滴經營。傳統的擔子是加重了，但較之五四時代新詩的紊亂紛歧，現代詩於今總算是闢出了一些路徑，剩下來也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承傳更新的工作，今日詩人應有的責任與使命感在此。而怎樣去做此一承傳更新的工作，其根本還是在於詩的本身。

質言之，詩質的良窳直接關乎現代詩的命脈，而詩質又跟其創造者詩人息息相關；是故面對著與日俱增的文化傳統，生活在這文化思潮急遽變遷時代的詩人，首當其衝，當仁不讓的負起了現代詩生根發芽，繼往開來的重責大任。現代詩在幾十年的成長過程中詩人所付出的心血和生命其貢獻是毋庸諱言的；但詩人往往却多固守於其耕耘的園地，鮮少對園圃外的羣衆有主動的招引。或謂要求現代詩的大衆化陳義過高，事無可能；但詩人若常懷持這種閉守的心態，其後果不只是現代詩的趨向狹隘，同時亦導致羣衆抗拒排斥的不良現象。這種現象事實上恐怕在現代詩發軔階段即已發生，長久以往，羣衆對現代詩的隔閡可想而知。所以詩人們亦宜反躬自省：造成這隔閡的原因是什麼？同爲文化藝術工作者，林懷民在現代舞蹈上的態度是較可取的：「我不以爲不懂的責任在於觀衆，觀衆爲什麼看不懂？顯然舞蹈本身表現上出了問題。」詩人們也該有這種返觀自照的過程，進而尋求出消弭這個困境的方法，這算是詩人亟須的心理建設，以重新獲得其原始自民間的生命泉源。現代詩的大衆化並不意味著現代詩向低俗現實的屈降，相反的却是一種程度上的提昇，藉著詩質的粹煉同時帶動起羣衆的欣賞與參與。說得再明白點就是，詩人在詩的創作過程中形式與內容無論作了什麼樣的嘗試，呈現出來的詩質是明朗或暗晦，

其基本要素即是詩本身應提供讀者一些可尋可訪的脈絡，透過這些脈絡讀者足以了解這首詩，乃至能够作一價值的判斷；而不是以外的諸般型態作一無謂空泛的鋪陳，自絕與讀者交通的橋樑。

詩質的淬煉可說是詩運推展的根本工作，其次則是詩量的要求。在詩質的淬煉上，包括詩的語言與形式的實驗，抒情與主知精神的交融，傳統和時代的協調，整個形式與精神的貫串等等，在內容上架構而成一活潑有力的生命體，這就是現代詩生生不息的詩脈根源。而現代詩要滙聚而為一條飛流浩蕩的不盡江水，則有待於第二層次詩量的努力。詩量同時包涵了作品、詩人與讀者，三者互為連鎖而影響。

其中以詩人站在主動帶起的地位，藉著詩作的多元呈現，讀者乃逐漸由認識而喜愛關懷，終能轉為積極的參與，這個層次的努力簡單一句話說就是詩運推廣的工作。全面而普遍的推廣，詩人與讀者的素質與參與感逐步的提昇，逐漸由其身處的氛圍自覺到那份繼絕開平的歷史使命感，這種歷史使使命感表現於詩作中，詩乃閃爍出生命的光輝，成為人生哲學的進一步詮釋。這樣大量成熟的詩作展現，乃可預期的是一次現代詩發展的高峰。是故，詩質與詩量的重要性幾是等量齊觀；現代詩有若一初成的胚胎，詩質是根，詩量是泥土，詩質的根需要詩量泥土的支持與給養；詩量之泥土也同樣有待壯碩的詩質根苗才能發展蔚為巨木，二者互為依存，莫可或缺。

文學是隨著時代而演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其足以代表的文學類型，而我們現時代的文學是什麼？顯然目前還缺乏一個真正堪稱代表的時代文學。在詩、散文、小說等主要文學類型裡，小說成就上可能較高，散文則程度平整，然二者之發展皆不若現代詩之歧亂多變。現代詩在成就上當前並不如其他二者，但無疑現代詩正是方興未艾、潛力十足，這是參與詩壇的人應有的信心。青年中國的現代詩，容我

們站到歷史的角度指出幾個走向：

(一)現代詩將成為型式上的「橫的移植」與精神上的「縱的繼承」，兩者取得一適切的調和，而發展為一獨立之文學類型。

(二)現代詩的形式與內容不能和時代、社會脫離，其既為時代中一獨立文學類型，必將向時代文學之冠冕發展努力。同時間由於現代詩的走向中國，亦將滙為民族文學之一大主流。

(三)由於詩質與詩量的提昇變遷，現代詩不再侷限於少數一羣人，其與羣衆的關係必將趨於密切，因大衆化的要求產生現代詩之大衆文學。

(四)不論現代詩目前或將來的成敗，現代詩畢竟已從摸索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徑，其過程的紊亂艱辛，在歷史上必將留下不可磨滅的一筆。而日後現代詩的興衰成敗，就掌握在這一代詩人的手裡！

青年中國的現代詩，本身已爲它作了最好的詮釋：它是，青年的！中國的！也是現代的！日後現代詩的興衰成敗，就掌握在這一代青年中國的現代詩人手裡，吾輩處此風雲際會、心情恒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四

發揚民族的文學·激盪正氣的文學

青年中國的文學

溫瑞安

「鄉土文學」的論戰，並沒有爲未來的中國文學尋找出一條更美好的方向，而更明顯的事實是：經過一段熱烈的、激情的，甚至相當程度謾罵的論戰後，今日台灣的文壇呈露一片出奇的平靜，而且這平靜顯現了文學的危機——從「論戰時期」的衆說紛異，各持己見，但也較衆目所的，受人關切的文壇，又呈現五十年代「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出現前期的冷漠。（據王文興先生提及「現代文學」雜誌初創時只銷出兩百多冊，其時出版「氛圍」之冷淡可想而知。）正如現代詩一樣，今日台灣現代文學的各種文類從五十年代「橫的移植」，六十年代而致濫觴，到七十年代「根的發掘」，引起了一場文學乃至文化的大辯爭——然而這場辯爭並非在心氣平和的氛圍下圓滿結束，雙方爭持乃至相互引動了較政治性的攻訐，使到這場論爭彼此並沒有從對方中學得了什麼，反而在「沒有必要再論下去」的情形下自動

結束。我們愛我們的鄉土，更廣義來說，乃至國家、人類，這是凡民族主義者最基本的出發點，然而文學是自由的淨土，它容許各種方式來更準確地表現。更廣泛地說，只要表現得好，它可以用任何一種文學形式與內容乃至於多種的形式與內容去處理；這兩者所持的基本理論並不違背，唯論爭的「發展過程」使到這場論爭沒有「結晶」；當代更新或更好的文學嬰孩流產了。

然而鄉土文學的論爭還是有它正面意義的：對西潮波瀾下的現代文學作一個「反省」，就意義上來說，肯定「根」的回顧，如果它的執辯人沒有那末「排他性」，它的發展可以成爲「民族文學的再出發」，既不被認爲惡意斷傷近三十年來現代文學的成就：——尤其在技巧與形式上的多方探索——亦不致誤導爲過於注重於內容，甚至形成偏狹的「鄉土主義」和對事實的曲解中傷。故此，這場論爭的結果，有其正面的意義，然而未產生新的文學，使到關心文壇的人非常迷惑於作家們的胸襟與氣度，以及懷疑這時代及環境是否未有產生新中國文學的氛圍。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台灣近三十年來雖也有國際外交上的動盪險境，但却是中國近代史上難得一見的安定時代，教育與傳播都普遍化了，偉大而且一脈相承的中國現代文學，正在孕育中或者誕生中，但今日論戰過後一般讀者對文壇又回復的冷漠，實非文壇之幸。

筆者現忝爲神州社內負責人之一，「神州」是詩社亦是文社，該社透過身兼力行、負責與明朗、參與的態度來推廣文藝運動，透過長年累月在各地不同的學校與社團中深入瞭解，發現時下一般大專院校或中學青年在近時又恢復了冷漠的態度。除了對文學不予關心外，又有較熱心者却認爲文學無用，有心救國就要在社會服務或文化的大層面下功夫，然而在文化建基不如在政治上投身；所以產生如此推論，

文學乃爲大眾服務的工具之一，故不如文化改革來的寬濶，而文化又不如政治參與來得立竿見影。這些人大都關心政治又未有全面之瞭解，既不滿現實，又時出空言，容易流入一般市面上書籍所寫的人心法，控制術、說謊的技巧、談吐的方法等等，對於文學，幾乎絕大多數都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而目下各校文學社團的負責人，亦沒有創出文學的新境，熱心有之，但團結不夠，組織更談不上，台灣新一代的文學接棒人，確有可憂之慮。目前在國內文壇發行的幾本純文學的雜誌，不是紛紛倒閉，就是艱難維持，像「中外文學」、「現代文學」、「幼獅文藝」、「書評書目」等雜誌，亦在「守成不易」的奮鬥中；新起的文學雜誌更如曇花一現。

今日文學的語言乃源於自五四文化運動的白話文學的推廣，經過近七十年後提煉的成品，在語言的結構上已甚多英文及俚語的語法，但在中國文化的歷史上對外來文化侵略的包容以致同化成主體的一部份亦屢見不鮮，唐朝時西域的梵文與樂器結果都成了中國本土文化的一部份。由於中國經砲火的血腥洗禮過後，作家們又受限於表現過於敏感的題材及受西潮之影響，所以出現了許多往「內心世界」探索的作品，於是伊底帕斯情結、超現實手法、意識流技巧、抽象主義等等都生吞活剝的運用到現代文學的創作上來，而評論也就人的疏離、虛無、存在主義及艱澀的解剖式分析下自成一系統。只是太往內心的挖掘，會使作品極端個人化，而且內心世界的挖掘不等於民族的根鬚之深植，加上形式與技巧上的過分模擬，使到原有的中國文學美好傳統逐漸消失，反而成了一種國際性的文學：裏面的人物、內容、情節、形式上，都像一位西方人的形態：感西方所感，言西方所言，又偏偏跟現代化中的中國精神相去甚遠。無疑我們都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的階段中所必然的陣痛，就連文學也不可倖免，然而許多作品裏看

不出任何跟反共或反共的時代大命脈有關，也有些作品却過分強調上述兩個命題而在技巧上無法推陳出新，以致流於八股文章，缺乏說服力和藝術價值。當然其中也有很多較有時代面貌而內容深厚的作品，小說如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龍天樓」，詩則如余光中、楊牧、痲弦、鄭愁予諸家。可是這只是爲現代中國文學勾勒出一個輪廓，而七十年代的年輕作家們沒有把這輪廓塑型，甚至脆弱的筆反而淡化了原有的形象。無疑近年來在思潮上，尤其知識份子對國家社會的關心參與，是較從前波瀾壯闊的；八十年代的時間巨輪日漸迫近，在交出我們的文學來這大前提下，新文學的慘淡經營下，我們的文學仍在忙碌的工商社會下尙無人問津。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文學？通常一個大時代裏，文學作品必定表現出一個盛世來，在文章語句都可以見出該時代的浮華、氣勢、及文化、思想、國力。「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可是這數十年來我們的文學，除了從內挖掘的現代文學，雖爲主流的文學，但讀者奇少，此外就是過於皮相的刻劃男女愛情的言情小說，或者困於武而不俠的技擊小說，模仿西方的偵探小說等等。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呢？如果在大陸，文學應如一雙有力的手用勁扯斷古老鏽蝕的鐵鎖鍊；如果在台灣，每一支筆應如藍色刀鋒刻劃那塊赤血的秋海棠。然而鎖環重重，大陸上的人民已沒有掙扎的力量，當日敢說敢言的老舍曹禺，都在他們夢想的社會主義天堂裏噤若寒蟬，直至近年天安門上「秦始皇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吳茫的「敢有歌吟動地哀」才有文學的雛型，諸如巴金、劉真等人的「抗議文學」，不過也是「詩言志」的雛型而已，大陸上文藝思潮多年的封閉，使他們在技巧的追尋上走了一條迂迴曲折的長路。至於台灣這支橫掃千軍的筆，無疑奠定下中國文學銜接的正統，但仍在黑森林裏左穿右插的摸索著，火炬在

前面，荆棘遍地，而彼此走的步伐與方向似乎並不一致。

現代文學所面臨的問題不只是個人內心世界的發掘，或偏狹鄉土主義的咏嘆，或如現下一般雜誌向工商業社會採取低姿勢「圖文並茂」的「聲色文學」。如果我們認定反攻大陸的國策，或者和平統一中國的未來，肯定我們是在槍口上待戰的國家，而是五千年來仍是兩個分裂的中國的民族，而海峽那一邊更廣大的人民之幸福才是我們努力的長遠目標，如果我們對八億同胞沈淪刺骨椎心之痛不會被發展成亞洲「經濟大國」的欣心所逸散，那末歌舞昇平、浮華唱歡只是考驗有志氣的文學歷煉之所，中國也曾有南北宋之分，偏安的「商女猶唱後庭花」却仍在對峙的紹興年間，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恢復中原的文學作品，諸如辛稼軒、陸游、劉過、劉克莊、朱敦儒諸人掃蕩妖氛的詞曲。除開正視我們的文學；或者繼續讓步，讓它在逐漸遷就工商社會的遽變中失去了原貌，或許這樣它能更有效地服務大眾，但却失去了我們詩傳統最高貴的素質和血液。當然這高貴的素質非晦澀，寫僅有自己看得懂或極少數人看得懂的作品，作者至少在某方面是相當自私的，多少會認為作家不被人了解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已有異於人之處正是自己了不起的地方；然而讀者在看不懂你的作品時不一定會認為你的內涵也豐富。不過把文學純粹大衆化是不可能的事，「文章為合時而作」的白居易，他的詩也是非常精省、凝縮，而且結構嚴謹、意義深遠甚至艱深博雜亦不匱乏的。今日我們反共文學何去何從？——是不是回想當日在大陸作戰生涯雜感就是，還是由大陸逃亡出來的義士之作品才算正統？若不，那末為何無法看見受本國教育的年輕一代，在反共文學這國家最大命題與目標上多作努力？

交出我們這一代的文學，唯有我們創造出這個時代中國文學的特色與形色，我們才有民族文學的風

格與風貌，確立了大信心，而不至於電影要看「奧斯卡」，文學要讀「諾貝爾」，我們要建立我們藝術的形式，文化的信心。不過這對傳統的重建，亦即是另一新傳統的認清，也唯有如此傳統才能生生不息的保留，發揚其精華，補償其缺陷，但這項工作同時要政府的鼓勵與支持，才不致於缺少長遠的策動力，而又要起自於捐棄成見的藝術工作者的熱誠，不斷的注於新精神，才不致流於腐化或者形式化。而今一般知識份子對文學常態時過於冷感，反而對非常態如論戰時熱心關切，會使到文學的畸型發展加劇，文學家常以赫赫之言取代灼灼之行，因為感到文學報國無門，因此做出了藝術家孤芳自賞的狀貌，所以到處都可以看到詩人、文學家、藝術家的「脾氣」，他們不單以不從事社會參與為榮，而且行跡荒誕，蓄髮膊身，文士派頭行出，簡直是還遼越西方二十世紀的「新潮」，就是沒有好作品，更遑論乎民族性。這是在一個非泱泱大國的風氣下才誕生的作家羣，魏晉時也有過這一類憤世嫉俗的文人，只不過那時乃因朝廷壓迫，不得不賣醉佯狂，而今却在開放的制度上被工商業社會的侵奪，文人志氣的消失，道德勇氣使使命感却告匱乏，於是乎自暴自棄。然而在這五千年的文化，八億民族的文化出路，文學傳統，都落到我們的手裏承接發表創造的時候呀。

建立現代中國文學，猶如建立青年中國，它們的起因與過程都十分近似，唯其結果有待於我們的努力。中國近百年來受到西方國家各種層面的挑釁，以致使到原有的社會結構完全瓦解，而文化信心也隨之崩潰，知識份子所作的各種探討和方法，出發點都是為求中國繼續要適存在未來世界並且壯大的意識下。然而中國文化雖有其早熟（如詩與哲學）的形態，早已超越了西方所未克服的精神上的難題，然而經滿清帝國的自私心態，造成了這文化大國的封閉與奴役，在知識與科技乃至教育、社會、政治結構上

都無法抵受得住列強的侵襲，愛新覺羅的萬里江山差點受野心家的瓜分，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沒有背景文化和蛻新的智慧，而是沒有一套統一完善的方法去推動，以致物質文明的落後；然而我們堅信將來這系列新的改革必衍變在我們古老的傳統裏，注入了新的血輪，成為新青年中國的精神，亦因此我們才能堅信一旦克服了目前種種障礙，中國因為有如此深厚的背景，更超越世界各國的進步。在歷史上來說，中國每二、三百年迴轉興衰，而今我們已強熬了近百年的苦難，而中國已處處表露了絕處逢生的契機，我們相信吐氣揚眉的日子必然會到來。這正如文學上的機運一般，我們傳統文學不是沒有驚世駭俗的鉅作精品，就算是在中國發展得較遲的小說，但如「紅樓夢」在技巧與手法上，還是早於西方很多文學巨匠的理論發表以前，至於詩經楚辭亦是極優美無瑕的文學，而「史記」、「左傳」又彌補了我們史詩的缺陷。只是我們需整理出一套新的語言與觀念，來更適當地表達和表現我們這時候的心態，以及融入了西方或其他外國文學的技巧，來更適切地表達中國人的意態；而這種融會是吸收，消化，而不是被淘汰、同化，唯有把對方的特長融會貫通後，滋養了原來的傳統再表現出來的「現代」，才是現代中國文學的作品。這要有民族的大信，和大國民的謙沖，才能有所奉獻與回饋的。中國文學史上每次在黑暗和劣勢中，總有對時代起死回生、對局面刻劃燦爛麗芒的大家出現。今日大陸文學家無自由、純為政治壓迫下驅歌的作者是悲哀的，所以承接這文學的火炬便落入我們的手中；如果我們的女人都求上進，動輒自高托大，或以學術研究學履自恃而不做踏實的工作，那文人則負了此志，連武人都不如了。今之武人，雖未真正為「止戈」而武，但至少能相互器重，本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而今見文壇散亂及文人相輕的現狀，就算有盛會亦來自較不定型的文化人之關心與召集，實是痛心。文化復興的契機，文

學救國的生意，毋縱即逝，怎不叫我們不心焦如焚呢！

而今我們討論青年中國的文學，首先肯定了中國是可以壯大成熟，而且潛力無盡的，進而認為青年中國的對外（世界）在內（人民）的造型必定鑄現，而新的中國需要新的文學，也就是有力的、正氣的，却又可以遊移於規律之外而合乎情理之中的文學出現，可是欲改革我們的文學首先必改革我們文學人的心態，而且要知識界先蘊釀起可以造就文化大國的氣態。今日之現代詩，越寫越「離經叛道」，甚至失去了草創時期的真，西化時期的純，打破了外在規律與格式後，又未創造出內在的規律與格式。今日之現代散文，既不如中國古代所確立的一種文類，亦沒有西方散文的精確分析功能，在寫意和寫實間徘徊未定，變成了閒情雜憶的記事文體。至於小說，也失去了「紅樓夢」、「三國演義」體大思精的魄力，這主要是現代讀者精力時間有限以及趣味的改換，反觀一些言情小說的風靡，不免歸衆主流文學，也是作者們的文筆有所侷限，不够努力。評論方面，感性主觀的傳統文學批評因不够精密而摒棄，但模仿西方論式的文章亦未有系統，而且觀點和體系重未有自主的建立，受西方的論理影響太大，「同情的批評」亦為之却步。戲劇在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今日的劇作者來說，幾乎是同樣的艱苦，然而觀眾在地域的侷限更不見得關心參與，質和量上都成了問題。青年中國的文學目前仍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轉型期間——打個譬喻，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兒童期的幼稚與好奇，（當時的文學語文還算初步，其他成就都十分粗糙，言論亦非常尖銳。）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就是少年期的迷茫與求知，（當時文學語言上大量吸收外國文字的影響，而在表現的形式與內容都無過濫的仿造）而七十年代始就應該是塵埃落定，開始前瞻與回顧，在成熟與智慧的引導下重新塑造大時代新中國的好文學。然而這成功的一天何時到

來呢——就算它不會到來，每一個時代關心中國文學的人都會把這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語文，融會、刻鑿、雕塑出推陳出新的形像，它在人世間留下至感人撼人的深沈力量，就像塑造一新而更好的中國一般，過程是可歌可泣實踐是有志魄而抱負是大無畏的！

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廿六日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五

青年中國在神州

程石泉

讀了「神州社」出版的「坦蕩神州」，十分感動，對於神州這一羣忠貞愛國的青年俠義尚武的精神，深致欽佩。

自從民國七、八年有人發起所謂「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繼之「科玄之戰」、「反宗教」運動，再繼之以邀請羅素和杜威來中國講學。這一連串的「反傳統」的行動使我們的「精神神州」遭受了污辱和否定，代之以崇洋媚外的種種措施，把外國東西捧上天，把祖國的優良傳統視若糞土。神州提倡「尚武俠義」，這正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優良的傳統。這正是中國人生來的具有的「正氣」的表現。

各位讀過文天祥的「正氣歌」當然知道「正義」具有其形而上的地位。所以他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他又說：「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凡是一個民族不相信

他的精神價值，國必亡。一個個人沒有正氣的感覺，必然淪為禽獸。現代歐美人崇尚「科學」，注重「物質」，斤斤於個人的「自由」和「人權」，但毫無形而上的信念。營營苟苟所為者物質生活的提高，否定了精神價值。所以歷經戰禍，導致民情墮落，情慾泛濫。

民國初年中國受了歐風美雨的襲擊，回國的留學生否定了中國文化價值，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把數千年來的民族「正氣」加以詆毀了。不相信自己的民族智慧，足以拯救自己的國家。於是採用外國「意識型態」來解決中國問題。其初採用日本式的，以後採取蘇俄式的，更有主張「全盤西化」採用歐美式的。這便是忘了國本。在這個蛻變的過程中，只有中山先生能够調和古今中外，建立一個可以真正救國的主義。釐訂了物質建設的藍圖，精神建設的綱領。

中山先生談物質建設主張「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人盡其才」。要為人民的生活提供一個安和樂利的保障，於是訂下了「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些政策絕不是資本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提供給世界各個國家一個第三選擇。中山先生當日目睹歐美資本主義的流毒，那些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得風氣之先，發展了科技，提高了人民生活，可是對外實行帝國主義，略奪亞洲非洲人民的物質資源，和賤價的勞力。所以中山先生為世界人類前途提供了這項以「民生」為主的民生主義。同時中山先生目擊當時在歐美社會中許多不同的革命理論，主張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實行共產黨獨裁，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組織。中山先生也看見了俄國大革命過程中大屠殺、大饑荒，所以他說馬列主義只是「社會病理學家」的理論，對於當日中國的處境並不相關。可是在中國那一班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馬列主義作口號，來打擊中國文化，破壞國民革命，阻撓了國家經濟建設。我們的「泱泱神州」已經淪陷在共產黨手裏三十年，我們在

大陸上的同胞吃不飽、穿不暖、住無屋、行無車，因為共產黨口口聲聲要「共產」而不「造產」，所以人民受苦，國家受難。這是因為那一班崇洋的高級知識份子對於祖國文化由詆毀而拋棄，對於中國民族智慧（各派哲學思想）用考據學的方法加以汨沒、否定。所以崇拜歐美來的思潮，譬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羅素哲學」「杜威哲學」「民主政治」「科學方法」等等。

對於上面所學的舶來品我們不能在這兒一一詳加討論。但是我們提出來問一問，難道說，我們中國沒有「主義」嗎？沒有「哲學」嗎？沒有我們的「民主」嗎？沒有我們的「方法」嗎？

談到「民主」，在世界上並沒有一個普遍的，共同一致的體制。美國有美國式的「民主」；英國有英國式的「民主」；法國有法國式的「民主」；日本有日本式的「民主」。在法國（在戴高樂沒有第二次出而參政前）政黨政治弄得法國政府內閣朝夕改組。所以有人說「法國有民主，便無政府，有政府，便無民主。」加上法國政黨林立，多到二三十個黨，意志不能集中。有人說在第二次大戰中，法國很快被德國打敗，便種因於此。

英國實行民主最早。實際上英國政權是抓在少數貴族及富有階級手裏。——黨員競選議會議員須繳付五十英鎊作押金，五十英鎊在二十年代在中下階級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最近英國工黨執政了十餘年，幾乎把英國搞垮了。在經濟上英國工業生產落後，通貨膨脹超前。在國際上傾向共產政權。在國內民情墮落、情慾泛濫。幸運的，現在保守黨執政了，或許能挽回英國國運。

美國的「民主政治」經由力克遜的「水門事件」，破綻百出。美國大總統犯了詐欺、說謊、毀滅證件的罪，美國並無常設機構可以加以偵察審判。勢必由參眾兩院指派特別法官來處理。但特別法官並無

權能傳訊大總統，當庭審詢。又根據美國憲法人人有權被選爲大總統，及其他公職，但是並無考試及審查資格的制度和機構。被選的往往不能稱職。近若干年來美國大選舞弊，參眾議員的貪污，其他排開賣國的罪行，報紙時有披露。

實際「民主」只是一種理想、一種精神、一種態度，在政治上是由選舉選出國事負責人。根據「憲法」制訂法律，推行政令，對內維持國內法律秩序，對外保障國家安全和利益。歐美民主政治主張三權鼎立，以收制衡作用。中山先生創五權憲法，於司法、行政、立法外，又增加考試和監察兩權，較諸歐美憲法體制更爲健全。在民權方面除享有言論、集會、出版種種自由外，又具有創制、罷免權，也比較歐美爲完備。可惜中國大陸淪陷，人民一切權利爲共匪政權所剝奪，而臺灣外遇共匪之「統戰」，內遭「不明國情者」之煽惑，使民主憲法之施行遭受困難阻撓。但是在時代潮流演變之中，以中山先生五權憲法爲依據，中國人必能因應世局，產生一個合乎中國國情及文化理想之「民主政治」。我們絕無理由要抄襲美國式的、英國式的，或者法國式的「民主政治」。縱然抄襲外國，也絕對無成功之理。

再談到「科學」在國內也滋生了種種誤解。有許多從美國回國的「青年才俊」，直以「科學方法」爲唯一的方法，以科學知識爲唯一的知識。在實際上，各學科所用的方法，因所處理的對象不同，而互異。在物理學上的方法只能局部的施諸生物學，而生物學所用的方法也只能局部的施諸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不幸的很，科學家忽視了其所研究的對象的複雜性和各科學對象之間的相關性，採取了「科學遞減法」，把心理學減化爲生理學，把生物學減化爲物理化學，把物理學減化爲數量統計學。這項遞減法在應用上所產生技術知識或許有其用途，但是不一定有關於宇宙實際（Reality），無關乎更「真

理」。更有進者，科學家所重者事實，對於是非、善惡、真偽、美醜漠不關心。今日之科學研究可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識改造環境，增進人生物質福利，但是這一項知識所提供於摧毀生命的權力更大。所以今日人類前途居於十字路口，何去何從？

從中國人立場來說，爲解救中國人的苦難，爲提示世人可行的道路，莫過於恢復中國人的「正氣」。提倡俠義尚武的精神：以止戈爲武，以行義爲俠，本乎中國人的民族智慧解決中國問題，並協助歐美人士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應是「神州社」的職志和目標。

六十八年五月十日為臺灣大學院校運動大會日

青年中國系列之十六

中國青年在神州

楊昌年

神州社以新銳異軍之姿崛起文壇，從衆多新秀的創作中來看他們的風貌特色，最使人刮目的該有兩項：一是在軟性文學漸戢未息之際，神州詩文之特能充具豪情氣魄，新力的出現一新耳目，彌足珍貴；其次是愛國情操的龍沛表露，當在時局艱難，國族意識亟待強化的今日，神州詩文以熱愛國家感性淬勵之火花迸現作真切的團結奮鬥的召喚，是一種足可發人深省的清音，價值之意義更在豪情之上。

這是能吃苦肯吃苦而又信念堅強的年輕的一羣；大時代裏，他們又是一支願做事，能做事的生力軍。在窮得常以生力麵果腹的生活磨練中逐漸茁壯。現在居然敢冒衆多有心人都不敢的大險——辦一份雜誌——。喝！真是後生可畏，可敬！我相信這不祇是年輕熱誠，而是來自僑居地飽受橫壓蔑視的青年，最能深切體認國家個人的關係，知道惟有堅定自強才能生存。那久已熟悉而無從擁抱的唐山故土引

他們在魂夢牽縈裏激動哭泣，而大陸赤餓的囂張與暴政的凌遲又使他們惘然惕勵，切願以舌喚，以淚零來促成團結，光復神州。這，就是他們發行「青年中國」的動力，如此堂堂正正，如此真摯熱烈，又有誰能不爲之感動？

當「青年中國」的大纛揚起出發，謹願以忘年同志身份，作愚忱一掬之吐，提供爲我神州諸位羅馬橫戈的英豪們參考：

願爲新里程的確立作此吶喊：「新社會寫實風格的建立，民族文學的再出發！」無疑的，正當的雜誌使命在勇敢擔起「除舊佈新」的革命任務。任何一個社會永遠都存在着亟須改進的層面，寫實風格正是糾舉闕漏，促成改進的動力，雖然它的揭露會有使淺見讀者產生不良影響的副作用，但它基於人性之能引發共鳴同情，獲致平衡正常的效果是不容否認的。自由中國社會現正在繁榮中繼續進步，相信我們已經具有不必諱疾忌醫的力量，爲求革新進展的迅捷確實，我們不該因噎廢食，正當的社會寫實風格理應提倡（當然要注意決不是歪曲渲染事實，製造階級仇恨，地域觀念，有着惡意攻訐與分化團結成份的）。同時，新文學發展必應遵循的大原則既是縱的承繼與橫的移植兩者不可偏廢，但就時下現況言，對於我國族本位的精神文化已稍有忽略；實應提倡民族文學，爲我新文學精神風貌確立起中心支柱。

「青年中國」的發行，應當決不是一本供消遣、娛樂的東西。在論評方面：應是我愛國士子關心社會國家，正面提出檢討、策勉改進的諍言；在文藝方面理應充實多樣，不僅包容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各類創作，更希望還能做新文學史的介紹，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甚至進展來做我國新舊文學的比較，做中西文學的比較……應該是一本極有份量的雜誌，份量不在厚重或圖彩精美，而是在內涵的篇篇紮

實，都能使讀者羣通過感性去引發理性，促使人性向上，得使社會革新理想。

青年中國今以廣大青年爲基力、作先鋒，希望它螳臂責張的赤忱能够迅捷感動獲取國人的支援共進，不久的將來，就能匯流成爲足可影響革新的巨澗江河。一個新的五四革命精神必將在里程前站崛起，個人謹願以卑微赤誠竭此驚鈍作桴鼓之應，青年中國誓師出發的風旗獵獵，民主自由，就從神州社做起！

六八、五、廿二於臺北

國父思想的真理與實踐

朱西甯

國父全書不會使人不懂，聽聽便也聽得明白，怎會知識分子看它不懂？然而在這樣平易簡明上頭，却爲學術界的文化人所輕視，且是根本就拒絕去懂。五四之後所謂的新學界，其治學一以西洋的一套方法爲不二法門，然而也就只是有證據算，沒證據不算，這樣先就人類文明裏這信仰的德性便不存了。有證據才算，是相信，貓狗也懂得相信證據，所以不是信仰，不是只人類才有的德性，連見識也不是。此是將如來身打爲動物身，人類又一次沾沾自喜的找到降格的理由。而否定中體西用，力主體用全盤西化的五四文化人，自是不問好歹都撿了人家西洋的來充饑，這種流行風尚至今不衰。既然實證至上，再上去便沒有甚麼了；本來再上去還有信仰的，却因信仰不合科學，信仰乃成爲迷信一樣的羞恥，國父思想乃在信仰上因之先就不爲學術界所接受。此外便是至今亦仍相沿成習的學術上一般新多烘的小格小局，

偏限了。國父的言論，而至不受正視和重視。五四迄今的知識分子，大抵看學問和做學問（其實只合是學術，尚不及于學問）皆有一種食洋不化的虛榮造作，故凡論著無不崇尚艱硬晦澀，以示深奧；而愈是艱峭難懂，愈應深不可測。再就是多量的使用西洋典故和專業術語，並盡可能夾雜外文，以示學有專精，道貫中西（中也是中譯）。再而便是必須大量的引文和附註，並皆有出處；引文不惜多過正文，附註千條萬條，有根有據，出處必是西洋的才算，以示博覽羣書，一言一語俱有所宗，俱有所本（這自然也是實證主義的精神和方法）。最能滿足這種虛榮造作的心態需要者，宜推資本論、盈餘價值論、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還有前幾年流行一時的存在主義所有的論著。而最不合這種小格小局者，當推國父論著。國父的既都是大白話，又無引文，又無附註，出處不明，洋文又都不管音譯還是意譯，無不盡失西洋味道，不復原裝進口。而尤令文化人不可信者，身為中國人的國父，怎可能把人家甚麼流派，甚麼主義，甚麼學說，甚麼沿革，動輒十部百部巨著也說不清楚的，他却三言兩語，明明白白。以常情衡量，大概總不免浮光掠影，卑之無甚高論，而定失諸膚淺罷！既是如此，便當然不足觀了。同樣想當然耳的這種心理，今仍適存學院書齋中，這般師長輩們但凡西化程度不算太深，且尚稍稍留意國父思想者，已屬難求，然而對國父思想這一新文明，多半還是不識。但為其所授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之故，每多強不識為識，單聽其不着邊際，不亢不卑的泛論，便知或連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也不會好生讀過，否則決不至愚昧到那般地步，而與國父思想隔閡如是。一般是推崇國父思想如以當年而論，確屬很新銳、很進步，甚至驚人。但因多偏重介紹西方政治理想的原則和觀念，故難以實踐實現。而尚未及實驗，便已忽忽五六十年過去，如今時代高速進展，社會急驟變化，皆遠非五六十年前所可預見者。

云云，言下乃有國父思想已難適應于今日之意。而頗令人不解者，這般文化人爲的實證三民主義已逾時效，幾乎如出一口的皆以民族主義裏引用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提倡增加人口之不合時宜爲證據。這總還是肯于承認國父思想『曾經有過價值』的論者，其識見尙且如此，其它當可不難想見了。一般學人近以高論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爲時髦，而能全不理會國父思想——那是一個甲子年以前，便已那樣強大而高遠的調合了包括這個傳統與現代在內的嶄新而恒久的秩序；那不但不是中國的，今天的，還是世界的，百千年的。而這般自命不凡的權威學人，居然無知得能够隻字不提，只見其逞強枉論，盡是撿拾的西洋牙慧，尤不識中國傳統。真不知遠離國父思想，倒還能有何憑持來大言不慚的議論這個問題；也只得令忝爲其門下的青年一代，爲之羞愧！然而這總還是學術界因爲講求超然冷靜清高客觀的新學究派傳統的小氣偏狹，視國父思想爲一個政黨黨義，拒絕去懂而終至不懂，故而貧薄如此；而同時國民黨少數黨員亦有私情，視之爲黨所私有，也是小看了國父思想，只當作黨的招牌，尤其未能盡責鼓吹此一眞理于國人世人是對其總理總裁的不够盡忠，更是對全國國民，全球世人的深深的虧欠。

然而這樣的指責了學術界的學人，國民黨的黨人，並無意誇耀青年一代如何高明高強。耶穌基督有謂『上帝將這些事向聰明人藏起來，向嬰兒顯出來。』青年一代若尙有何強人之處，也不過是雖欠聰明，却有嬰兒的無所欲，只是憑此物全而性得，亦即老子的『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罷了。

這裏乃要嬰兒地求問學人和黨人，國父思想若只是廿世紀初葉，且僅止于那個時期的產物，而今早該過時過氣了，是真的只在介紹西洋的一些學術了。那麼不是繼承和吸收之後的獨創了。而又只是一種理想的原則和觀念，難以實行實現？也是說連實驗還不曾實驗，便已在時代高速進展和社會急驟變化的

情勢下，成爲歷史陳蹟了。若然，那便絕不成其爲文明，爲真理。文化可能一時跟不上文明，世人可能一時難以接受真理，甚至抵抗真理，但文明和真理不可能只有不到五六十年的壽命。此處要就國父思想已否實踐，及實踐的程度和效驗如何，以嬰兒的不够遠大透闢，但却清澈潔淨的眼光，作一平易簡明的重點體認，就教于學術界的學人們，國民黨的黨人們，你們都是師長先進，盼望能够獲致你們的重視，不敢奢望得到你們的首肯。

一、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本位民族主義那樣的本性便是擴張侵略，以至只管我族生存發達，不顧他族死活，甚而強食弱肉，以他族的犧牲，供我族爲福利。所以這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繼承唯我中國所獨有的文化傳統哲學『興滅國，繼絕世』。國民黨在革命實踐中，迄今至少可舉四大戰役可資見證做得好，做得精準而合尺寸。

(一)推翻滿清：是役在求國內各民族平等互助相對待，不容有任何不平等的歧視與待遇，妨碍通向世界大同的前程。所以革命的目標在于通過各族共和而達至大同世界，不在以滿族爲敵——此亦仁者無敵之謂。也因而當此役結束，滿族不再是共和與大同的障礙，皆是手足弟兄，沒有理由予以制裁、報復、奴役、或殺害。不惟如是，反而訂定優待清室法律，保護其宗廟皇裔，至于滿族其它貴族、官宦、與平民，則與漢蒙回藏苗等各族皆一律平等，一家人的一般。

(二)北伐統一：是役在求國家的完整，政體統一，不容有列強帝國主義瓜分和軍閥割據，妨碍到通向世界大同的前程。所以革命的目標在于通過省縣歸服中央、江山一統，以達至大同世界，不在以列強和軍閥爲敵。也因而當此役結束，列強和軍閥不再是統一和大同的障礙，皆是友邦和自家弟

兄，也是沒有理由對之制裁、報復、奴役、或殺害，對各列強則敦睦邦交，對各軍閥及其部屬士兵，任其參加國民革命或解甲爲民，彼此一律平等，一家人重歸舊好。

(三)對日抗戰：是役乃求他國以平等待我，不容有欺凌侵吞和強權外交，妨得到通向世界共同的前程。所以革命的目標在於通過國際的各民族地位平等，而達至大同世界，不在以日本爲敵。也因而當此役結束，日本投降，其它列強也放棄在華特權，廢除不平等條約，使四海內外皆弟兄，也是沒有理由算舊賬，施行制裁報復種種。不惟如是，且致力保護其天皇權位，放棄一切賠償要求，以德報怨，友善對待，相互朝野往來和睦相處，彼此一律平等。

四反共復國：是役乃求民族文化的復興發揚，此不獨爲己，更爲天下萬國萬民置身物質主義所遭遇的困境和危境，提供解決和超脫之道，而有志一同來爲世界大同的境界合作奮鬥，所以革命的目標在於共同創造大同世界，目標不在以中共或共黨集團爲敵。也因而當此役結束，彼等不存，自不再是復興中華文化和共進大同的障礙，也是一樣的除却極少數元兇主犯以國法制裁，沒有理由作報復性的清算鬭爭，或予任何歧視。故必是全國團結一體，共同建設國家的和國際的新秩序、新價值，齊向世界大同進發。

此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不可能演變爲本位的民族主義，也決非烏托邦的世界主義，此實爲中國王道政治的現代化。而在實踐中，這都是斑斑史實，中國國民黨做得對，做得好，精準而無偏差或不及。

二、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不似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那是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爲西洋十八世紀主

要問題提出的暫時解決的方法。也不似相對於專制政制另一極端的政黨民主主義，那是政權從君主改屬政黨，並且敵視、剝奪、和箝制治權，府會對立，約束執政者幾至無能的一種政制。也不似一切決定于多數人利益，流于以統計學過半數比率為真理，失却知性領導，終必墮落于落視、現實、放縱的民主主義。自然更不似所謂保護保障無產階級利益的「新民主主義」，那只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另一極端，而且從不曾實踐，僅僅以之為幌子而詭盡天下蒼生。國民黨在革命實踐中，其恪遵民權主義原則的所作所為，可以就兩項要點來觀其成。

(一)在國民黨所進行的革命歷程中，自中央政府奠都南京迄今，其間無論為軍政、訓政、憲政的任一狀況下，中央政府皆以五院組織以行治權的五權。此一原則的堅持，並終而訂入憲法以爲國家根本，乃是在不可想像的多方阻撓壓力之下，獨排衆議的了不起的膽識和堅毅。

國父將國會性質的立法院和監察院，安置在中央政府組織內，這種亦會亦府乃是先知先覺者所獨創。此因 國父以其睿智明鑒得西洋的國會與政府之對立，不合權能和諧的王道政治；而權與能必須是機體的合一無間，不可以是機械的彼此箝制，相剋而不得相生。因此，五權不是權力分配分割，而是分工分職，五權之間乃立于相互體恤、協助、和規勉的倫理關係。面對中國地廣人衆，不得不行代議制的限制下， 國父却不以施行此種間接民權爲已足，遂得突破的發明創造了此一政治體制，即不但國民大會行使的是直接民權，而且立法和監察這代表民意的兩項政權，將之納入中央政府，各爲立法的和監察的國家最高機構，則又是政權行使于治權的直接民權了。這裏却要求教今之學人，博習西洋之學，批發西洋之術，可曾在今世界百家千家的政治學說裏，學得出較這更完美

盡善，妙用如是的民主政制否？

(一)國民黨自始迄今，皆保持其爲革命的政黨。今知識分子採行西洋的狹隘觀念，視革命爲在野行爲，破壞行爲；而所謂在朝當權者，應皆是革命的對象。毛澤東西化最深，對此也更肯定不疑。這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此革命只是對既存的、已知的、階級的、文化性的革命，即革人事之命，此不僅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蘇俄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共的所謂革命等皆屬之，便是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林肯的解放黑奴革命、五四文學革命等，也無不屬之，皆作文明創造。而中國獨有的革命，決不止于此，歷來改朝換代，罕有階級對階級，文化對文化——即國家體制、產業結構、社會秩序等革人事之命者（有則也是屈指可數且多不成者如商鞅、王莽、王安石等）。中國所獨有的革命，是民間起兵來推舉士子而與之結合的整體大行動。民是自發而無需自覺，是對待既存的即又是面向未知的；士是自覺而未必自發，是超越既存的而又是追尋未知的（此從國父領導革命的形態，最足爲典型的說明。民間起兵最切近的事例爲中共暴政下無時不在發生的抗暴行動，以及現前的自強愛國運動）。所以是全民的文明性的革命，即順乎天理，應乎人情的革天道之命，也所以國父稱之爲非常事業，化不可能爲可能，破有限而立無限，即是超因果、超時空的創造奇蹟。故革命爲文明的非常飛躍，政黨爲文化的承傳改良，兩者的合而爲一體，才是可爲世界典範的中國歷史傳統廣進之正朔，和傳統現代化之正途。國民黨以其爲革命政黨，所以其作爲才有可能爲的全民全人類之利益（空間的無限），及全民全人類後代子孫之福祉（時間的無限），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以建民國，以進大同。此非比民主政黨與極權共黨，只可能

爲現實的、某一階級的、少數人的、或只屬黨之自身的利益。而同時，革命政黨具有民主政黨所缺乏的完整齊備的思想體系、政治原理、和實踐方法，却又迥異于極權共黨那樣的端賴教條灌輸和軍事組織來作嚴酷的監管與控制，並直接的以其黨權取代治權，而行使行政指揮權。

此是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之最較顯著之特色，是遠遠超越了既有的皆不健全的各種民主主義，及其議會政制、政黨政制、一黨獨裁政治等。國民黨在實踐中一直都做得好，做得對。但其分寸如刀刃之險，不得有絲毫偏頗，如國民大會和立法院、監察院，若拿去比照西洋代議制之國會便不好，也不對，此可見諸省縣議會與地方政府間的不好和不對。又如革命政黨略有偏頗，便淪爲宋教仁領導之政黨，徒然斤斤計較于國會席位，黨的利益高過國家利益，乃至賄選、豬仔議員等諸多不義叢生。

三、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不似馬列史毛的唯物共主義，不似納粹的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不似西洋民主政治的社會主義，也不似挖東牆補西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保險與國家福利。國民黨在革命實踐中，應是衆所週知的于土地和資本之革命性、創造性的處理。

(一)平均地權，以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消化地主，而達至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實現。在農業土地與都市土地兩者中所做到的之一，確是做得够好，够對。這好這對，自不止是農業土地的自身，它並協助地主資本轉向投資工商業，廣植現代化經濟開發基礎，而支持了國家資本的與個人資本的發達。

(二)節制資本，對資本主張節制，是國父先知先覺，民初雖當中國亟待開發之際，即已預見機械工業生產因其特色爲快速與巨量，必是福亦是禍，而如何得福免禍，防止重蹈資本主義痛苦道

路，便是預爲之所的避免資本獨佔、市場壟斷、資源浪費、和經濟膨脹，以危害國計民生。故雖主張發達國家資本，實則爲節制私人資本。而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爲基礎，是盡揚當時五十七種社會主義之長，而盡棄其短，可以放開手去發達國家資本，無虞其會淪爲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而因食衣住行電力能源與金融等國民生活基本需要，皆被調度安排由國家經營，國家是以計劃生產供應爲本，並非以營利爲業，故能利潤爲全民所共享，無人能以操縱壟斷。同時民間投資營利項目，俱在國民生活基本需要之外，非爲必需品，故也無從操縱壟斷，所以資本任其發達亦自有其極限，亦即爲其自身之極限而自然的產生節制作用，非爲管制和控制。這就是發達國家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的相互爲用，相輔相成了。

在民生主義的革命實踐中，從都市土地、住屋營造、和育樂設施的做得不够，或尚未做到，以至問題重重，仍屬嚴重，可證得民生主義行之不力，或行之不及，即是問題；除此而外，（衣着是因臺灣氣候特殊，極易解決，乃至已發展爲裝飾品，已在國民生活基本需要之外，故宜由民營，實則亦是經由民營。）都做得對，做得好。特別是已經次第完成的十項經濟建設，于世界性經濟衰退之際來進行，益證唯有國家資本發達，始可爲之。對此，外人每譽爲奇蹟。所謂奇蹟也者，應屬超因果的平空得之。外人見果不知因，是不曉得我們奉行的民生主義會有這般奇妙，但國人隨聲附和便不對了；又有視之爲奇蹟者，並引以爲榮，便是行而不知其所以然，豈不無知于民生主義的功能，且連朝野上下貢獻于經濟成長所付出的血汗也竟等于白流了。

人類在文化上

有進步的責任

趙雅博

人是一個有生之物，生物表現出來的特徵是自發的動，生物在自己有一個能動的原則，動停止生命也就停止了。

動自然的傾向發展，發展以後又有一個恆定、純物理的生命，其發展有一個限止的，到一個程度以後，就要減退，就要分散，到這時，自發的動就是要防止或阻止這個分散，至少讓它晚來或遲到一個時期。

然而人並不只是有這樣自發的物理動，他還有理性的動，理性的動，我們從後天所能看到的結果是求知或求行，求知，我們稱之為理智；求行，我們稱之為意志。理性並可以指導並統制我們若干物理的動，我們理智這樣作，不用說是為了自己的好處，人由於有指導動的能力——我們稱之為理性的能力，這

個能力當然是超過這個動，而比它更高。那末，在它指導，選擇爲自己的動一方面有利益以外，他也能選擇或指導動，不爲動的利益與好處，而更向高處走，走向超越動自己的利益與好處，這是說向着理性自己的利益方向走，這已是離開了物理的動，而向着精神方面了。

人是有物理的動，這個物理的動，加以分析以後，我們可以看出有感官（感覺）與情感的動，這個動，已不止向自己而作內在的動，並且它還向外而有外在的動，並可表現在物理的動上，而這些動，與生物與動物的動，有一個相同的原則或定律，那就是爲自己的方便舒適利益；另外也有逃避的動，那就是爲阻止或避免與自己的不便不舒服與不利。另外，人這個由動而企向的發展，有與其他生物不同者，那便是發展屬之於自己，其他生物有些動是不能不動，而人則有些運動，雖然與其他生物相同，但可以不動，這是人的自由行爲，他可以決定有些動，也可以決定使它們不動，他的決定，乃是指向爲他合宜的發展，爲他的完美，爲他本性的發展——至少在他的用意上是如此，在事實上，在客觀上，能够不是這樣——這是人與其他生物在發展自己上的基本區別。

人有自然的動，這個自然的動是一種改變，這點與其他生物也是相同的。人也有自己指導指揮並控制自己的動，在這種情形下的改變與發展，與動物生物就不同了。這種不同的結果，一方面是人類對自己有意義的改變與改造，一方面是向外，人類爲拜己的發展，認爲需要外物的協助，於是他的動轉而向外，改變或改造外物，來充實自己，來方便自己，這兩種由動而對自己對外物的改造，就成了我們說的文化，這個且是在內的文化，主觀的文化，人生活於其中的文化。

人類改變自己，改造個人，改變他物，改造外物用來改變自己，這是由於人有潛能、有能力，潛能

而成了結果，就成了現實。然而能力能够向好，也能够向壞：人有殺人的能力，有喝醉酒的能力，但人類也有認識或欲善的力量。殺人酗酒讓您向壞的發展，如果我們也稱這個爲文化的話，那自然是壞的文化，如果使人認知真理，決定行善，那便是好的文化。前者使人墮落，而後者使人完美，要完美或不要完美，當然由人自由決定，然而人該要什麼呢？

善當行，惡當避，這是有理智的正常人，所人人承認，並且也很少有否認這一點的。另外，人也有好奇心，欲知慾，並且無論在善的行一面，也無論真的知一面，人有一個超時空與無限的心願，人們應該滿足他這個心願，不滿足這個心願，他永不會滿足。前者是責任，後者是利益，然而人必竟有部分受着時空的限制，並且就是他這個有無限的願欲的精神實體，也仍然是有限的，二者都無法使他在事實上，滿足他這個願望，達成他這個企圖。在這種情形下，人在文化的發展上，只有求進步就好，進步到什麼樣的程度，什麼樣的境界，則不用認真管它。

人既然有無限的求知求善的心願，事實上，人雖然有死亡，但是在理論他願意永久存在。於是他便有將自己的知行傳遞於當時代的他人，與後代的同類的心願。這便是教育——是一種文化，並且作傳遞文化的工具——與客觀文化發生或傳留的基因。

人類既然有無限向智向善的心願，在知的方面，人自己認知能力——最少說精神的認知能力，只要人不死亡，協助他工作的物理官能不毀，他可以無限量的在認知上前進。另外，他認知的對象——自己與他物——也可以說都有着無限的含容，我們不說永遠汲之不盡，取之不竭，至少我們可以說終已之世，終人之生，是不會認識完備的。那末在知識真理方面，我們是可以無限進步的，同時爲了加速並免得消耗

時間，我們還要借助他人的協助，從他人的口頭或由他人的成就而來的書籍文獻內的文化成果學習並汲取，而變成我們的文化，以期得到更高的進步，在個人如此，在社會亦然，有個人時個人常能進步，有社會時，社會亦能進步無停。

在行為方面，特別是在道德行為方面，進步與否，完美的多少，應該說繫於我們自己（神助的有無並需要與否，在這裡不談），然而在我們有生之年，這種行為的加多加美，加善，又那裡有限界，有邊際，除了您自己畫界以外，您一定可以像孔子所說的：我欲仁而仁斯至矣。孟子也說：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不可知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止於至善，至善無界，人生行為，永不能到達至善，因為人在一日，即能更多一日，行更多之善，就個人如此，就社會整個亦莫不如此，善行無止境，只要有人有社會，善行便能進步而企向接近至善。

人類改造自己，改造自然，不但只是在道德面、在藝術面、在器用面，也都無例外，對於這兩方面，尤其是後面的器用，其能進步，更是不爭的事實，而人在器用面或藝術面的享受，也自然是眼看不飽，耳聽不滿，不但不滿，結果往往是：虛而又虛，一切皆虛。既然不滿，既然不飽，並且虛幻，照說應該停止了這方面的努力，不，他還要更多方面的改造，更多方面的變新，更多方面前進。人慾無窮，進步自然要無限，愈多愈不足，需要也愈多，人需要讓自己完美，自然也需要讓自己認為可以完美或滿足自己的東西：藝術或器用，更進步、更完美、更真善，這是人類要物質面的文化進步的基因，也是人類該在物質面的文化上進步的道理。

實在，人類無論在文化的那方面，只要是真的文化面（文化也有反人的一面，即對人有害的一面，

譬如，如果知識是文化措成的因素，真知識自然有益於人，而假知識自然有害於人，然而它也是文化呀！這時，我們只有稱它爲反人的文化了，在道德、藝術與器用面，不是自然也有相同的情形嗎？）發展而前進，那末，自然的，人就更接近自己的完美，也更將自己從不是專屬於自己方面的事物中解脫，而也更讓屬於自己人性方面的種種超越自己，同時，他的企向永恆，奔向至善，而與至善合一的心願，也愈加強，而也更表現之於行爲的完美上。

總之，人的心志與理智，無可懷疑，是屬於人的上分，是人的崇高面，人應該多多發揚它，並且愈發發揚它，人愈崇高，也愈向上，自然在這種情形下，文化也愈進步。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並且也可以結論人對於文化的使命。人在此宇宙中，是唯一的有智體，是宇宙的中心與主人，那末，他自然該佔有它，首先，是應該認識它，然後改造它，依照自己的肖像，如此，用自己的精神肖像來改變世界，這是文化的理智面，人應該在這一方面在今天的世界上，發展這一方面的文化面貌。同時，智的結果，也自然要求行，行並不是任何方面的行爲，而更指的是道德行爲，一方面改造自己，一方面改造他人，使用事物，使用方法，音樂、藝術、經濟、法律、政治、科技，其目的無非是讓協助我們精神的肉體，讓協助他人精神的肉體，順利長養，而使人的精神更完美，由這個完美，造成更完美的文化，不但使個人完美（精神肉體），也能使他人完美，使家庭更完美，自然各種以人爲成員的大小社會，也都會完美了。國事完美、政治完美、國際完美，使人們生活得愈來愈好，使幸福生活的人類數字，愈來愈多，使幸福的本身也愈來愈大，而這一些原在於文化的更完美中，個人文化會完美，他人的生活的文化自然也愈完美；進而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整個國際，現在，未來，長

久走上愈完美，人類便愈幸福，這是一個循環的理論，也是一個合於事實的理論，並且也有事實可爲佐證，並不是烏托邦，但其關鍵則在人類是不是肯如此的努力，肯如此負起他的責任來，改造自然，改造他人，改造社會，改造自己。前面的一切改造，可以說繫於最後的一項：改造自己，改造是向着至真至善至美至用的境界，而這個「至」應該是存在於客觀中，人的主觀則永遠無法達到，如此，我們在文化的建設上，只有重複大學上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止於至善！

請勿學會了「知」

而失去了「情」

羅蘭

人生的過程好比煉鋼，感情是燒熔的鐵漿，生途中的挫折、打擊，或即使極其平凡的經驗與歷煉，都好比是冷水，鐵漿遇冷水，乃凝固而堅硬起來，這就是「成熟」。「成熟」有時代表具備了力量；有時則代表熱情的消失。

而不幸，絕大多數的成熟都顯示着熱情的消失。

人們自幼就要受各種的教育，讓知識與經驗來塑造一個成熟的人格，以便具備足夠的條件來完成自己，發揮天賦。但多數人在具備了足夠的知識與經驗之後，却失去了完成自己，發揮天賦的熱力。正如鐵漿遇水之後的冷卻與凝固，失去了動力與熱情。

曾有一次，我對一位知友談到自己的感情如同煉鋼，逐漸遇冷而凝固。朋友却發人深省的說，「百

煉鋼成繞指柔」，經過鍛鍊的感情才能臻於具有理性的柔和。「冷硬」只是過程而非終極的境界。感情是人生重要的一部份是一切的喜怒哀樂，使人生「有味道」；是一切的「感受」使人生「真實」，是一切的「感動」使我們樂於在這人生的道路上奔走跌撞，而仍然熱情洋溢；是一切的「感動」表現出我們有個活潑天然的靈魂。

練達人情、通曉世故的所謂人生體驗，都是一種鍛鍊；但也都是一種冷却與凝固。它教你怎樣認識環境，如何保護自己；却也教你如何剝開事情的表層，透視其中真象也教你如何放慢腳步，不要奔馳，而要步步為營。人人都逃不開這些錘鍊；它總是給你一些你所不想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否定」。告訴你：「你受騙了！事實並非如你所想的那麼單純與美好。」於是，你變得比以前「聰明」，不再那麼容易相信一個表面的美麗，你學會了分析，學會了審察，學會了懷疑，學會了觀望，學會了折開萬花筒，拿出幾片碎玻璃，聰明的告訴別人：「你看，不過如此！」

當你學會了這些，你再去舞台上用燈光幻化出的七彩繽紛，你的心會提醒你說，那不過是幾張彩色玻璃紙的幻術。你再去海上乘風破浪，看萬頃之茫然，你的心會提醒你，碧波白浪下面的嵯峨礁石和險谷。當你再去看山上蔥蘢林木，你的心會提醒你，樹叢中，草葉下，藏着有毒的蟲蛇。

世故與經驗不僅隨時提醒你「不過如此」；也隨時告誡你「不可如彼」。它讓你不再輕信一切的美好與善意，不再輕易動用感情。它使人學會了如何遇事却步，以便保護自己；如何遇事遲疑，以免當真相大白時，會證明自己的莽撞；它使人學會了洞察，也使人學會了冷漠；使人人了解了「因子」也使人否定了「現象」；使人學會了「知」，也使人失去了「情」。

我常想，上帝造萬物，先就給了萬物一種「信」的本能，讓萬物在不拆穿祂的「手藝」的情形之下，快樂而認真的活躍在這世界上，快樂而認真的欣賞每一處的花草林木，每一季的日月星辰。我想，上帝一定不喜歡有人忽然看破了月亮不但沒有光，而且是一片死寂與荒涼。即使不幸已被發現，祂也希望大家仍然欣賞祂的手藝，當中秋之夜，月色如銀的時候，仍然會忘記上界的一片荒涼，也忘記江水海面下的怪石嶙峋，而仍有吟咏「艷艷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的詩情。

上帝所造的人類之中，有一羣頑皮的，自作聰明的孩子，他們喜歡把上帝老人家用他的細心的手，拼製而成精美玩具拆成零件，讓它不但失去了外觀的、整體的美好，也失去了機能的靈動。他們喜歡把上帝老人家用大自然幻麗的光影，渲染成的彩色繽紛，關掉電鈕，使一切歸於空無，再來嘩笑着炫耀自己會拆穿戲法的聰明。於是，他們由於拆毀了玩具，關掉了燈光，而把自己陷入了無聊與苦悶，然後開始痛哭這世界的死寂、寒冷、與無情。

上帝所造的人類之中，還有一羣不聰明的孩子，和一羣更聰明的孩子。那一羣「不聰明」的孩子，是從根本上就不會去拆穿他們的玩具，而把上帝所賜與的一律照單全收。認真的相信着每一件玩具的靈巧與美麗，快樂漲滿着他們與生俱來的誠實的心。

那另外一羣更聰明的孩子，雖然把玩具拆散了，把燈光弄暗了，但他們立刻發現自己破壞了天賜的禮物是可怕的錯誤，而趕快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設法補救。他們運用上帝賦予的巧手和靈思，修復了玩具，恢復了燈光，使他們再度運轉如初，再度豐富絢麗。然後由衷的了悟，自己也屬於這造物者的巧手和靈思，也是一個不能用自己的小聰明來胡亂拆穿的精靈，而從此應當相信，欣賞所當欣賞，奔走所

當奔走，感動所當感動，希求所當希求，歡呼所當歡呼。

於是，當月明之夜，仍然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當戰鼓頻催，仍然是「不搗黃龍府，決不貪生還。」

當愛慕一個人，仍然是「曾經滄海難爲水。」

當友伴們在外面一聲高呼，「我們遊山去！」仍然會從床上一躍而起，披上夾克，拎起行囊，說去就去。不問林木間有沒有「青竹絲」？不問海拔三千呎，會不會高處不勝寒。

當秉燭夜談，仍然是，有人以天下爲己任，慷慨悲歌。

有人要芒鞋破鉢走天下，去濟世救人。

有人要大家一同厚積資財，使國家民族國之富強。

有人要讀盡好書，冀望死後仍與古人的智慧同在。

有人要踏遍九州四海，回來後，可以暢談天下奇觀。

於是，酒香茶釀，密友良朋，仍然一切是真而非幻；仍然是無限的豪興與熱情，仍然是無比的執着與認真。

無論經過了多少世故與滄桑，仍然有這樣深濃的信念，與奔騰的熱力。即使年老，也仍然擁有青春。

年青與成熟的調和之道是：我們不可不「知」，更不可不「信」。因爲有許多時候，會由於「知道」而產生了「否定」。

人生許多轟轟烈烈的大成就，是完成在從「不知」到「知」的追求的過程之中，而不是在「已知」之後。它所靠的是因為追求「已知」而向前奔赴的那份狂熱。

年青人常向年長者索求「經驗」；但不要忽略了年長者才更應該向年青者商借「熱情」。



藝文巡禮

亮軒

「人」這個中國字，只有簡單的兩筆，却表示了從最卑微的生物層次的人，一直到昇華為神聖層次的人。

如果要在這兩者之間列出等級，恐怕數也數不清。所以有人說，要把一個「人」給做好，困難無限。

我們不要太悲觀，因為人間有藝術。藝術是自我超脫的捷徑，使得本屬凡庸的人，有緣分需天地大化之靈秀。

亮軒

中國的山水畫

在中國的繪畫史上，分量最多，筆墨技法最複雜而精到的，應該是山水畫。除了中國，在其他民族的藝術史中，幾乎找不到獨成一個大系統的山水畫藝術。

我們所談的山水畫，並不是簡單的風景畫，經過了至少一千多年的發展，山水畫常常表現了強烈的思想性，因此，從事於哲學、文學研究的人，也不能不對傳統的山水畫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我們幾乎可以武斷的說：不了解中國山水畫的人，就不能說他真的了解中國的傳統精神。

山水畫變成一門獨立的藝術，是在一千多年前的晚唐。晚唐以前，中國的繪畫藝術，也有山水，可是並沒有人以山水本身為表現主體。繪畫大多以佛像、帝王、人物畫到了唐朝，幾乎達到無懈可擊的巔峰，那些優秀的作品，至今還有一部分留傳下來。人物畫既然發展到了巔峰，畫家要求更高的表現，只有另謀出路。另一方面，個人的獨立思考也比從前更受尊重，在哲學思想上，大家漸漸發現自然的本身，就有很強烈的啓發性，於是山水畫就產生出來了。

初期的山水畫，由晚唐到北宋，大約四百年間，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畫面上的山水莊嚴神聖，深遠不可測，如今留下來的作品，大多是比人還要高的巨幅。畫家們眼中的自然，有其不可侵犯的威嚴，事實上自然也正是人類真切的導師。在畫面上常常當中拔起一座山峰，迎面而來，具有逼人之勢。雖然是極大的畫面，運筆也一絲不苟，一枝一葉，都交待得清清楚楚。畫家要呈現給欣賞者的，是一片完整無缺的自然。我們站在這些巨幅山水之前的時候，很容易忘記我們正在欣賞一幅畫，而不知不覺的把自己寄身於畫中，在畫上面遊歷。一幅畫中，細到一石一草，大到千山萬嶺，都盡收眼底，所以，雖然只是「一幅畫」，却能令人看一天兩天也看不盡，古人把看畫說成讀畫，正是這個道理。

南宋以後，一直到明朝初年，中間還包括了整整一百年的元朝，山水畫的思想與技法又經過了很大的改變。過去大畫家畫的千山萬嶺，漸漸變成比較小的景色。也就是說，畫家觀察自然的眼光，由過去

的大遠景，逐步拉近，變成中景。收容在畫面中的題材，可能只是半座山峰，一角亭閣。有的時候，只以幾株樹，或者一條小舟作表現主題。畫家漸漸認識到，自然的神秘與生動，不是非要從無邊際的天地中找尋不可，眼前可以目睹的景色，依然可以充分的顯示自然的精神。這一種思想，很快的影響了中國的畫壇，畫家經營畫面，由從前注重「實」的觀念，轉變為注重「虛」，也就是說，畫家在落筆之前，心中惦記的，不再如從前老想看要拿什麼東西填滿這一幅畫，而是想看該如何巧妙的留下空白。

南宋以後，不僅山水繪畫的結構有了這麼重大的改變，技巧也有所不同。筆墨的運用，比較着於「意」，不再像北宋之前，一層一層細細的勾染。有的時候，只以幾塊濃濃淡淡的水墨，就表現出山石樹木來。畫家又開始在畫上題詩，詩句與畫面融合為一，彼此說明，繪畫與文學的關係，比以前又要深刻得多了。

中國山水畫的最大特色，在於它的「移動視點」。按照西洋的繪畫理論，一幅風景畫，一定要有一個「焦點」，整個畫面以這個「焦點」為中心，其他的部分，只是主體部分的陪襯。但中國山水畫並沒有固定的焦點，一幅出色的山水畫作品，不僅僅整幅看起來渾然一體，就是縱橫切開幾個部分來看，每一部分，也可能依然具備了完整的結構。所謂「師法自然」，從這個特性中最容易看出來，因為我們在真正的自然天地中欣賞風景的時候，正是整個的看很美很動人，部分的看也很美很動人。

成為一個够水準的山水畫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山水畫的創作，不是以寫生為基本條件，中國山水畫家只把寫生山水當作最初步的入門訓練，有了入門的條件之後，還要以很長的時間到各處遊歷，要親自置身於名山大川之中，去欣賞、體驗、感覺自然的精神與氣質。要把偌大的天地容納於寸心

之中，然後再下筆經營。我們可以說山水畫家畫的是真正的山水，因為他們都經歷過千山萬水；我們也可以說畫家畫的是想像的山水，因為畫家的畫並不是在窗前按照自然的山水寫生下來的。畫家畢生追求的，是所謂的「胸中丘壑」，這個意思是說，心裏具備了與天地一般寬廣的見解，提筆的時候，自然的風貌自自然然的就從筆下流露出來。山水畫家的畫，事實上是「寫」出來的，而非「畫」出來的。當然，不是每一個畫家都能具有如此的功力。一位出色的山水畫家，不僅畫技熟練，他的學問、道德更加重要，有經驗的鑑賞家，常常能從一幅名家的山水畫，就能看出他的學問、道德，甚至作畫當時的年齡與心情。山水畫常常能够忠實的把畫家自己表現出來，每一個作品，簡直就是畫家理想抱負與修養的說明。

中國的山水畫包含了如此深遠的內容與精神，難怪畫了一千多年，還是可以繼續畫下去，而且出色的畫家，畫了一千幅山水，也不會有兩幅相似雷同的了。

專輯之三

抗戰紀念專題

四十二年前，日軍殘酷的砲火摧殘了中國的土地和人民，又一度掀開了外侵的狼子野心，烽火連天，奸擄燒殺，然而中國的子民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咬牙苦撐，給侵略者予永不屈伏的頑抗，直至把敵人驅逐出我們的國土之外。四十二年後，我們在經濟起飛，積極建設的氛圍裏想起許多年前的今天，在中國……

我們用一位報人、一位軍人、一位政人回敘四十二年前慘烈，但光榮的戰役，用一篇論文、一首詩、一篇散文、一篇小說來點出今天的狀況。

編者

抗戰紀念專題

四
十
二
年
前

• 憶地下報
• 抗戰的工作就是賭

• 我在蘆溝橋旁

抗戰紀念專題之一

憶地下報

吳延環

神州社要辦一份雙月刊，定名「青年中國」，要我寫一篇抗戰時代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在那個大時代裏，我奉命在河北省作地下工作，印象深刻的事極多，大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嗣以神州社所辦的刊物是雙月刊，很自然的使我想起當時所辦「敵後雙週」來，以「雙週」慶「雙月」，或許爲這羣年輕朋友所樂看，故寫「憶地下報」。

事實是這樣：敵人自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發動所謂「大東亞聖戰」之後，爲了加強統治，自三十一年一月一日起，便把華北公私營報紙統統封閉，只出一種「華北新報」。總社設於北平，分社則分散於華北各重要地區。由此之後，我們的同志，再也不能由民營報紙的新聞或社論的夾縫裏，找出半點正確消息。每天打開報紙一看，充滿了一片敵人的勝利聲。類似中、美、英對日宣戰，蔣委員

長被推爲中國戰區統帥，美、英對華大借款……等鼓舞人心的消息當然不登。甚至連美機大舉轟炸東京的事實，也沒有半點報導。我因怕長此以往，把同志們的抗戰意志給動搖了，所以才打主意辦一份地下報紙。

我這份報的創刊號於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出版。因爲每兩個禮拜出版一次，所以定名爲「敵後雙週」。又因以報導新聞爲主要任務，所以稱之爲報紙。每期出版四開紙一式二張，報頭「敵後雙週」四大字，就是我自己題的。

本報用油印機印刷。本文是用大鋼針作鋼筆，寫成新五號大小的楷字。用米湯作油墨，印在背面印有精緻的紅色菩薩或佛像的白報紙或道林紙上。印出之後，毫無字跡。叫任何人看見，只當它是一張佛像，萬萬不會想到那就是一張地下報紙。

本報內容：第一部分是社論。第二部分是國內外要聞。第三部分是中央對敵後工作同志的命令。第四部分是副刊。社論由我自己執筆。國內外要聞採自僞華北新報禁登及自己收聽的重要新聞。中央命令是由游擊區轉來。副刊大部分也是由我自己執筆。

報館工作人員共有四人。發行人、社長、總主筆、總編輯、總經理、副刊編輯等職務都由我一人兼任。梁漱石同志本是被派打入僞「華北新報」作編輯的，爲了他便於盜取該報禁登新聞，及收聽各處廣播，就讓他作了本報要聞版編輯。賈亦誼同志長於繕寫鋼版及印刷，乃叫他長年不與任何人接觸，專司刻寫及印刷事務。李仲三同志年逾花甲，不爲敵人所注意，乃叫他專管發行，報紙出版後，就由他化裝爲一舊貨攤小販，携往北平護國寺曉市隨同舊書舊報一齊擺出，專等各縣交通人員來取，直到取完爲

止。

本報每期共印五百份，分配額數是縣黨部、縣直屬區分部及重要分部各一份。縣黨部一份留縣備查。區黨部一份則區級工作人員看後即轉送各區分部去看。區分部看完即轉送各小組。直屬區分部及重要分部亦然。所以份數雖少，看的人却多，有時因傳遞遲緩，過期一兩個月，仍常被視同拱璧！

這份報紙的看法是這樣：交通人員送到後，即用小刷子蘸稀碘酒一刷，於是佛像背面，乃一變而為一張報紙。大家傳閱之後，再用小刷子蘸茶水一刷，於是一張報紙又一變而為一張佛像，輾轉傳遞，複刷六七遍還可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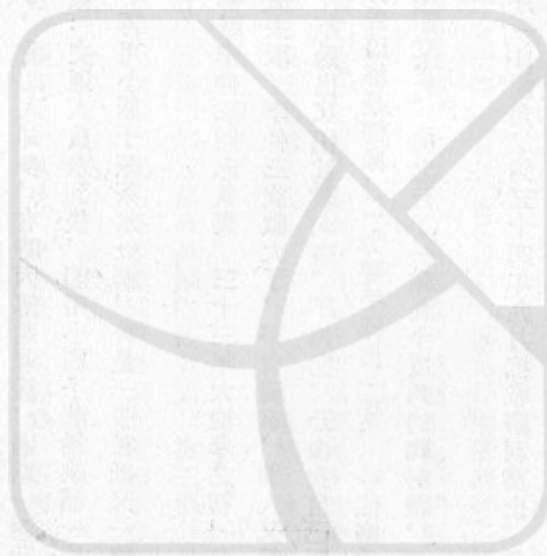
這份報紙的發行平時都歸李仲三同志負責。三十三年大檢舉之初，各縣交通人員都不敢再到北平走動，紛紛要求改到西郊海濱去取。李仲三歲數大了，不會騎車，別人又都不敢冒險。正趕上還有好多要緊命令都刊在那期的報裏，不送出又怕就誤大事，不得已，乃由我自己親自送出。出西直門時，被敵憲攔住，追問何物！我一方告以都是佛像，一方雙手捧出一張，叫他察看。當時我正在擔心被他看出破綻。不意他看了之後，立即立正，向之行了一個九十度角的鞠躬禮，然後很客氣的把我放行。至今思之，仍覺可笑。

這份報自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創刊，到三十四年九月抗戰勝利為止。共出了七十二期。除三十三年大檢舉時略停數期外，中間絕未脫期。三十四年之初，總統蔣公且曾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專為本報寫過一篇「告河北同志書」，陷區同志讀之，莫不感奮。

三十四年開六大大會時，我將本報攜往重慶數份。曾在一個檢討會議席上，報告本報發行情形。當

時的宣傳部長王世杰先生，曾譽本報爲世界地下報紙之經時最長而未被敵人破獲者。我從未曾研究過世界地下報史，王語確否雖不敢知，但此中甘苦，則已飽嘗了三半。

末了，謹以這篇短文，恭祝 青年中國雙月刊松柏長青，永存斯世！



抗戰紀念專題之二

我在蘆溝橋旁

王貫英口述
李鐵錚整理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挑起侵華戰爭，發動了七七事變，其時我正是在事變風雲的所在——蘆溝橋。從蘆溝橋事變至今，時日上稱得上很久遠了，但是當初在蘆溝橋旁抗戰的意志和信心，我始終執持至今，毫不稍變。

我從軍的時候已經是廿七歲了，那時候是民國廿一年，一二八事變發生過後。在家我是老大，兄弟姐妹都還小，從軍得晚也是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當時知識已經比較普及，民風也開化得多，加上北伐成功後報紙廣播等媒介的播傳，我得以時常吸取一些新的知識，我的學問和思想的基礎大都是那時候奠定的。我等於是讀過了書再去從軍，從民國廿二年參加長城戰役開始，到四十八年退出行伍，半生戎馬中間，我身歷了中國近世最慘烈也最輝煌的八年抗戰，尤其是發出抗戰第一聲的蘆溝橋事變，在我的生

命中，也真可以說是極具意義而不可磨滅了。

事變發生時，我的部隊就駐在蘆溝橋頭的南苑，離北平還有二十多里路。事變發生的前一個晚上，也就是六號夜晚，大約是十二點鐘，我們連上開會，連長要到營部去，我對連長說：「北邊遲早會出事」，連長問我何以有此判斷。這之前南邊已連續發生過北海和南苑事件，引得全國矚目。我回答說「日本一貫伎倆便是如竊盜般的一套聲東擊西，目前日本刻意在南方製造事端，人們注意力都被引到南邊去了，但以日軍的情勢與佈署看來，其目標還是在北邊可能性居大」。連長點頭同意我的看法。看來中日戰爭就要爆發了。營長獲知我和連長研討的情形，便找我去詳談。第二天戰爭果然爆發，後來我就昇了特務長。我當時就會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必得自食惡果，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從來就不曾真正的亡過國。中國太大了，中國之大非小小的日本可以侵略包容的，有些地方縱是淪陷，將來也定有收復的一天。」當時我確是懷抱著無比的信心與勇氣去參加抗戰，而期待終然的勝利。

戰爭爆發後，因戰略的關係，部隊逐漸的後撤。那時候西南部由於地勢環境的關係，根本還沒有大規模的作戰。在撤退的前後，部隊和日本鬼子也打過幾仗，不算是大戰爭，步兵幾乎沒有直接和日方大規模的衝突，大部份是坦克與飛機的攻擊。武器方面我軍遜日方太多，日本有很多新式的汽車、坦克、機槍、大砲、飛機和艦艇，我們只能乾瞪眼，用最劣勢的槍械去抵抗。撤退時情況很慘，走的是水路，水漲到胸部那麼高，我記得有兩個兵怕水，我用皮帶拴住他們帶著走；整個馬路田野漲得像湖泊一般，涉水後全身又濕又重，簡直是寸步難行。撤退了一百八十里，共花了兩天兩夜，連夜行軍，很多人都挺不住，背著幾十斤的行李槍彈趕路，那真是抗戰八年硬撐的慘況。

抗戰八年，我隨著部隊轉戰南北，走了大半個大陸，始終懷持著戰前必勝的信心。那時候全國上下一心，士氣高昂，同仇敵愾，精神武力上日本是絕對比不上的。精誠團結加上必勝必成的信念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就是我們抗戰勝利的根本。

抗戰時間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難忘的事，舉個例說：華北地區種田的百姓都有所謂的「稻塘」，其功用如同這裏的「水圳」，一方面可以養魚，一方面天旱時就用裏頭的水來灌溉。抗戰爆發之後，淪陷區的百姓不堪日軍的搜刮，尤其像日軍常搜刮百姓的鐵器去鑄鑄武器，百姓便把家裏的鍋啦、鏟啦等一些金屬鐵器藏到稻塘裏邊去，或者就掛到樹上，來逃避日軍的耳目。又比如在抗戰之中，淪陷區由於日軍的搜刮殘虐，老百姓大都逃亡在外，生活得很艱苦，軍隊情形也好不到那裏去。往往連舉炊的柴米油鹽都沒有，吃的就是一些甘藷與雜糧。沒有經歷過抗戰的人真的很難體會到日本施予中國的，實在是太過殘酷；反觀我們，却能够以德報怨，中國對於日本，也算是仁至義盡了。抗戰值得一提的是其間的風氣。抗戰之前的風氣由於直承五四以來西潮的衝激，風氣民心都開化了許多，然而我對新文化的看法却是：技術好、知識多、唯道德淪落。當然我不是說新文化道德上的全然淪喪，而是普通上人心對道德文化歷史傳統的懷疑與否定，並導致了思想的極端與分歧；像在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上就顯得很薄弱，需要有人出來帶領。抗戰的時候由於外來的強大壓力，使得人心一時很容易便結合起來，而中央方面又有蔣委員長長的領導，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人們的國族觀就都強烈了起來。很多人覺醒到國家民族的重要，爲了抗戰而從軍，整個風氣上看來較之抗戰以前，讓人的感覺是積極蓬勃，信心十足，有決心和勇氣去打勝這一仗。

抗戰終於勝利了，我回到了家鄉。當時候年紀也不算小，有個想法就是留在家裏奉養父母，順帶充實學識多讀點書；可是不久大陸就淪陷了，我一個人流亡到臺灣，父母妻子都留在大陸沒出來。本來抗戰應有的果實是一個壯大盛興的中國，孰料結果却是遭逢到共黨屠殺的血淚江山，這真是一個莫大的悲劇！大陸的失敗，當然是由於共黨叛亂分子的顛覆滲透，甚至搞到三十七、八年，出現十三個都市反饑荒反政府的情況。但是我認為：我親身經歷的這段時期什麼都不算真正的失敗，真正失敗的是教育。教育根本大計徹底失敗了，在風氣上無能承繼抗戰期間的蓬勃奮發、團結一致，人們在思想上又回復到以往的極端與分歧；共匪抗戰時講的「聯合抗日」、「槍口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戰後並宣稱抗戰的勝利是共黨打出來的……一些美麗的謊言與馬列思想的毒素極容易為一段不加深思的人所接受，遂造成了上下異心、思想分歧，導致大陸沉淪的嚴重後果。這些問題說來說去其癥結就是在教育，教育實在太重要了！我今天在臺灣拾荒興學，所致力的也就在根本大計的教育。要教育民衆認識，共產主義是反人性、反國家民族的，而當前中國的問題只有中華民國的人可以解決，解決的方法我認為就是辦好教育，推行三民主義。

從抗戰講到當前的問題，我又想提一下當前的美匪建交。中美斷交後的困境事實上是抗戰型態的延續，而在面臨這種抗戰型態的壓力與困境時，我仍然是有著當初抗戰必勝必成的信心，而且我深信世界上處於這種情勢只有中華民族敢反攻，也只有中華民族能反攻，因為只有我們才最了解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大陸失敗時很多人說是國軍與政府的內亂，甚至到現在外國還有人說我們是內亂，可是到現在我們認識得很清楚，這絕對不是內亂，我們和共匪的戰爭是正義與邪惡戰民主與極權戰、被侵略者與

侵略者戰，我中華民族與異族戰；史達林假毛澤東之手佔領亞洲的中國大陸，以遂其席捲天下的野心，已掩不了世人的耳目，却只有使全人類更深刻的認識共產的本質而已。

我認爲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是一個消極靜息的時代。而應該是積極肯定、身兼力行的。抗戰以來，我一直抱持著抗戰時的那種精神與信心，所想所望的，無非是盡力發揚這股精神，堅定這個信心，所推展出來的，是能够有抗戰時代積極奮發，自強不息的新氣象。這是我所要全力以赴的事，因爲我曾經生活在抗戰這樣一個大時代，所以我認爲如今我們所要做的，即是要再開創出一個如抗戰這般的大時代來。

抗戰紀念專題之二

抗戰的工作就是賭

黃昏星

——訪前內政部長王德溥先生——

那天上午，天空是灰濛的。

敦化北路的頂好市場一帶，正來來往往的走着行人。他們有的空手走進百貨公司，出來的時候，却已雙手一袋袋的東西，連心都是滿滿的，步出百貨公司店門口。他們掛着清新的面孔，或淺淺的微笑，向我們前面走廊迎來，然後便穿過紅燈剛亮起的街頭。

那時，天空愈來愈低，也愈來愈暗下來。

人羣就這樣的從悠閒變為急促的腳步，在站牌下等車的人也紛紛奔向走廊裏來。這時候，長廊外的一片廣場已經有黃梅雨滴落了；開始是由疏到密，漸漸的由小變大起來。而這一天，五月廿一日，我們三個人——黃昏星、曲鳳還和吳勁風，就在這樣一個濕漉漉的黃梅雨天，專程來到金城大廈二樓，拜會

一位年邁八十，在政界享有盛名的前輩，因此之故，我們的心情也像一桶未裝滿的水，一搖晃，就上下下的「叮咚」響起來。

他是誰呢？他就是王德溥先生。

上了二樓辦公室，他還沒有來，原先約定早上十點鐘在這家企業公司見面，我們準時趕到，如今心中起了一陣疑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來才知道他近日身體多病，很少與外界的人接觸，更不用說訪問了。王德溥先生曾經在他壽宴上邀請曲鳳還朗誦溫大哥長詩「中國人」，而且把這首詩剪印數十份寄到國外去，那一股愛國愛民的心志，如他年齡一般增長，而毫不稍減。

但他終於來赴約了。他穿一件灰褐色的長袍馬褂，陪襯他頭上一些蓬鬆的白髮，更覺他有儒者的風貌，俠者的豪邁。我們迎上去拱手作揖，他馬上回禮微笑，皺紋自眉端揚起來；而他的達觀也從這一揚眉間顯現出來，雖則歲月無情，但無論誰見到他，都會從他的舉止中找到一些希望，像火一樣燃燒起來。

「王部長好。」

「好。大家隨便坐。」

我們在他隨和的話語中坐下來，深怕他講話大聲吃力，便拉移着沙發椅趨近他跟前。王德溥先生把一生都投入在國家的行政工作上，不管他的官職大小，却始終保持着一個他自持的人道的原則，這可以從他的著作「政海游踪」一書中見出他的真性情來。我們稱他爲部長，因他曾擔任過內政部長，而且曾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經費，來督辦臺灣地區的戶口普查工作，使得工作全面實行，其效果已達到國際水

準，這項工作且被外人目爲「奇蹟」。也因爲他做事態度一向嚴守立場，堅持原則，對上下內外從無二致的精神，故不免有時因個性的率直而得罪人，甚至不討人歡顏。不過我們今天訪問的重點不在他如何做事待人方面，而是要他談談當日之時的中國人如何抗戰的過程，使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去認識那份抗戰精神，這對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中國來說，尤其是在這個反共基地上，是相當重要的。

「當時稍微有點志氣的中國青年，對日本人從來沒有一點好感，而且自動組織起來反抗他們。」王部長說：「當然有一些人，他們是留學日本的，對日本人很敬重，因爲他們尊師重道，事實上，這是錯誤的，日本人已經佔領到我們土地上來了，還有什麼尊師重道可言。而我們的故總統老先生，却是從心裏反抗日本人，老先生說：『日本人不講道義，我們跟他們沒有談判的可能，打，打到底。』，我們的抗戰就是這樣打下來。」

談到王德溥先生在東北從事行政工作時，適逢日本人已佔領東北。「這一帶簡直是日本的殖民地，他們還設有總領事，他們最大的稅源是木材，尤其是黑龍江木材最多，日本人就在安東一帶，運了我們的木材，然後就以記帳不繳稅金這種無賴的手段，結果整個東北的經濟就落在日本人手中。我一上任，首先就決定要從木材中抽日本人的稅金，這樣對我們中國人也有交代，中國人雖然不說逼於無奈，但我一旦這樣做，他們一定會支持我的。」

在這種情勢之下，他用什麼方法使日本人也付稅金呢？

「在那時候，我們只怕日本人派兵攻打我們，因爲這樣不但東北遭殃，同時老百姓也會活得更苦。所以我和安東的特派員說：『日本人總不成因我們納他們的稅金作爲理由來打我們吧！而我們只納國人

的稅，不納日本人的稅，那就根本不是爲國人着想了。」所以我不怕日本人來鬧事，以前記帳的現在開始納稅了。不管中國商人或日本商人買木材，稅金都從木材的錢裏頭扣出來，日本人後來還不是一拼接受納稅！也因此，外國人看到日本人也繳稅了，他們也跟着繳，日本人開始不服，後來也是沒有話說，因爲我對大家平等，繳稅公平合理，中國人很高興，並且不再存在富商欺負小商人的現象。」

事實上，類似這樣一件事，除了要與日本人周旋外，還是需要有大智大勇的人，在這種變局中去發揮力量，力挽狂瀾，作中流砥柱。而這也是一種不屈不撓的抗日精神。在施行這項任務中，日人已把他當眼中釘，故後來還製造暗殺事件，在暗殺名單上分爲虎、狼、狗、兔四類，而王德溥先生正是狼類其中一員。是以當有人勸告他改善居處及交通條件時，王先生凜然地說：

「整個抗日工作就是賭：賭實力、賭勇氣、賭智慧、賭命運，這些都是賭本，沒有絕對的安全。不顧慮本身的安全，也是一種賭本，也是一種抗日的條件。」

記得王德溥先生曾說過一句話：有時候面臨一些非常之事態，往往要以非常方式來處理。他回憶起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日軍的侵略行動日益瘋狂猛進，而在察省當時便成立民衆自衛委員會來反抗日本人，他當時代表省黨部，被推選爲常委兼總幹事時，黨務的工作使他在處理事態上更積極。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一通電話，有一位宋哲元部隊的將領朱慶瀾，操着陌生而凝重的口音向他要求借運三千袋麵粉，因部隊在作戰中已面臨絕糧狀態，情勢非常危急，這時如有三千袋麵粉運去後方，對士氣和闔志都有很大的幫助。這對於王先生來說，這個任務要他三日之內達成，實在是很困難，但他感於宋哲元正在和日本人浴血作戰，所以一口答應這項任務。他形容這段話是：「在當時好像血淚一般，一種又熱又重

的力量，感動得我毫無推拖餘地，而不容不一口承擔下來，答之曰：「好！」電話放下，我才想到如何繳卷的現實問題。」

不過在這等情勢之下，再艱難的事情，王先生還是照樣迎刃而解的。

他還提到在民國廿二年的時候，當他未到天津以前，日本想意圖製造事端，以保僑作爲藉口，實行軍事上的挑釁，進而試探佔領天津，所以日本駐天津的總領事，曾秘密地策動日租界的華籍巡捕，驅使大批的流氓，用手榴彈和手槍，湧向市區大事滋擾，但還是被我軍立時加以擺平。當他到了天津之後，他便會同天津市黨部負責人馬驥良，策力的運用幫會的種種關係，組織同義救國會。事實上，在那樣一種環境下，能够運用幫會組織來對付日本人，而其功效却是非常大，這却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情。他說：

「我是黨部的負責人，不便參加幫會，因爲參加幫會，有很多事情就得照組織的意思去做。現在我運用幫會的協助，却發揮很大的力量。那時候上海有杜月笙領導，清幫洪幫講的是仁義，打日本人却比任何人都賣力。」

然而，怎樣運用幫會來對付日本人，確實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好了，現在我們秘密的準備工作，如果日本人再策動類似從前槍殺事件，我就利用這個機會，秘密的派遣部隊化裝混入日本人當中，使用日製的槍炮，向其他英、法、意等國的租界地射擊，造成國際干涉事件，來報復或嚇阻日本人的暴行，經過這次事件，日本人的陰謀暴動事件，以後就從沒發生過。」

而八年的抗戰終於在日本人第一鳴槍響打醒了睡在盧溝橋上的石獅。當我們覺得這個時代正需要抗戰精神，而感於時下年青人的彷徨無奈時，這位八十多歲的抗戰鬥士，對於那發生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事蹟，還是記憶猶新，他不但沒有抱怨和感慨，反而對中國充滿了憧憬，這在神州人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慰藉。而王先生對於抗戰年代的事，更有他的獨特的看法和建設，誠如他所說的，整個抗戰工作就是一個賭局，我們和日本人賭實力、賭勇氣、命運、智慧甚至還有一大片的土地和子民。所以我們這些賭本都是付出代價和血淚的，不容歷史抹煞其中的一點一滴，單止南京大屠殺，不知有多少中國百姓的頭顱落在這片土地上，不知有多少條流過鮮血的河在那裏呼喊。

他認為：「歷史是我們一切的證明，而抗戰的年代愈長，對我們愈有利。誰說我們的抗戰只打了八年。實際上，當九一八事件後，中國人就開始抗戰日本，這段時間到盧溝橋事變一共有六年，為什麼我們寫抗戰史不把這六年也寫進去。我們要讓國際知道，我們不只抗戰了八年，而是十四年。九一八事件後，日本人已早想佔領中國的領土，那時候開始，中國人已醒覺到土地是自己的，紛紛起來反抗，從事反動的行為。這段期間雖不是全面性的，但有誰可以忽略這六年的歷史意義呢？」

至少，在我們這羣想抗戰但無實際參與行動的人來說，至目前為止，我們會更了解抗戰的整個狀況，而我們更加感受到，歷史的抗戰精神，將是我們反共復國一個最大的精神力量。

那時，我們步下金城大廈的梯階，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這場雨好像從抗戰開始一直下到現在，似流過許多鮮血的小河，在我們心中滴血，雖然我們並沒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年代裏，但我們心卻已經在那兒淌着，不管是在長江黃河還是萬里長城的某一塊磚頭上，誰會忘記這歷史的戰蹟呢！

抗戰紀念專題

四十二年後

• 血肉築成民族的長城
• 抗戰，是歷史名詞嗎

• 抗戰
• 石將軍

抗戰紀念專題之四

血肉築成的民族長城

毛鑄倫

「青年中國」的編者們，命筆者爲其創刊號貢獻若干個人愚見，以爲中國抗日戰爭四十二週年之紀念，筆者認爲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乃不揣自陋，謹就個人的了解陳之於後，盼望能獲得心懷國家民族的青年兄弟姊妹的同意，激勵起一己爲全中國奮鬥、死而後已的決心和毅力，團結起來，爲一個光明而合理的新中國工作，其目的在於使中國近十億的人民，終能生活在一個真正獨立、富強、民治、民有、民享的國度裏。

近代中國問題之複雜荒謬，推究起來，基於兩大最根本的原因：內在的是政治或政權惡劣的問題；外在的是帝國主義強權的侵略問題，而此兩大問題之一直未能被克服、解決，也牽涉到這整個過程中，中國本身所培育出的知識分子無力的問題。這一責備或許嚴苛，但任何人真正意識到今天中國民族亡國

滅種的危機，當會知道，擺在我們面前的，已不會有太多的時間供我們徬徨自欺。我們不團結奮起開創中國的新命運，便只能一步一步地接受帝國主義者和暴政所加予中國的滅亡悲慘命運中。

清朝末葉，西方列強實質上已瓜分了中國，而中山先生與志士仁人們所從事的革命工作，其出發點還是爲了推翻那個對外無能保國衛民；對內昏庸自私的政權。因此很明顯地，在廿世紀最早的幾年間，中國人已由自己的慘痛境遇覺悟到，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對內清廉正直，大公無私，爲民造福的政府；對外堂堂正正，剛強莊嚴、不容侵侮欺弄的政府。這麼該是每一個中國國民最低的要求。但是民國肇建之後，至今近七十年，這一最低要求却幾乎已內化成我們中國人的夢想，它被一代一代的知識青年在不同的時空，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來，愈到晚近，它愈像痛苦乏助的夢囈。這是我們中國人所上演的至慘悲劇之最重要部分。

民國三年到七年的歐戰，使原來侵略中國的列強察覺到其力之未逮，但相對地，日本帝國主義者却認爲此爲它挾諸帝餘威，來繼承侵略中國大業，降中國爲其獨佔殖民地之大好良機。因此我們看到，自一九〇〇年義和團的反帝大起義後的另一次中國民族主義怒吼，那就是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而此後由於日本侵略手段的野蠻惡毒尤甚於西方列強，它也因此成爲中國人反帝運動的具體與唯一目標。這個運動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促成國民革命北伐的完成，中國開始有一個初步的統一，也開始有一個較正常的政府，其接下去的發展，必然是全國人民心力的匯集，中國因統一團結而具有一定的國力，而終將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最後一員士兵殲滅在神聖的國土上，或驅逐出境，中國獲得初步的獨立。歷史的發展，大體上是符合上述的規律的。

但在民國十七年至廿六年抗日戰爭正式爆發前，在這一段最重要的時間

裏，除了日本之運用一切纏綿卑劣的技倆，企圖消弭、扭曲與壓制中國民族主義外，另一個在中國產生
的革命團體——中共，却甘扮演俄國赤色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以武裝暴動叛亂，與具一定理論
結構的意識形態，將中國民族主義導往自毀的方向。

凡對該段歷史有所認識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國培植漢奸勢力實不遺餘力，它導演製造偽「滿州
國」、偽「冀東自治政府」，以及後來的以汪兆銘爲首的偽「國民政府」。這些中國人雖然充當日帝侵
略分裂中國的走狗，却恬不知恥地用各種言論替自己辯護，並在國人面前做出「識時務者爲俊傑」的嘴
臉，散佈「食色主義」，妄以個人的功名利祿爲人生成功的典型，來敗壞中國人心。中共則以蘇聯爲祖
國，將抗日運動規爲「保衛蘇聯」和擴充自己實力，準備將來奪權的策略，這些也都有斑斑史實可以爲
證。

中國要成爲一個能在這個世界上挺立起來的國家，最要緊的工作只在抵抗與排除一切帝國主義者各
種形式與內容的侵略，而在民國廿年代，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是使帝國主義者不再能爲所欲爲地把飛機
大礮送到中國土地上，任意地姦淫擄掠屠殺中國人民。因此抗戰的第一義就是，中國人要用自己的血肉
築成民族的長城，來抵抗日帝的殺戮，而用這種最原始的民族主義自救行動，在最後一刻打敗日帝，並
叫它下跪投降。這是何其悲壯與淒慘，但是何其荒謬的是，即使全民族的表現是如此震撼地感人，但仍
有許多人拒絕體認其意義，拒絕與整體民族的命運融和爲一。抗戰勝利後，中共隨即展開叛亂奪權的軍
事活動，中國再度陷入內戰。就歷史之演進來看，抗日戰爭的勝利，證明中國人反帝意志的成功，也向
全世界宣佈了中國之不容再侮，這是長年來中國獲得獨立自尊願望的實現，中國此後的工作只是建立一

個什麼樣的國家，和如何去建立的問題，則此時的內戰是何其不必要與反其道而行的事。當然，在這場內戰的背景意義，仍然是蘇聯與美國爭奪二次大戰後的全球霸權，而中國人却自甘或不得不投身於骨淵血海的互殺中，好讓蘇聯和美國即時見到中國究將成爲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果，以便決定它們全球戰略的下一步。如此看來，這一場內戰，完全葬送了八年反帝血戰，三千多萬軍民犧牲，所給中國換來的一切價值與成果。何其荒謬！悲慘！然而在當時，執迷不悟的是那些人呢？除了那些抗戰勝利後，回到淪陷區就貪污極法的敗類之外，最大的禍首仍是中共的領導階層，他們迷信「槍桿子出政權」，却完全昧於一個政權對中國人民的意義、昧於中國今後在世界上的意義。在今天，中共政權統治了九億多的中國人民，佔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七的領土，但又如何呢？總算知道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新沙皇」，「亡中國之心不死」，必須予以抵抗；但是蘇聯在中國整個北面所形成的核子大軍壓力，以及對全中國部署的包圍脅制，所意味出的嚴重性，實已是一八四〇年以來的最高峯，中國人沒有大的眼光，大的忍辱負重，大的戰略計劃，大的民族意志、大的團結，在一場全面入侵的核子火力大戰爭中，其前途之悲觀是不言而喻的。但反觀中共政權，它在近卅年的統治期間，幹過一件團結中國人的事嗎？它到今天還死抱著土匪的牌位，還在污蔑人權運動，還在鎮壓工農與青年的抗議，一點兒也不表示悔悟，仍然以爲「階級鬥爭」是保護其法西斯寡頭統治合法性的萬靈丹。中國人在這種政權之下，如何溝通？如何能經由溝通而大悟到當前中國的憂患危難與其合理前途？如何能團結起來集中心力、物力一致對抗未來的帝國主義進攻？這是中國的大悲劇，其方式是在暴政的自私荒謬愚暴下，癱瘓了民族的生命力，肢裂了民族的團結力，僵化了民族的智慧悟力，而坐使全民族在異族的侵略下，淪爲待宰割

的羔羊血肉。

紀念七七抗戰四十二週年，或說抗日反帝戰爭勝利至今也有卅二年了，但是平心反省，中國人民並未得到他犧牲血肉性命所冀求的目的，筆者認為，這仍是民族理性未克發皇的結果，中國的自救革命始終是少數人的事業，這少數人如非浪漫衝動，即為冷酷自利，致使各階段的革命工作，在其階段性的結尾時期，淪為奪權之爭或追究背叛者之爭，而不能落實到對整體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的務實工作與追求上。殊不知任何一個因不顧或欺騙人民而奪得的政權，不但誤國害民，也終將否定自己。中國進入抗日反帝大時代後，一直到今天的歷史表象，在在向我們闡明了此點，而知識分子或青年們，似乎應該切實地認同這個歷史規律，並忠實地恪守它，使自己成為為中國與其人民忠誠的服務者，並且監督與抵抗一切有害的人、事、物。

抗日戰爭的爆發，是一八四〇年以降，中國民族主義最熾烈與純粹的熊熊大火與精華，其基礎燃料則是悲苦無助的我億萬同胞，但這些人至今仍在為中國這塊土地這個民族默默地犧牲奉獻、受苦受難。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過程，怎能不心如刀割？而抗日勝利後，中國的分裂與苦難，其基本原因則是中國知識階層的空虛無力與敗德的結果，當時黨派的領袖與重要幹部，在社會上擁有聲望與發言權的人，有沒有為國家人民服務的真誠？有沒有注意到國家人民的尊嚴與福利？為什麼不設法經過全國性的討論，來決定一切國家的內外大計，為什麼甘於充當帝國主義的棋子？為什麼把個人或黨派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不顧一切地把大好的國家用礮火一再的摧殘？這都是民族主義在中國知識階層的內在中不存在，或已經壞死的結果。

「青年中國」雜誌的創辦，以及筆者寫這篇文章，其目的都是希望今天中國青年能由靈魂深處建立起剛強的民族主義與同胞意識，至死不渝。中國人只要不失去民族主義，就永遠是青年民族，中國人只要不喪失同胞間的互尊互愛，就永遠是前進創造的民族。紀念七七抗戰最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仍在喚醒這一代青年的良知血忱，去為近一百五十年來，真正負載著帝國主義者與暴政的剝削迫害屠殺侮辱的廣大中國人民爭取公道，謀求福利。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深植近十億的中國人民外，別無其它。而中國近代所受的苦難與所犯的罪惡，其中牽涉到太多知識分子階層的愚昧與自私，這一代的青年要堅決自誓，去此二病，否則中國無望。

抗戰紀念專題之五

抗戰

方墨舟

還要等多久？究竟

還要等多少時候？！

我等待出擊的手

把干戈握成萬丈巨松

我守候的屹立

已化成毋忘在莒的岩石

我等待不及，就要化作

第二次出擊！抗戰！抗戰！

比抗儒還要殘暴

血腥的倭刀刺戮

中國的嬰孩，血染

太陽旗而中國沒有

太陽。八年的戰鬪

在自己染血的土地上打

看着父母妻兒的屍骨

每一槍打一場促使

流離失所的創子手

抗戰，抗戰是不屈的精神

說中國不亡，表示中國要強

從八百壯士到大刀隊

沒有彈藥也有一身中國魂

終於把東洋軍閥逐出了

秋海棠，以德報怨

並非河漢空言。而另一場

血刼，比抗戰還悽壯

我們退却自錦繡河山

江山如畫成了血淚圖誌

我們幾時才作第二度

第二度的出擊?!一雙

堅而有力的手握住

光滑的槍桿，四十二年

匆匆，手已成了拭撫老花眼鏡

小心提防打碎鏡片的顫抖

究竟要等多久？我出擊的利刃

銹蝕。究竟要等

多少時候？

稿於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廿七日

抗戰是歷史的名詞嗎？

曲鳳還

剛出電影院，天竟飄起雨來了。走在雨中，灰濛濛的一片，分不清走在那個時代。大哥背著手走在前頭，誰都沒有說話，敲在紅磚上的足音，錯落而清晰。

這是看完「英烈千秋」的晚上。雨打在臉上，好像十里長山的風沙還兀自不停地吹著，砲火還不斷地落著。心裏頭萬千個念頭都在澎湃著，我們忍不住地要問：難道，難道「抗戰」，真的成了一個歷史名詞了嗎？

「中國太大了，你看那山之後還有山，縣延不斷，這豈是你們這一生能走得完的……」這是張自忠將軍殉國前，對侵略的日軍說的話。是的，中國太大了。東起烏蘇里，西到帕米爾，四個時序的差異，使我們的鄰居都貪饕欲試。東北的蘋果，煙台的梨、兩湖的稻米，使我們的鄰居垂涎三尺。

於是，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的「大陸政策」，已經成爲它不可一日或忘的國策了。甲午之戰實現了他的初步願望——奪取了臺灣和朝鮮。從此，滅亡中國，更是它處心積慮的目標。民國四年，利用袁世凱的皇帝夢，提出陰險毒辣的「二十一條」，欲使中國完全受其控制。民國十七年利用軍閥當國之亂，悍然出兵山東，企圖阻撓中國統一。造成「濟南慘案」，殺戮我同胞萬餘人，將政府與日本交涉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活活剝皮剮肉而死。又於張作霖自北京退往東北之際，炸死張作霖，圖據東北。民國二十、二十一年「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連續爆發。我們的鄰居無時無刻不想踏上這片廣大的土地，無時無刻不想製造事端，得寸進尺。九一八之後，不但國際聯盟未給予有效的制裁，連一向被認爲堅持原則的美國，只宣佈了一個「不承認主義」，絲毫不切實際。當時中國正在「安內」，無暇對外。蔣委員長忍辱負重，換來了民國二十五年不諒解的「西安事變」；但也因爲「西安事變」，民族意識覺醒，民心士氣激昂，也加速促成了中國的統一和團結。

中國的統一和團結，豈是好鄰居如日本者所樂見的？當時日本雖強而國小，中國雖弱而國大。日本最擔心的，就是中國的復興。而眼見中國十年的建國，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魏德邁譽爲「黃金的十年」，訓政實施了，軍事加強了，金融整頓、教育普及、交通建設、水利興修……一天一天中國要站起了。

日本一棒打下來！四十二年前，在永定河上的蘆溝橋，終於爆發了中國現代史上，最悲壯最慘烈，也最揚眉吐氣的一頁。這一頁，考驗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與耐力，這一頁使中國在抗戰結束後，與美、英、俄、法並列爲五強，但是這一頁，也使中國剛站起來的元氣耗損殆盡，使大好河山沉淪變色。硝煙

和流彈，劃過了四十二年前的夜空，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中日戰爭的爆發，所具有的意義、所帶來的後果，又何止是一場戰爭而已。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據統計。八年抗戰期間，我國經常維持六百萬的兵員，軍費支出甚鉅。人員和財產損失，幾乎無法估計。八年期間，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役一、一一七次，小戰團二八、九三一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的總數爲三、二一一、四一九人。（在抄此數字時，不禁手軟）。空軍則先後消耗各式飛機二、四六八架，陣亡官兵四、三二一人。海軍的艦艇損失殆盡，至於民衆及公教人員，直接及間接死傷在二千萬人以上，流離失所在一億以上（註一）。這只是保守的估計，想想這些數字的後面，是怎樣的血肉紛飛，怎樣的燒殺殘酷，「血腥金陵，昔日繁華，一夜城空，三十萬人大屠殺，生縛活埋，還舉行殺人比賽，用武士刀濫屠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集體輪姦婦女，再用刀刺小腹，腹肚外流，屍體狼籍，南京城內人間地獄……」（註二）

八年抗戰帶給中國的，不是勝利的果實，而是失敗的種子。一方面，中國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使戰後的通貨膨脹一發而不可收拾；另一方面，中共躲過了「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後的絕滅命運，在抗日民族陣線的口號下，伺機擴張，造成長年的國共鬭爭，破壞了國家的統一。今天，我們四十二年後的這一代，只是從地理課本上認識海棠葉，只能從歷史課本上去感受古老民族的芳香，追本溯源，不能不說是拜日本之賜！

八年抗戰勝利了嗎？從地理環境看，日本是一個島國，惟我獨尊、偏狹、善變、形成了他們大和民族的特性。從經濟資源來看，「日本是不會忘情於中國的，他們缺糖時想到臺灣，缺鹽時想念長蘆，缺

煤時，自然就想念起東北來，缺紙時就自然想念起庫頁島了。」從戰後的局勢觀，民國三十四年的勢利，帶來了短暫的欣喜，在無心理準備的狀態下，倉促的戰勝，反而造成了共匪的坐大，形成更大的禍患，反觀日本，以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戰敗國，托「以德報怨」之大幸，而能振作奮起，更由於大陸的淪陷，使他們對中國人短暫的尊敬，又轉成了自大自信的輕慢之心。

但是，請注意今天我們所要強調的，不是仇日情緒的高漲，更不是所謂的「對抗帝國主義」。「木必自腐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所有的關鍵都在自己。尤其在現實功利的今天，一味的倚靠別人，固然是不理智的，一味的仇恨別人，更是不成熟的。那一切慘痛的經驗，只是教導我們如何自己強起來，而不是唆使鼓動我們，再將這些慘痛加諸在對方的身上。

「濟弱扶傾」是大同世界的理想，然而，「自立自強」是必須通過的途徑。血淚的八年，換得了五強之一的中國，而今安在？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悲劇，仍然延續著，中國的苦難，仍然存在著。當日的抗戰，而今的反共，不同的戰場，不同的敵人，不同的打法，却需要有更甚的鬥志精神！

我們面對著比抗戰更險惡的世局，比抗戰更危迫的處境。在一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精神的渙散，意志的薄弱，生活的糜爛奢華，在在都是讓人痛心疾首的。三十年的生聚教訓，三十年的安樂昇平，使我們忘記了什麼是血、什麼是淚、高樓櫺比、舞廳林立，一瓶香水一個月的薪水，一杯咖啡一袋麵粉的價錢！

走出電影院，微風細雨似乎沖散不了街上的人潮，就像隔岸的腥風血雨，絲毫影響不了我們的心情。四十二年前，長崎的炸彈，四十二年後，長崎的蛋糕！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每看完一次抗戰的史實，心中最激動不能抑止的，就是那份深厚悲壯的民族感情。中國老百姓的樸實善良，與世無爭的天性，在面臨大節，却能迸放出生命的光輝。就在奮不顧身抱著手榴彈滾入敵人坦克的剎那，生命的永恆於茲完成。

抗戰，是一個歷史名詞嗎？對電影院裏嚼著「紅箭」口香糖，大談「從不看國片」的年輕朋友，我多麼想問：「一瀉外瀝一瀉血」是抗戰時的心情，摻雜著砂，稗子的「八寶飯」，是抗戰軍民的食糧，我們的仗仍然在打，我們的敵人仍然存在，但，何處是我們的抗戰精神呢？

（註一）何應欽「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

（註二）「抗戰八年」華粹出版社

抗戰紀念專題之七

石將軍

陳中生

很寧靜的午后。時間彷彿停頓了一般，尤其在濱海的小鎮，當一天的最高潮清晨六時過去時，一切就慵慵懶懶，就像小鎮東街上那幾家開幾十年的老店，雖然有幾家店面已略修過，但只要望過去，一眼便知它歲月悠久。

南風吹過，遠遠地有一股訊息，好像自海岸線彼端傳來，彷彿那自海天一線外就捲來的小浪，一波掩過一波，向小鎮拍岸而來。

今天是七月七日。天氣很熱，街上的行人很少，偶爾走過三三兩兩的人羣，也都因脚步急促而顯得焦躁不安，彷彿無聲電影正在演着，小鎮的一切是電影中的景物，我們是演在電影中的人。

「歡迎日本青野商團蒞臨本鎮！××鎮公所製」青天高高，我正走路回家，抬眼望，才發覺一塊大

紅色的布幔，正橫掛在車站入口的最高處。

今天是父親發薪的日子，每個月的今天，回到家中，心裏總覺得有塊鉛沉在心口，媽媽常在這一

天，拿着父親土黃色的薪水袋，張大嗓門說：

「虧你還是留學日本的學生，別人像你這樣，早都洋房好幾棟……」

而我們家就住在那大街上的一條暗巷裏，因為巷子太窄，所以大廳終年也很少陽光滿室，祖母常常搬張板凳坐在大門口晒太阳，看鄰居的孩子們在巷子裏嬉戲，看着他們，我總會乍然心驚，我的童年也是在這長巷渡過的啊！

早在二星期前，在一個晚飯的時間，父親曾經這樣說過：

「最近日本有個青野商團，要來臺灣訪問，據說是有一筆很大的生意須要中日合作。這個商團預定停留在臺灣三星期，前幾天，鎮公所方面已接到縣政府的指示，要整頓整頓我們這附近的風景區，像忠烈祠、高爾夫球場等都是，因為青野商團要到我們這小鎮來觀光。」

從父親講過那次話後，他就比以前忙碌多了，常常中午不回家吃飯。有時甚至晚飯，也要等到十點過後才回家吃。這時候，母親又要抱怨了：

「吃公家飯，公事公辦，你幹嘛做得那麼辛苦，薪水又不見得比人家多多少。」

父親總是緘默不出聲，第二天依然早出晚歸，回到家時總是風塵僕僕。

「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要盡我的全力去完成，別人怎樣，我可不管。」

有時候，父親和我談話時，我總是若有若無地有所感觸，這份感觸，來自父親所說的話正是我想說

出而未及說出的話。

「爸，那些日本人來時，你是否也要招待他們？」

「當然！誰叫我是這次的負責人。他們來時，我要帶他們去四處參觀，這幾天，我正爲整頓風景區忙着。其實，這樣也好。趁這個機會，那些風景區也可比從前更美化了。」

我從未也沒聽過父親說日語，我不知父親平時緩而低沉又彷彿有些濁的聲音，講起日語來，聽起來是如何的。

對於父親，我總有一種又遠又近的感覺，和父親之間是親暱而又有距離。小時候，當我功課拿到第一時，我總有股最喜悅的衝動要拿給父親看，那時，我感覺和父親間若有若無的距離消失了。年事漸長，加上我是父母親的獨生女，父親和我談論時，總是靜靜地聽我談出我的看法，在父親面前，我感覺自己不再撒嬌的小女兒，而是蕭家的長女也是獨生女。就像祖母自枯瘦的手褪下那碧綠的漢玉鐲給我時，牽着我的手說：

「慰儒，妳是蕭家唯一的女兒，將來蕭家的香火要靠妳傳下去。」

那年我十八歲，接下漢玉鐲，就在祖母陰暗而清涼的房裏，祖母的房裏有一尊二叔生前手刻的小石將軍。

「爸，好。今天這麼早就下班！」

自外面走回家中，跨過門口那高高的門檻，我竟有些應接不暇大廳的幽暗，也許是屋外的世界太亮了！我心中還在想那懸在半空中的紅布幔，上面用白字寫着：

「歡迎日本青野商團蒞臨本鎮。」

心中那股沉重之感又來了。我怕聽到母親千篇一律嘮叨的聲音，因為今天是父親發薪的日子，而父親今天為何提早下班呢？

我從來也沒在星期日除外的這個時間見到父親，我猛然間想起父親是這次招待青野商團的負責人，父親這時在家，一定跟青野商團有關。

「爸等一下還要出去?!」

「嗯！」

父親坐在那張顏色焦黃而又有些因斑剝而黝黑的藤椅上，他平平靜靜地回答，似乎在思考些什麼，而臉上的神情却一如往常，彷彿沒有什麼可期待或即將的事要發生。父親穿着鐵灰色的襯衫配上寬鬆的大長褲，他平日提着上班的土黃色公事正散放在身邊。

「慰儒，下午跟爸出去。有日本商團要來本鎮參觀！」

「爸，我出去幹嘛！那是鎮公所的事，而且我的日語也講得非常不好。」

想起學日語，心中真有一股很難抑平的情緒。投考大專聯考時，我抱着朝聖者的心情，發誓一定要考上中文系。我要在中國文學的堂奧裏巡禮，雖然，母親是一直反對的。

除了中文系，我却在一個平靜的午後，聽到了年老的教授，沙着喉嚨帶着濃濃的鄉音說：

「今天真正的漢學中心在東京！」

爲了這個原因，我修了日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一天也到了日本。但每次上完日語課時，心

中却有一股抒發不出的鬱悶，有幾次，爲了逃避這股鬱悶，下雨的黃昏，晴朗的午后，我總是夾着課本，走出了坐滿了同學的大教室。

「這次青野商團來臺灣做了一筆很大的生意。」

「當然，這些日本商人來臺灣，那次不是爲了賺錢？」想到這些，我幾乎要用鼻音來說話，那聲音聽起來真是又尖又銳。

「慰儒，跟父親去好了，也多一些見識。」母親不知在何時，已進入房內。她講這些話時，聲音竟是不像平時那麼高亢刺耳。

「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到我們這個鎮上來？」

小鎮的落日，是本省八景之一。當落日餘暉映照小河時，漁帆點點，望着對岸秀朗的山，我總會有無限的遐思，我總會想起二叔，二叔生前便在對岸的山下刻石像。那些日本人來小鎮，是否也是來欣賞小鎮的黃昏？

「他們要去參觀高爾夫球場，因爲這個球場就是當年日本天皇當太子時建的。」

父親抽了一口煙，對着我說。望着父親，我有滿腔的話要對他說，我真的不想去。

「爸，我可不可以不去？」

「爲什麼？」

「不爲什麼。反正我就是不喜歡日本人。」

「爸也不喜歡。但我還是希望妳去。我知道妳爲什麼不去，但是，我去也是不得已啊！」

「去就去，還有什麼喜歡不喜歡。日本人有什麼不好，你看看，現在滿街的衣服百貨，還不是日本製的最好。這種機會，別人求都求不到，你們還在想喜歡不喜歡。」

我真是不喜歡母親這種講法，每次走到街上，母親買衣服就是要買日本貨。那時她又怨父親的薪水太少了，我真的不懂，日據時代，她也是生活過的啊！爲什麼她對日本人還是這麼好感，有時我真的不知怎麼和她說，但是，我心中總是不平的。

「爸，我跟你去。」

望着父親，我突然發覺父親的白髮似蒙上一層銀霜，聽人家說，這是一種健康的髮色。

※

※

※

「這位是渡邊先生，青野商團的領隊。」

鎮長正和一位四方臉的中年人說話。父親在一旁悄悄對我說話，隨即迎了過去。那位領隊，穿着灰色的西裝，眼睛很大，却是滿佈紅絲，看這人，我想像他憤怒時那雙眼是相當駭人的。

他正和父親握手，他的身高和父親差不多。我遠遠的看着父親談着笑着。心中有股莫名的悲哀，父親穿着新熨的白襯衫，那還是今天下午母親花了半個鐘頭燙出來的。

「既然來到本鎮，有兩個地方，諸位是勢必要去的，一個是……」

「聽說這裏離北投很近……」

父親還沒說完話，就被一位禿頂紅臉笑起來很大聲的日本打斷，他講起話來很快，又彷彿很用力，所以講完話後，他還是很大聲地笑着，其他隨行的人，亦大聲的笑着，他們還一邊笑着，一邊對身旁的

人細聲談着，談完又忍不住大笑。只是從西裝的裏袋掏出一條白色的方手帕在略呈粉紅色的禿頂上擦着。

我覺得他笑得很討厭，我只聽得懂他前面講的話；父親彷彿笑得很開心，等那位禿頂紅臉的日本人笑完，父親和那位渡邊先生大聲談着：

「一個是高爾夫球場，……另一處是『忠烈祠』……」

「我看『忠烈祠』不必了，時間不夠……」鎮長在一旁用國語對父親說。

「花了那麼多時間金錢整理，來到本鎮，怎麼可以不參觀『忠烈祠』呢？……」父親堅持着說。

一旁的日本人依然談笑着，他們東張西望，有人拿起胸前的照相機照相；下午時分，小鎮的街道原是靜悄悄的，這時候兩旁的路上，却站了不少觀望的人，他們彼此談着看着走在街心的我們，我突然覺得手足不安。眞怕兩旁站着的人有熟悉的朋友。

父親和鎮長竭力地爲他們介紹小鎮，又重複地問他們「預定停留多久？」「要常來臺灣啊！」

我們坐上冷氣計程車，我和鎮長和另外兩個人坐在同一輛車上，和我們同坐的有一位十分年輕的日本人。鎮長在旁邊對我說：

「臉色好一些，和這些人多說話。知道嘛！妳現在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年輕人。」

鎮長的最後一句話，讓我覺得心頭猛地一震。是啊！我既然來了，就不應該白來，至少，我應該讓他們知道，生活在今日的臺灣中國青年人，絕不是昔日那些讓他們發配四處當兵的中國人，我要他們知道，戰後的臺灣是進步的、繁榮的，日本的經濟侵略是不會成功的，雖然，他們這次來臺灣是爲了做生意。

意。

「這次你們來，是從桃園國際機場出來，桃園國際機場是東亞最大的機場。」

我操着不順的日語對身旁兩位日本人說。他們顯得有些錯愕，聽完話後，只是點頭，而另外一位是中年日本人却好地睜大了眼睛。

「蕭小姐，現就讀於那所學校？」

那位年輕的日本人，竟是不像生意人。他很像多年以前看的日本電影中的男明星，長得清清瘦瘦，滿頭濃髮，臉色有些青白。對於他的問題，我輕描淡寫地回答了。

「我希望將來能在臺灣唸中文系，我一直對中國文學是非常嚮往的。」

「慰儒，多介紹一些中文系的情形給他知道，他是渡邊先生的長公子。這次他來，也是希望對中國多認識一些。」

「你會不會講中文？」

「會一點點。不很標準。」他的名字是渡邊哲一，當我第二次和他談話時，他用着很生疏的國語費力地談着。

「我們現在去那裏？」

「『忠烈祠』。」

「那是紀念曾經爲中國流血流汗最後犧牲性命的英雄，中國人最大的光榮是死後能光祖耀宗，那些『忠烈祠』的人，他們都是能光祖耀宗的人，我二叔的靈位也在『忠烈祠』。」

「你二叔是位大英雄，他很出名啊！」

「他是大英雄，但是他一點也不出名。我們中國人有很多英雄，都是不出名的。」

他若有所思地聽着，我突然恨恨地想起，他心中所謂的大英雄是否像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大軍閥。

「你父親的生意做得很大？」

鎮長在一旁用日語揮問道：

「退伍以後，我父親一直就從事於商業界，他一直很喜歡臺灣，以前他當兵時，就曾在臺灣待過很長的時間……」

「到了。」

他話還沒說完，前面的司機大聲說道。車子停在一排濃密茂盛的大榕樹旁，出了車外，迎面而來是蔭涼的和風，風吹亂我的頭髮，我拂一拂額前的頭髮，抬眼望，却見有三大金字「忠烈祠」懸在紅色牌坊的最高處。

我們閒步走進，那些談笑的日本人禁聲而進，却拿出照相機，一次又一次地照相。

我想起了渡邊哲一剛剛的談話，忍不住看向他的父親，才發覺他鐵青着臉大步地踱着，我想起了祖母撫着小石將軍對我說：

「在日制時代，最怕日本臭狗（警察）了。那些臭狗穿着鞋底釘釘的高馬靴在大街上踢踢噹噹地走着，有時候睡到半夜，聽到這些聲音在大街響起，就好像聽到閻王派出的使者來一樣。那時只要一些平常比較敢說話的人，時常會無緣無故地失蹤。」

我知道我的二叔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夜裏，給日本警察抓走了，從此，我們家中上下再也沒人見過他。

「他一生爲人打石刻墓碑，誰知道，他比誰都先走。」祖母常常流着清淚這樣說。

「臺灣真是個做生意的好地方。如果這地方，開闢成觀光區，一定會賺很多錢……」

「我們正有這樣的計劃，像這附近的許多地區……」鎮長接着說道。

但這是「忠烈祠」啊！我心中不平地喊。

「臺灣最近觀光業很發達，才出了機場，到達臺北，就看到很多觀光飯店……」渡邊略思索而後言道。

我們走過一列列的石碑旁，我側眼看着它們，看到一筆筆的刀痕鐫在石碑上，想着他們從前的過往，二叔的形像在我心中升起，我又想起了祖母房中那個小石將軍。

「這忠烈祠完成於民國四十二年，裏面供奉的都是支那事變時的抗日英雄，……當然，現在戰爭已是很遠很遠的事了，……」

父親的聲音彷彿自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

「是啊！戰爭已經是很遠很遠的事了。呵呵呵……」

「其實，在日本現在都已經沒人談戰爭了……」

「這些英雄都很出名啊！在日本那些大英雄不是犧牲就是切腹而死。只是現在已不流行這一套了。」

……

這些日本人七嘴八舌地談着，彷彿在談着街坊的舊事，我冷眼看着他們，心中有一股怨氣，我望向父親，父親却是低頭不語。

「這些人都不出名，他們都是有父母有家庭的人，在戰爭時，他們爲了國家，都拋棄了這些。」我大聲地說道。

「蕭小姐，將來畢業後，是否也到日本來留學，在日本有很多臺灣去的留學生啊！」那位渡邊先生突然轉頭對我說，我回視那雙滿佈紅絲的大眼。含笑對他說到。

「我不會去。我是中國人，我學的是中國文學。我一步也不離開我的國家。」

「蕭小姐很愛國啊！哈哈」那位渡邊先生，講完話後，竟自大笑了起來。我不喜歡那笑聲，那笑聲聽起來很刺耳。

「我只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比我更愛國。你們眼前這些碑石上的人物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感覺到衆人的眼光都投向我，有一處我真想就退到父親的身後，但父親距離我那麼遙遠，我不知如何走向他的身邊，只有挺身而出，抬頭站在衆人的面前。

「蕭小姐，日語講得很好啊！」那位禿頂紅臉的日本人斜眼看着我說。

「來到臺灣真好玩，很多商店都擺着我們國家的東西，更好笑的是有些根本不是我國出產的，上面還貼着日本製的商標；還有那些溫泉、旅社，沒來臺灣之前，啊哈，早就風聞已久……」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羣日本人站在這羣抗日英雄的碑前，談着這些令我汗顏的事。但是，我又能怎樣呢？我望向父親，才悲哀地發覺父親竟然是笑得很自在。我知道，父親心中是有很大的牽痛啊！至少，爲了二叔。

「最近我比較少來臺灣，前幾年，我一年要來好幾趟。」那位渡邊先生，一邊尋思一邊望着眼前一座白色的碑慢慢言道。

「我不知爲什麼，來臺灣有很大的感觸，一般人對我們不是很巴結，就是根本不理不睬，好像我們跟他們有仇恨似地。」渡邊哲一用中文問我。

「當然是有仇恨，只是這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中國人寬大爲懷，再大的仇恨也會消弭。也許是你接觸的有限，你應該四處看看，其實很多中國人不是這樣的。」

「你父親的生意很大？」

「嗯。他的市場大部份在臺灣。他喜歡臺灣，我們家很多照片，是支那戰爭時，他在臺灣照的。」

當然喜歡！我忍不住恨恨地想。四十年前，渡邊以侵略者的姿態到臺灣，四十年後，他的生意在臺灣賺錢。除了他，還有無數的日本人也是如此。

「日本人生意算得最精，他們經銷我們香蕉的條件是我們經銷他們的蘋果。」記得一個夜晚，父親曾經這樣說過。而此刻的父親在前面指引，因爲太遠，我看不清他臉上的神情。

「其實什麼仇恨不仇恨，經過這麼多年，也應該化消了，你們中國人既然寬大爲懷，更應該早就忘記這些了。」

這些話應該由我提起，怎麼由他說呢？我是中國人，我的二叔是爲參加抗日聖戰而死的啊！

二叔是小鎮上唯一不被抽調當日本傭兵而偷渡到大陸參加抗戰的人。

二叔生性緘默，他一生最大的志願是做將軍，但是他什麼將軍也沒當上，他只是大時代中一場戰役中戰死的一名中國士兵，他一生什麼也沒留下，只留下祖母年年歲歲長夜的哭泣和她房中那個小石將軍。時日悠久，她忘了哭泣，只是那小石將軍依然在祖母陰暗的房裏。

「你知道嗎？這些白色石碑刻的是些什麼人的名字嘛！你知道這些碑石的每一刀每一筆有多少血淚嗎？你知道這些人的身後有多少孤兒寡母嗎？你知道除了這些人之外，有幾千幾百萬的中國人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嗎？這些仇恨，是血的仇恨，是一世紀也洗不清的。……」

但是我這樣跟他講，他了解嗎？我看渡邊哲一臉上的神情愈來愈茫然，我愈是無法講下去。

「慰儒，不要講了。」父親口氣已近乎暴躁了。

「爸……」

「蕭小姐，請繼續。」

我突然發覺身邊的人都站住了，他們愣愣地看着我。我們站在一座石碑前，朔風野大，我不知道自己爲何站在衆人之前，我回望父親，才發覺父親額上有青筋隱隱浮現。

「慰儒，妳講得够多了。這些人都全部聽到妳說的話了，今天他們來這裏，並不是來聽教訓的，……」

「他們是來觀光的，而且他們是來賺臺灣的錢。」不等父親說完，我直接回答。

「慰儒，爸都忍下來，妳又爲什麼脾氣這麼壞的。再這樣下去，人家會怎麼想？」

「爸，但是……。爸，今天是七月七日。」

「所以，我要他們來參觀『忠烈祠』。」

父親說完話，轉身在前走着。這時我聽到有日語在交談。

「渡邊，你以前在臺灣時，殺了多少人？」

「數不清，不過臺灣人乖的很乖，反抗的人就反抗。這些反抗的人，下場是很慘的。」

「這次這筆生意預計每年可賺美金二十萬元，雖然數目不大，但總是一筆收入。」

「臺灣市場最好，人工又便宜，……」

「爸，我要回家。」我大聲地對父親說，前面走着的人回頭望我。

「蕭小姐，要回去啊！可不可以留下住址，以後可以連繫。……」渡邊哲一說。

「不必了，謝謝。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逃難似地快步往回走，我想去找二叔的墓碑，却急急追尋尋覓，不知何處才是，在白色的碑石間尋索，我突然心急而暴躁起來。眼前突然浮現一幕景，那位領隊的渡邊先生武士刀舉過肩正準備揮下。我不知那一刀揮下去又是如何？猛抬頭，才發覺，已是黃昏，西方晚霞滿天。

我想起了祖母房中的那具小石將軍，想起父親對我說過的一段事。在二叔去世後，祖母把所有的佛

像、神牌還有二叔那具石將軍都丟進火炕裏，在火前大聲疾呼聲嘶力竭地說：

「我早拜、晚拜，結果祿什麼也沒保佑我，讓我遭受這樣的噩運，我要把祿這些木牌、土像全部燒掉，永遠永遠也不拜祿。」

我想像在火焰熊熊中，祖母紅着眼睛披散着頭髮，看着佛牌、神像一一燒毀，而那座石將軍不爲所動，怒目而視，那時火光沖天。

專輯之四 ●

中美斷交反應專文

中美斷交，也就是美國建交。民情之沸騰，民心之團結，民氣之浩然，民志之醒覺，沛然勢莫可當，這方面多有專人專書報導。這裏輯錄兩篇文章，一為理性的思考，一為感性的迴響；我們希望給背棄我們的一個結語：這已是欺騙的最後一次了，而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不必再依賴這種見利忘義的友誼。

編者

中美斷交專文（上）篇

我們是砂

李鐵鐸

——理性的思考

執筆寫這篇文章，離美匪建交的時日已有四、五個月。在這段期間，中美關係又呈現了另一個新的局面，國際間的形勢是詭譎萬變的；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對日後中美關係的演變作什麼預測，（這類文章發表於報章雜誌已多），而是希望經過了這一段緩衝冷靜的時間，國人能以較客觀和理性的態度，對目前和日後的中美、美匪與匪我三邊的關係作更深入的探索與思考。當今中國的問題與困境，解決之道乃在於有更多有心的中國人去爲她深思、爲她努力和奉獻，而這些有心人不是政府、執政黨或是學者專家等高級知識分子，却正是普天下每一個中國人。以下就是一個中國人對美匪建交幾個月來種種嘗試的理性的思考。

一

民國六十七年的十二月十六日，美匪建交的消息猝然傳來，這打擊雖在意料之中，但其成形之突然與快速，依舊在海內外與國際間掀起了極大的波濤。這天的凌晨到晌午，從海外到臺灣，由元首至整個傳播媒介，驚怒氣急之情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燃燒起來，並迅速地把整個自由中國燃燒成一片。生存在這島上的中國人民，當真是熱血貴騰，悲憤難已，而只要是關心中國的，熱愛中國的，不分國籍也在吶喊與淚水中，對背信棄約的所謂民主人權至上的長期盟友予最強烈激憤的抗議。這其間，特別是這一代熱血的青年與知識分子，在激動悲慟之餘，對於目前的中國，更是顯得憂思難忘。其所憂所思，無非是這個民族已經背負了幾世紀的苦難，好不容易才獲致了數十年的偏安，方期勵精圖治，以完成中原一統，可是而今一向倚為同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盟邦竟又施以最無情的打擊；在這一時刻，孤臣孽子的憂思，回想起這個中國——滿清的老大與腐敗、建國的慘烈和犧牲、北伐抗戰的毀壞及侵略、共產與自由的陵夷……而三十年來的忍辱偷安、外交上退出聯合國後的洶湧暗潮……這個中國，已然面臨到最沉重的黑暗，後面來的，會是最明麗的天明嗎？民主與共產、道義與現實、光明與黑暗……

二

誠然，中國在這現實的環境中是足堪憂慮的，但是中國民族的一大特色便是其民族生命力的強韌性。沈剛伯先生以前說過這樣的一段話：「日本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他們却不知道散沙是最難摧

毀的。你一拳頭打下去，散沙還是散沙。」中國確是一個散沙般的民族，看起來鬆鬆散散，可是當遭遇愈大的外來壓力時，這盤散沙就更顯得出其堅強的韌性。所以，美匪建交這個打擊，雖說給了中國不小的撞激，造成了在國際間更加不利的形勢，但在負面的影響之外，同時亦形成了中國政府與人民二者密切依存的關係，民心士氣一時間極端激昂起來。而中國的這一羣引天下爲己任的志士學者們，在這當兒，憂思滿腹，各人就自己的學識所長提出各樣的諍言與建議，整個民心士氣，蒸蒸騰騰，煥發而爲平日難得一見的新氣象。他們的諍言與建議，率多是發乎對中國熾熱的情感，而經過了處心積慮理性的深思，不論其造成的結果是好是壞，總之，這一拳終於又把這盤散沙的堅強韌性擊打出來了！

三

這些諍言與建議，幾個月後還是陸續不絕。而由於中美宣布斷交一年之內尙爲條約的有效期間，目前仍處於一個緩衝和過渡的階段。在這一年的期間，可以肯定的是要卡特政府再行改變立場已不可能，故剩下來的就純粹是亡羊補牢的工夫，政府與民間要爭取的就是掌握住這一年的緩衝期間，對內加強休養生息，厚植發展潛力；對外，尤其對美國會與民間，發揮主動外交、培養深厚情誼，並應全面對匪黨的統戰伎倆以最直接有效的打擊。這些諍言與建議，也多基於此點而發。

而如今，我們在四、五個月後的今日，來檢討這些諍言與建議，和內政、外交上種種的作法，消極上來說是想使大家能對這段歷史性的過程有一基本上的體認；在積極上說，則是希望在檢討中政府和民衆都能有一番自我的反省，省察自身做到了些什麼，沒有做到的又是什麼？而能够繼續努力和改進。

在此，我們不妨提出以下幾個子題來檢討和思索：

內政方面：美匪建交消息傳來之後，行政院即呈請總統採取了三項緊急處分：

一、軍事單位採取全面加強戒備的措施。

二、行政院會同各部採取維持經濟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措施。

三、進行中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延期舉行，並即日起停止一切就選活動。

事實證明，這三項緊急的處分是正確的，特別是延期選舉，的確收到了平定國民因選舉被鼓盪起的情緒，得以人心團結，一致應付外在局勢的效果；而隨着其後有人提出「聯俄」的荒謬看法爲蔣總統駁斥之後，開放的民主憲政，便已成爲政府與人民一同肯定的既定政策。政府也隨而宣布，選舉的延期，並不消滅政府貫徹民主與法治信念的決心。由於這三項緊急處分及政府落力採取的其他因應措施，使得國人在這一撞擊之下，得以免於過度的憤激，而能全國上下，以理性、冷靜的態度去面對當前的重重關卡。在因應變局上，政府確實花下了極大的心力，也收到了力求穩定、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效果。當時候提出來的建議很多，許多亦爲政府所採納或考慮中，如後來政府毅然決然將長久以來爭辯不已的最高法院以下法院改隸司法法院的問題通過實施，又如最近中央銀行的改隸行政院，都看得出目下的政府的銳意革新，積極有爲。而在調整人事，簡化機構上，亦時可見政治風貌的革新。至於選舉期間爭論已久的修訂違警罰法問題，基於保障人權，維護法紀上，當局亦在全盤考慮中。由幾個月的國家行政看來，時局巨變中的政府，正努力朝着一個開明公正而廉明的政府邁進。而政府更致力於民心的團結，努力去消弭社會和地方上分歧和衝突的現象，比如以近日審判的匪諜吳春發案例來看，政府一方面嚴懲

共匪幾透分化的組織分子，一方面也本着法治的眞正精神，同樣給那些認識未清的人一個反省自新的機會。總之，在內政上，政府本着革新和堅持民主憲政的立場，全力爭取着自身的安全與穩定，雖就是還餘存有若干固有的陋習與腐敗現象，但吾人可深信的是，我們的政府是足資信賴的，是大有爲的。

在外交上：外交可說是內政的延長，唯有良好的內政，才能有有力的外交。美匪建交誠然是我外交的一大挫敗，但是在這既定的事實之後，我們來看我們的外交，也未嘗沒有可爲之處。首先在心理上，或者說在現實上，我們可以完全掙脫長久以來的依賴心和牽就性；依賴心一去，正合發揮整體的全面外交，而沒有了處處牽就美國的限制，我們正可以秉持既定的原則，內政、外交各方面以求盡其在我。

由於卡特是覬美國國會休會之刻，乘機宣佈與匪建交的消息，所以一月十五日美國國會開會之後，中美關係的補救與未來發展即在美國國會中展開熱烈的辯論，在卡特政府方面，也極力藉着新聞媒體的傳播力量趁機教育民衆，希望獲得民衆的支持。在我國方面，外交人員在美和美方談判，所堅持的是蔣總統揭示的處理中美關係五項原則：（一）持續不斷（二）事實基礎（三）安全保障（四）妥訂法律（五）政府關係。經過了無數的雙方會議與國會辯論，達成的結果只是雙方互設聯絡辦事機構（美國在臺協會和北美協調聯絡委員會），國會立法上並沒有對中美關係有預期的有力補救，而在實質上，也沒有彌補中華民國所遭受的不平。政治與外交，本來就是很現實的。對於這結果，我們絲毫不能說我們駐美在美的外交人員有未盡全力之處，這裏頭情形之複雜亦當非局外人可以想像。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同時不妨捫心自問：在這樣一個全民外交的時候，每人是不是克盡他一分子的責任？今日的外交，講求的是其全面性、整體性、主動性與彈性，而基本上的要求便是持之以恆。前一陣子美匪未建交以前，國內曾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大

批的信件擁至白宮和全美各地；而美匪建交之時，張貼國旗郵票的抗議信函亦隨即大量傳送全美各地，可是過了一段時期，大家的心情因政府的力求穩定而漸趨平靜之後，就再也看不到積極、主動的全面性國民外交了。這只是舉例說個普遍的現象，當然除政府之外，民間的個人和團體不惜代價長久去推展外交工作的也不在少數，但是，在外交的整體上看來，我們的主動，參與和表現於外的還是不夠。附帶一提的是，爭取外交不是投書抗議就可以的，重要的還是要從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着手，在現實國際社會中，實力才是最好的資本，以前的外交工作，在宣傳上並不能真正在國際間引人注目，今後在作法上，則尤其需要使國際間體認到我們的存在：中華民國在這塊土地上仍有效的行使主權，三十年來在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設與成就，更是成為國際社會間的典範模型，而且在實力上，中華民國控制了東亞戰略形勢極重要的一環，乃是圍堵共產勢力的民主干城，其軍事、經濟、思想各種強大的力量更是奠定其地位之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面對共匪惡毒的統戰伎倆，外交實力的展觀和政策彈性的運用極為重要。比如最近在體育上為確保奧運會籍所施展的彈性政策，是十分讓人欣賞的。我們的外交在經歷了這一連串打擊與挫敗之後，終於走出另一條光明道路出來了。

總之，在外交上，全民外交的開展與現實彈性外交的運用，將是日後實行外交上的首重之事。

接着談談文化：文化本屬於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建設和文化外交，實關乎一個國家的命脈與地位。質言之，在中美斷交後的文化建設與外交，對內則促進民族精神力量的凝聚，對外則為施展外交、應付共匪統戰的最佳武器，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學者專家們亦頗多在文化上剖陳他們的意見。就文化建設來說，政府在十大建設之後提出的十二大建設就曾提到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圖書館、音樂廳

等，其用意亦着重於全民精神生活的陶冶，但論者以爲，「文化中心的建設計劃，其用意至善，但因設有地方的文化活動發展基礎，只好匆忙間使用外國的模式做成建築的計劃」（註），這顯示出在文化建設上的一大弊病，亦即文化的建設，不應只是着重於既有的保存或全然的西化，重要的是在過往與現在之間能够達成一種適度調合。在這方面，冀望於文化推展工作者的，即在於制定出有系統而正確的文化建設方針，使文化建設與民族精神生活互相契合，並在保存之外更應配合以現代新的觀念，可以創出一個新的文化風貌出來，不止是存菁去萃的，還是生氣蓬勃，可無限發展的。

而在對外的文化外交方面，首先我們肯定了我們的文化精神，是中國的，民族本位的，所以對於文化的輸出與傳入，所抱持的都該是一種博大精深，積極包容的態度。面臨這樣的一個局勢，在文化外交上，就必須從頭把過去消極被動或不够積極的態度轉爲積極和主動，所以，釐定文化外交政策和設立文化外交機構是必要的，有了良善的方針和主理的機關，方得以全力進行全盤性、機動性、持久性的文化外交工作。而就輸出方面來說，白先勇先生曾爲文呼籲設立文化外交基金，並列舉英文雜誌、國劇、藝術、音樂、電影、舞蹈、文學、宗教等方面詳細的對文化外交提出了方案和探討，這確實是目前最亟待完成的一項籌劃和施行的工作。在輸入來說，對於外來的思想、科學、音樂、藝術，則必需秉持前面所言之積極包容的態度，擷長補短，作有選擇性的吸入。

文化外交，可說是面對共匪統戰最直接有力的利器，以我文化的博大精深，倘然一掃他日消極被動之弊，則顯現於世的，是我中華文化民族精神的發揚，並可藉之參照出自由民主與文化之重要性。

在國防上：協防條約廢除後，要維持臺灣基地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和隨時預備抵抗匪幫的武

力犯臺，「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目前最切要之急即在鞏固國防。在臺海方面，制空權與制海權的掌握即是控制戰爭成敗的重要因素，所以國防上極需要一股強大的軍事力量。政府遷臺三十年來，三軍力量之雄厚確保了臺海地區的安固屏障，而面對海峽對岸隨時的軍事侵犯，如何建立一支現代化的精良軍隊，乃是當前要務。孫院長在國民黨三中全会與立法院報告中也指出目下當務之急：「今後我們必須盡力提高重要武器之自製能力，研製新型艦艇、水雷、重砲及遠程飛彈，以期早日建立自立自主的國防工業。」在國防工業上，隨着十大建設的漸次完成，我們的武器自製力已大為提高，如各型重砲和雄蜂飛彈的自製成功，顯示出我們兵工基礎規模已經奠定。目下發展軍事，在精良武器上，因美國只允出售我防禦性的武器，不妨可以轉向歐洲其他國家採購，並逐步研製發展威力更強大的武器。而在國防預算上，政府也是顯示出全力發展國防的用心。除了武器與軍隊的訓練之外，因為研究發展人才亦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政府只要不怕花錢，肯重金聘請高級科技人員，配合以國內國科會，中研院等科技人才的研究與訓練，國防潛力的發揮必將可使我立於不敗的地位。至於發展核武器的問題，目前大可以因形勢之必要性而施，視時而動，為所以當為。

國防軍事的鞏固同時可以帶動起整個重工業，而兩者彼此的促展與配合，在目前與將來的反攻作戰，實即掌握了勝利的契機。

最後談到經濟：經濟是影響民心士氣和社會安定的一大因素，美匪建交的打擊，在經濟上對我必然產生相當的阻礙。我國在經濟上的政策一向是從穩定中求發展，近年來在經濟上發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這些成就，完全是處於一種穩定的狀況中發展得來，所以正當美匪建交的打擊傳來，民心未定之

刻，政府有效的採取了平穩物價市場等因應措施，由於措施的及時得當，對於經濟的發展與成長並不構成很大的影響。但由於當前情勢的不利，當前首重的即是在維持的穩定正常經濟成長之中，強化經濟推動部門，鼓勵民間企業的投資生產，更加擴充貿易市場，累積足夠的外匯存底，以期在短時間內把工商業的水準提昇至某一程度。在基本上，還是本着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原則，求均與求富並重，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合一，並釐訂各項因應計劃，維持經濟成長，保持市場貿易的穩定。

在經濟上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接二連三爆發的經濟犯罪問題。自斷交開始政府採取因應措施平穩市場以前，經濟上雖經如石油漲價而引起物價上漲的問題，但在整個經濟狀況來看，仍是處於一個平穩發展的情況，而最近再三爆發的經濟犯罪問題，却可能破壞經濟市場上的穩定狀態；當局雖隨即成立預防經濟犯罪小組採取因應措施，但似乎仍處於一種被動和治標的立場，其根本之計，乃在於當局本身今後是否能抱持一種新的態度。一連串的大型經濟犯罪的出現絕非偶然，當局應從其間重新檢討目前的經濟制度與結構，找出解決之道與治本的方法。目前中共也正全力推行其所謂「四個現代化」，不管其結果如何，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在國內即應謀求結構與制度的穩定，加速經濟的升級與成長，在國際間則尤須全力拓展貿易市場，提高產品的素質，以因應目前和日後遭遇的強力競爭。

四

美匪建交的這一大風暴所帶來的漫天風雨，並不會使中國這個民族崩潰破毀；她或許受傷，或許一段時間遭到挫敗，但是中國這個民族，這個散沙的民族，悠遠文化形成特殊的韌性不是那麼容易被摧毀。

的。時至今日，美匪建交數月後的今天，我們在臺灣基地的一羣「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的中國人，在理性的思考下，回顧過程，展望將來，我們的佇足點却正是這一頁歷史的中站。而今分析這一段美匪建交後的衝激，我們發現，事實上中美關係的演變對於當今的中國其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是很難判定的，或竟是利大於弊也屬未定之天。可是無論如何，這股狂流是把這古老的中國沖得耳目一新了。而今我們在內政、外交、文化、軍事和經濟各方面，我們再也難以見到那故去老大的中國，而見到的也不是少年的，她已具有青年的理智與成熟；而這個青年的中國，如今正以最大的決心和力量，繼續成長，不斷邁進，永不老大！什麼是最大的決心和力量？那正如 蔣總統在美匪建交時發表的「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裏所言：「一切靠自己，爲自由與生存，與敵人中共奮戰到底，這就是我們最大決心」「人人堅定沉着，發揚民族正義，加強精神武裝，精誠團結，支持政府，奮鬥到底，就是我們最大的力量！」

註：漢寶德——「在文化上建立國格」

中美斷交專文（下）篇

我們是石

吳勁風

——感性的迴響

「這件事，發生與否，只是遲早的問題，並不值得驚訝詫異。以後，我們把本就在做的事，更加快的去完成。像十大建設的每一項工程，都在預定日期之前，提早完工。應該做的而還未動手的，趕快進行。流淚，生氣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浪費時間。我能够提供給大家的，只有一句話：

莊敬自強，處變不驚。

這句話或許大家都很熟悉，熟悉到已經不能真正切實的去體會它話裏的涵意。當年，總統蔣公他老人家講這句話，是因為中國屢遭苦難，要我們在逆流中把握方向。因此，我要大家默思一分鐘，再重新思考這句話。」

「我不知道大家體會出多少，但是，我希望以後大家思考，在真正遭逢危難時，能深切的記住這句

話。我們要跑的是漫漫長途，不是百米短路。面對還我河山，出發了！兄弟們！」

這是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匪建交消息正式發佈後，大哥在見天洞（地下室），對着社內二十多個家人所講的一番話。大哥一字一句簡短有力的聲音，響徹見天洞的每個角落；面對着一丈多寬，紅底白字，放大二十六倍的岳飛手跡：

還我河山

二十多個家人，莊嚴而凝肅的想着。照過岳飛八千里路的雲和月，而今仍是八千里路的照亮着。讀臺大的阿還，告訴大家，臺大的學生如何不用刷子和筆，直接用手，用拳頭，沾滿顏料寫在大海報上，紅紅的顏料就像中國人憤怒的血液，在青天白日下，張貼在各個校園裏。他們淌着汗水、淚水，揮舞着染滿顏料的手，和年青人無數的心聲。

一位詩社的朋友，馳着摩托車飛奔而過，拋給阿誰一句話：「請代我轉告大哥一句話，做事情的時候到了！」中午時分，太陽焦烈的照晒着，美匪建交的消息，就像太陽輻射到每個中國人的心中。

大哥在神州文集第四號「夢斷故國山川」編後提到，「當天山莊鈴頻響，中山、中國市專、建中、成中、政大、藝專、臺大、東海、興大、輔大、聖心、商專等校的朋友，無心上課，來山莊表示哀憤，更有長途電話、信件自香港、星馬以及屏東、花蓮、臺南、臺中等地捎來慰勉的消息。……我們決意與國家的行動配合，……我們進行義賣、捐款、團結、自強，要天下人都知道，我們強有力，我們壯而大，我們不怕。」

就從大哥那番話，奠定了詩社以後的行動。

所見所聞

隔了幾天，我和二哥到出版社去辦些事情，經過衡陽路，看到一面面翻動的大布條，上面寫着「愛國決心簽名大運動」，二哥和我相顧一眼，一致的走向簽名處，拿起筆鄭重的寫下我們的心聲。二哥是「神州黃昏星」，代表神州社全體，誓為反共而戰！我是「身體是國家的，國家是我們的，為國家捐命，捐錢！神州吳勁風」寫時一股氣直沖胸膛，簽完後，走在路上，回想布條上密密麻麻的每一個同胞愛國的心聲，不覺昂首闊步。途經中國書城，跟往常一樣，自然進去看看。正翻到姜洙林所寫的辛棄疾傳，忽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自紛亂的人聲中微微的響起：「不管怎樣，我是跟着我們的政府幹！」回頭一看，一位老先生白髮鬢鬚，對着一位同齡的老先生講。好大的年紀，好年輕的話。我把聽到的話告訴二哥，二哥「哇哈」一聲贊「好！」

回莊時，在木柵二五一車站，看見一橫幅布條，有人貼上標語：「沒有手、腳，可以活下去，沒有家庭可以活下去。但是，沒有國，我們就活不下去！」署名某高中，語氣真摯。

晚上和大哥他們走在西門町上，沿途好多學生在義賣，我們的國旗，製成大大小小的徽章，行人的衣上，皮包上，都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大哥買了國旗翻飛的徽章，娥真姊買了我們的國花

——梅花徽章，二哥也買了大陸和臺灣國土上面飄揚國旗的徽章。有些婦女扛着一塊牌子，捧着一個捐款箱，大街小巷的義捐，平時他們一定穿高跟鞋，打扮入時，今天却全部樸素的衣着，一律着布鞋，看起來十分的清爽可敬。

美匪建交消息發佈之後，每次車子經過美國領事館，都須繞道而行，領事館的四周都封閉起來，禁止行人車輛通行，只有我們的警察來回的巡視。圍住的鐵絲網上插滿了我們的國旗，我知道那是憤怒填膺的年青人抗議，遊行示威的怒吼。除此之外，街道巷陌空無一人，警察也是爲了國際道義，防範意外而施以保護。有一次，我還看到被封閉的洋房中，有一個人打開門，探出頭來，四處張望，立刻又縮了回去，關上大門。激憤的青年，不斷的抗議遊行，更有人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美領事館的旗桿上。

行動(一)

資料組和虎組的時事配合，把每天的報紙、雜誌，有關資料剪貼起來，特別成立一個檔案，每天張貼在「天闕」上，使山莊的家人們更加了解得透徹。時值國都院線義演國片，大哥得知，便發公告帶詩社家人一同去看。第一天上演「梅花」幾乎每個人都看過了，但還是重看一遍。第二天義演「英烈千秋」，詩社家人全到，這次，是大哥第六次看「英烈千秋」，也是大哥要沒看過的家人，一定要看一遍以上。一方面這部國片真是上上之作，一方面也是爲了響應這個活動。

看完出來已是十一點多，我是第一次看，幾乎是忍住悲愴的淚水看完。出來時一行人默默的走在街上，心沉沉的，張將軍自殺那一幕，深深烙印在腦海中；尤其張將軍在窄巷中與他太太女兒，相遇於雨中，那有冤難明，淒惻蒙羞，真令人大悲大歎，人生至此……。回到山莊，大哥宣佈，那天本是鐵錚的生日，但是大哥跟鐵錚告假二個鐘頭，要大家在看完這部片，心情最多感觸時，即席創作。詩、散文都

可以，文體不拘。大哥刊登在元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長達百行以上的詩「中國人」就是在這樣的心情，時間裏寫出來的，其他像二哥的詩、四哥的散文都將刊登在神州文集上，其他兄弟所寫，大哥說都非常的好，略加修改，可以投到各處發表。而後，我們才慶祝鐵錚的生日，紅紅的燭火下，映照著每個家人一張張的臉，整個中國的親切和希望，跳躍在臉上。

五天以來，我們不管看過或沒看過，（事實上，五部片子，詩社裏的人都看過，尤其是大哥他們，在馬來西亞上演時去看，臺灣上演時也看），而我們發現，國片看的人（雖是義演，且都是不錯的片子），竟達不到滿座的地步，而我們不管國片是好是壞，只要有錢，一定支持，更何況是義演，更不用說把電影當成藝術品的家人了。而我覺得這五天不祇是看電影，是看先民的光輝，看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所以大哥在金山社慶聚會的文學考試中出了兩題有關國片的試題，正是讓一些說不看國片的知識份子的警醒。

行動(二)

詩社的家人看電影，不只是欣賞一部藝術而已，更是詩社生活的一部分。可能走在路上，恰巧發生車禍，詩社的兄弟們，在警察未趕來之前，立刻充當警察，指揮交通，另外的人立刻把傷患者送醫救治。或者黃牛揀隊，我們一定有所行動，一方面報警，另一方面臨時充當隊伍管理人，禁止黃牛揀隊。所以我向來不肯錯過家人看電影的機會，義演那段期間，有一次當兄弟們趕往電影院的途中，在來來往往熱鬧繽紛的西門町街頭，却發現有人在教唱歌，原來是一個中年人和幾位年輕人正教着過路人唱「莫

等待」、「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那中年人沙啞的嗓子亦是堅烈異常。還有兩個小孩子也教唱。旁邊還有許多大陸同胞逃亡受苦受難的圖片，共匪殘殺同胞慘絕人寰的鏡頭。但是過往的行人卻沒有停下腳步，在繁華熱鬧的西門町，他們愈加顯得孤寂和落寞。於是大哥召集兄弟們，圍在他們的前面，大聲的學唱歌。這下子引來好奇的行人，許多人停下腳步，才注意到這羣人教唱的意義。後來雲閣提議送神州文集給以樂音教化世人的這羣人，乃由雲閣代表詩社送書，那中年人高興得拿着神川文集第三號「一時多少豪傑」揮動着。行人越圍越多，我們才悄然離開。我回過頭，望見那神州文集，在西門町的夜晚，閃亮輝煌。我們一到電影院，大哥立刻轉告剛才因事未能及時趕到的四哥和阿燕等人，讓他們也能參與到家人平時生活中常做的其中一件事。

行動(三)

金山社慶聚會中，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五十五分，主辦當局宣佈：「等到十二點正，我們到外面去升旗，唱國歌。」大哥接着說：「因為元月一日是中華民國六十八年的第一天，是我們神州社的社慶，却也是美匪正式建交的日子。我們是中國的子民，在這意義深重的一天，我們先升國旗，唱國歌，再唱社歌。大家記住這一天，不能忘，我們每個人像一顆堅硬的石子，充實我們家國的土地。現在，時間已到，我們出去。」

夜風狂嘯，浪濤拍岸。我們圍着天祥村，在「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塑像下，圍成半圓形，首先由海鵬和天任張起國旗，每人間隔二正步。唱起莊嚴而肅穆，而意義非凡的國歌。唱完之後，再由四

哥起音，唱明明清快的社歌，迴盪在無星無月的金山海邊。一拍一喝，盛唐威漢：「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看我們的藝術優良，聽我們的歌聲嘹亮……」金山黑夜，潮聲不斷，我們一直守到破曉，謹謹記住這一天，國家的苦難，世局的詭譎，要我們永遠不能忘。

翌晨（也就是元月一日），大家方就寢，鵬旅冒着細雨，悄悄的獨自下山，把金山所有的中國時報搜購一空，帶着十二份報紙，細雨紛霏，拿回寢室來報紙絲毫未濕。二哥後來講起，他也下山去買，問了好幾家才知道都賣完了，他感到奇怪，後來看到鵬旅從市場裏抱着報紙竄了出來，那時鵬旅真像一頭豹子（前天在沙灘上，大家賽跑，大哥稱讚鵬旅如一頭飛快的黑豹。）早上十時，我們集合，面對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由曲鳳還朗誦大哥在元月一日中國時報副刊發表的「中國人」，赫赫長詩，開天闢地的第一句：

「我們是中國人

而中國只有一個

皇天后土，日月昭昭

青天白日的大旗

照亮了天下，照開了文化

照遍了錦繡山河每一顆正義的心」

「中國人」刻下了歷史永恆的一筆。文學史上烙下了還我河山的誓願。

行動(四)

山莊大黑板公告上寫着：「義賣捐款第八伙，二月十六日星期五，早上八點在山莊集合。打臺大，本數要破前次在輔大二個半小時三百本的記錄。打神州文集、山河錄、坦蕩神州，能來者簽名……」

「打仗」也是神州生活的一部分，「打仗」是一種自我的激勵，一種軍心士氣的提煉，最近由於義賣、捐款的活動，正如如火如荼的展開，所以我們也響應這個運動，改為義賣。這項活動，完全是一個點，一個點的傳遞，有時會碰到知音，談得很投機，給予我們很大激勵，有時也會遭到冷眼，更好笑的，有一次我還碰到一個打扮新潮的大學生說：「我從來不看這種書，我只看英文書……」真不知道她是那一國人。我們「打仗」時人數都將近二十多人，每次分成兩組，然後在校園裏各個角落，都可看到神州人在推廣：

「這位同學，很冒昧的打擾你幾分鐘。我是神州社的社員，神州社是一個文學社團，這本坦蕩神州是我們自己寫自己的歷史，它不只是讓你欣賞文學的一面而已，它還是一羣真真實實一起生活，一起奮鬥的年青人的血淚史。我也是受這本書的影響，從嘉義工廠裏走到臺北的神州社來。……」一談起神州社的經過，我都會滔滔不絕的講下去，因為要賣給他的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顆赤誠的心。不遠處傳來天任介紹「山河錄」誠摯的聲音，又看到大哥騎着腳踏車，來回奔波的送書，每次我剛把手上的書賣完，正要找大哥拿書，猛回頭，大哥已把書送來了。而我們一羣人打仗，不管遭遇挫折，或遇到有心人，我們更高興的一刻，就是把一天賣書所遭遇的所有事情都七嘴八舌的講起來，才發覺大家有一個共

同的感覺，就是當我們最灰心的時候，大哥總會出現，給我們適時的鼓勵，使我們又有勇氣，又有信心，而校園那麼大，大哥幾乎同時的出現在每個人身旁。

我是熱愛文學的，我能够爲文學而做實際的推廣工作，才覺得更是腳踏實地，更何況這份運動的含意又別具深意。且希望藉着推廣，愛國捐款運動的意義，永遠涓涓長流。

行動(五)

×××先生：您好！

我是神州吳勁風，未進詩社之前，常於時報人間副刊拜讀您的大作。及進神州，更常聽溫大哥在言談間，或座談會上，提起您的立論，更加仰慕。

自從大哥主編神州文集推出以來，讀者反應熱烈，來函、訪問絡繹不絕。文集是着重文學創作，而且是年輕人熱愛文學發表的園地，因此早在二年多前，大哥就策畫、籌備，思欲再出另一本性質不同，與神州文集相輔相成的刊物。終於我們開了一個長達十三小時，名爲「破釜沉舟」的會議，會中詳細商討這一本刊物的出版、發行、印刷、資金……等等，而在這國難之時，我們不能再等了，我們終於展現出一直不敢忘懷的心願抱負，那就是——青年中國。後來選出五位編輯人員，大哥爲總編輯，主編是曲鳳還，執行編輯：陳劍誰、秦輕燕，助理編輯：李鐵鐸、吳勁風。那晚，大哥召集編輯團人員在振眉閣開編輯會議，談到深夜，每個人都提出自己的構想，後來商討至武俠專欄，講到俠在中國文學裏的地位時，大哥突然說我們應邀×××先生執筆，當下聽了，五位編輯大叫好，彷彿先生已在我們面前，娓娓

細說俠在中國文學的意義，於是我們編輯小組漏夜執筆，希望先生能爲我們這一本刊物寫文章，字數在萬字以內，略長無妨，希望這份刊物能帶給全中國新風氣、新氣象，還望先生全力支持，帶給青年中國一份衝擊，一次激勵。

晚翠止為國中畢業，文逆筆斜還望先生一笑海涵，因想盡一份心力於中國文學，故不自量，跟隨大哥，亦望先生常常指引晚進，以有所學。於此

敬筆問安

神州吳勁風

六八、四、二〇

編輯人手記

中國的出發

我們在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出版「青年中國雜誌」第一號：「青年中國」，最大的命題就是從文化出發，在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中庸與西學之間，開荆闢棘整理出一條路來，使中國的涵義更深刻，青年的形像更活躍；而中國是年青的。我們開路最有力的武器是文學，我們試圖把目前萎靡、頹廢、枯燥，或者純學理、學院、學術以及自怜、自大、自矜的文學，融滙到與時代與中國與民族息息相關的主流裏去！

我們走這條路尤其艱辛。我們是原來神州詩社的成員，誰都知道「神州」的子弟們都是窮出名的，

我們沒有背景，亦不受人利用，本著十數年如一日的志氣，從僑居地的手抄本，到初來台時的詩刊，繼而結合祖國子弟出版的文集，而今又推出了「青年中國」。一年半以前，我們曾經向「仙人掌」雜誌建議創刊號用「中國的出發」為名，而今卻成了我們的主題。我們分文全無，因為要出版這需初的書，社員們紛紛在烈陽下，風雨裏，飢饉中找來了五百個長期訂戶。我們感謝這五百位支持我們的有心人：北伐統一，是從黃埔軍校五百位志士做起，而今我們也決意要從五百位期待的眼眸開始。

我們以「青年中國」為創刊號的中心命題，標示「青年」的「中國」的更新形象與意義。我們分開十六個子題來討論它：重點是「文化」，副題是「藝術」與「文學」。部份未畫完善的「缺陷」，則由其他發表的文章來彌補（如：在中心命題的子題中即無「青年中國的繪畫」文章，却有亮軒先生的「中國的山水畫」（一文同期刊出）。其他有兩個專題，一是「抗戰紀念專題」，另一是「中美斷交反應專文」。「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壯烈最慘烈的一役，外國列強的侵略，使人民意識到「中國不可辱」的志節，團結一致的抵抗外禦；這種發自於自強自立的民族精神，以及咬牙苦戰的金民抗戰，是今

天台海競賽中的我們所應警惕，學習的。「中美斷交」亦來自外國的欺凌，但這「斷交」正好激起我們的尊嚴，要求浩然無愧站立在天地間，才能改變別人眼睛的形象：這還是「中國不可侮」！我們除了作激動（不是衝動）的反響，也作冷靜（不是冷漠）的觀察，記住這次教訓，要認清今天我們的退無死所，也要懂得辨別我們的敵人與朋友。

本期我們以「青年中國」為名，並在未來的一卷六期中，繼續以「中國」為主題，作文化上幾個不同層面的專注探索。請訂閱我們，或介紹給您的親友，不管它編得好不好，都要得到您的回響，多一份反應和訂閱，可能使我們多一份勇氣辦下去，並請您和我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青年中國」。

編者識于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四日

青年中國雜誌

第一卷第一號
(創刊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六日印刷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一日發行

定價 〇元

發行人:	陳李溫	素鐘	芳順			
社長:	溫	瑞	安			
編輯:	曲	鳳	還			
本編:	陳	劍	誰	秦	輕	燕
期主編:	李	鐵	鍾	吳	勁	鳳
執行編輯:	方	斌	真			
助理編輯:	周	清	嘯			
助理策劃:	郭	宛	然			
印刷人:	胡	天	任			
經理:						
美工:						

出版者: 神州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木柵指南路二段45巷20號
電話: 9344475

訂閱郵撥: 139263 羅海鵬帳戶
全年六期 新台幣350元

海外訂閱: 全年美金20元 (包括海郵)
馬幣40元, 港幣70元

印刷: 合億印刷有限公司

總代理: 遠東書報社 • 台北市愛國東路24號

出版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961號 電話: 3918224 • 3516816

中國青年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一日出版

青年中國

本書要目

高信疆 / 致廣大而盡精微

陳曉林 / 極高明而道中庸

朱 炎 / 動盪世局裏的中國青年

楊國樞 / 創造一個新的中國

姜成濤 / 我們要唱出中華民族的歌

郎靜山 / 照相的技術與藝術

張曉風 / 青年中國的戲劇

何 欣 / 未來的文學

溫瑞安 / 青年中國的文學

方娥真 / 儒者舞者與俠者